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鄉下醫生

(下)

巴爾扎克著

黎烈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鄉 下 醫 生

堪 克 招 爾 巴
譯 文 烈 黎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生醫下鄉
册二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原 著 者	H. de Balzac
譯 述 者	黎 烈 文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small>上海河南路</small>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small>上海河南路</small>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small>上海及各埠</small>

第三章 民衆的拿破崙

「快點來罷，先生！」哲各特說。「這些先生等了好久好久了。這事老是這樣的。當我的晚餐非弄得可口不行的時候，你卻使我失敗下來。現在，一切都煮得稀爛了……」

「得啦，我們來了，」倍納西微笑着回答。

兩位騎手跳下馬，向醫生邀來的客人所在的廳子走去。

「諸位，」醫生牽着詹勒斯達斯的手說，「這是駐防在格勒諾布爾的騎兵聯隊裏的中隊長布律安先生，一位應許在我們這裏耽擱幾天的老兵。」

隨後，指着一個穿着黑衣，頭髮斑白，瘦長個子的人，對詹勒斯達斯說道：

「這位先生是我早已和你談過的，那對於本區的繁榮極有貢獻的治安推事杜孚先生。」接着他又使他面對着一個同樣穿着黑衣，並且戴有眼鏡，中等身材，蒼白，消瘦的青年說道，「這位是

格納維耶先生的女婿，在我們鎮上開業的第一個公證人東勒烈先生。」

隨後，轉身朝着一個半似農夫，半似財主，臉貌粗鄙，生着一些疹子，但卻非常和氣的胖子續說道：

「這位先生是那使我得到居民的好意的信賴的木材商，我的合適的助手彭先生。他是你所歎賞過的道路的創修者之一。」倍納西指着司祭補說道，「我用不着對你介紹這位先生的職業了。你可瞧到這是一位任何人都忍不住要愛慕的人啦。」

牧師的面孔憑着一種具有不可抗拒的精神的美的表現，吸引着軍人的注意。因為那臉上的線條是那樣嚴肅而又不調和，初初看去，詹維耶先生的相貌是可以現得使人不愉快的。他的小小的身材，他的瘦削，他的態度，都使人知道他的身體非常孱弱；可是他那始終寧靜的臉色卻證明着基督教徒的內心的深沈的平和與純潔的靈魂所產生的力。彷彿反映着蒼穹的他的眼睛，顯露出那消耗着他的心的無窮的慈悲的中心點。他的稀少而又自然的舉止，不愧為一個謙遜的人的舉止；他的行動有着妙齡女子的行動的貞純與質樸。他的外觀使人發生尊敬和想要同他親密起來

的那種模糊的希望。

「啊！區長先生……」他一面鞠躬一面說，好像爲着避去倍納西給他的恭維一樣。

他的聲音使得少校異常深澈的感動了，他被這不相識的牧師所說的幾個沒有意義的字投在一種幾乎是宗教的夢想裏了。

「諸位先生，」哲各特走進客廳中央，站定身子，把兩個拳頭又在腰上說，「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了。」

倍納西把客人一個一個的喊着，好免去那些赴席的虛套，而他的五個客人，便應着他的邀請走進飯廳，並在聽完司祭沒有誇張地微聲念出的食前祈禱之後，圍着桌子坐了下來。桌上蓋着一塊在亨利四世時候由格蘭兄弟發明的這種織有花紋的布做的檯毯，巧妙的製造家格蘭兄弟並還把他們自己的名字給了這在家主婦間那樣知名的厚布。這檯毯白得發閃，並使人聞到哲各特滲在灰汁裏的麝香草的氣味。盤碟等是有着藍邊的白色陶器，一點缺損的地方都沒有。水瓶有着現在僅祇外省保有着的那種八角形的古老的樣式。全是經過彫刻的牛角做的刀柄，現出一

些古怪的面貌。當審視着這些具有一種古代的奢華但又幾乎嶄新的物件時，每個人都覺得它們和屋主人的和氣與直爽非常融洽。詹勒斯達斯的注意暫時停注在湯罐的蓋上，那上面堆有一些照着十六世紀著名藝術家培爾納·巴利西的方法，着色得非常好的凸起的蔬菜。這番集會並不缺少特殊的地方。倍納西和詹勒斯達斯的強壯的頭腦和詹維耶先生的使徒的頭腦成了絕妙的對照；同樣，治安推事和副區長的憔悴的容顏更加顯出公證人的年青的臉孔。社會彷彿被這種相貌代表着。而這些相貌都同樣顯出對於自己，現在，以及將來的信仰的滿足。不過，和人生接觸不久的東勒烈先生和詹維耶先生喜歡探究他倆感着爲他倆所有的未來的事變，而其餘的會食者卻高興把談鋒帶到過去上面；可是大家都莊嚴地凝視着人間的事務，而他們的議論都反映着兩重憂鬱的色彩：一種有着晚邊的暝色的蒼白，這是不會再生的歡樂的幾乎消滅了的回憶；另一種像黎明一樣，使人有得到一個晴天的希望。

『你今天一定非常辛苦了罷，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

『是啦，先生，』詹維耶先生回答；『可憐的癡呆症患者和怕烈狄耶爹的葬禮是在先後不同』

的時間舉行了的。」

「我們現在可以拆毀舊村裏的破屋了，」倍納西對他的助手說。「拆去那些房子以後，我們至少可以開成一畝地的牧場；並且以後本區可以省下我們用來養活那癡呆症患者灼達的一百佛郎。」

「我們應當在三年裏都把這一百佛郎用來修築下面路上經過大溪處的一條小橋，」剛彭先生說。「鎮上和谷中的人們都已有着打從詹恩·佛郎梭·巴斯妥洛的田裏走過的習慣，這事終於要弄到這可憐的老實人大受損害的。」

「不錯，」治安推事說，「這筆錢不會有比這更好的用處了。據我的意見，濫用小路是鄉下的大患之一。在治安裁判所提出的訴訟的十分之一都起因於不正的地役。在許多村區裏，人們都這樣幾乎逍遙法外地損害着所有權。對於所有權的尊重和對於法律的尊重是在法蘭西太被人忽略的兩種情感，而必需加以宣傳的。許多人覺得對於法律加以援助是不名譽的事，而「你到別處去受絞刑罷！」這像是由一種值得讚美的寬洪的情感所授意的俗話，其實祇是用來掩飾我們的

利己主義的一種偽善的用語。讓我們承認了這事罷，我們缺少着愛國心！真的愛國者是充分理解法律的重要，竟至不顧自己的損失和危難，使法律得以實行的公民。讓一個惡人安然走去，那不是使自己對於這人以後的犯罪有着干係嗎？

「一切事情都有其相互關係的，」倍納西說。「如果區長把他們的道路修得好好的，也就不會有那樣多的小路了。並且，如果區參事們比較有識的話，當地主和區長反對設置一種不正的地役時，他們便會給以支持；大家都會使無知的人們懂得邸宅，田地，茅屋，樹木都一樣神聖，而「權利」是不被所有物的差異的價值增高或減低的。可是這樣的改良決不能夠很快地得到，它們的主要的關鍵還在除非得着司祭們的有力的干與，我們便不能完全改革的民衆的道德上。這話並不是針對着你說的，詹維耶先生。」

「我也並不把這話看做針對我說的，」司祭笑着回答。「難道我沒有竭力使得加特力教的教義和你們的行政的見解相合嗎？因此，在我的牧師的教育裏，談到偷盜的事情時，我常是盡力把你們剛纔發表的關於權利的思想注入我的教區的居民心裏。不錯，上帝並不根據被偷的物品的

價值來衡量盜竊；他祇裁判從事盜竊的人。這便是我曾經企圖使我的教民理解的比擬的意義。」

「你這事成功了，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我把本區現在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一加比較，便可以看出你在人們的頭腦裏所產生的變化的確沒有多少地方的工人對於需要工作的時間，像我們這裏的工人一樣謹慎的。家畜都看顧周到，祇有意外的事情可以使牠們受到損害。樹木也沒人隨意砍伐。總之，你會使我們的農人十分明白富人的閒暇是一種節儉和勤勞的生活的報酬。」

「那麼，」詹勒斯達斯說，「你該對於你的部下相當滿意罷，司祭先生？」

「隊長先生，」牧師回答道，「在塵世間，我們是不當希望在任何地方找到天使的。凡是有着窮困的地方，便有着痛苦。痛苦，窮困，是一些有着弊害的活力，正如權力也有權力的弊害一樣。當農夫們跑到兩里路外去從事工作，而在晚邊非常疲倦的轉來，如果看到獵人穿過田地和牧場以便早一點坐上飯桌時，你相信他們會躊躇着不去做效他們嗎？在開闢這幾位先生剛纔所歎息的那種小路的人們裏面，究竟誰是犯人呢？是作工的人呢，還是尋樂的人呢？現在，有錢的人和窮苦的人

給予我們的痛苦是相等的。信仰和權力一樣，始終應當從天國或上層社會降下；而現在，上層階級確實比民衆——上帝應許他們將來昇入天國藉以酬報他們所耐心忍受的痛苦的人民——更少信仰。我一面服從着教會的紀律和上司的思想，一面卻以爲我們在長期間內應當對於祭祀的問題不要那麼責備求全，而盡力在不實行基督教的箴言卻在爭辯着基督教義的中層社會的核心理鼓起宗教的情緒。有錢人的似是而非的哲學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致命的榜樣，並在上帝的王國引起了太長的沒有君主的時期。我們現在之能够得着我們的教徒擁護，是完全由於我們個人的影響。一個村區的信仰，竟得歸功於某人在那兒所得的尊敬，這豈不是一種不幸嗎？當基督教把它的保守的理論滲入各個階級，使得社會組織從新豐富起來之後，那時它的祭祀便不會再成問題了。一個宗教的祭祀是它的形式，社會祇憑形式存在。你們有着一些旗幟，而我們則有着十字架……」

「司祭先生，我很想知道，」詹勒斯達斯打斷詹維耶先生的話道，「你們爲什麼要阻止這些可憐的人們在星期天跳舞取樂呢？」

「隊長先生，」司祭回答道，「我們並不憎惡跳舞一事的本身；我們是把它當作一種擾亂平和並敗壞鄉間風習的不道德的原因而加以禁止的。澄清家族的精神，維持它的關係的純潔，豈不是把惡事連根剷除嗎？」

「我知道，」東勒烈先生說，「在每一區裏總要發生一些混亂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一區裏，這類事情卻發生得很少。縱使我們的農夫裏有幾個人，在耕作的時候，不很小心地佔了他的鄰人一犁之地，或是在需用柳條的時候，跑去別人家割了一些柳條，但把這些事情和城市裏的人們的罪惡比較起來，卻祇是很小的過錯。因此我覺得這谷中的農夫是非常相信宗教的。」

「啊！相信宗教，」司祭微笑說，「這裏是不用害怕熱狂的信仰呀。」

「可是，司祭先生，」剛彭表示異議道，「如果鎮上的人們每天早上去做彌撒，如果他們每星期對你懺悔，那麼田地便會沒人耕種，而三個牧師也還應付不來呢……」

「先生，」司祭接着說，「工作即是祈禱。「實行」是含有使得社會生存的宗教原則的知識的。」

「而你們對於愛國心是怎樣處置的呢？」詹勒斯達斯說。

「愛國心祇給人一種暫時的情緒，」司祭莊嚴地回答道，「而宗教卻使得這種情緒持久不變。愛國心是一種個人利益的暫時的忘卻，至於基督教，卻是一種完備的，抗拒人類墮落傾向的組織。」

「然而，先生，在革命時的戰爭裏，愛國心……」

「是啦，在革命時代，我們曾經造成過一些奇蹟，」倍納西打斷詹勒斯達斯的話說，「可是，二十年後，在一八一四年時候，我們的愛國心已經死了；反之，被一種宗教的思想推動着的法蘭西和歐羅巴，卻在一百年裏征伐過十二次亞細亞。」

「把產生民衆對民衆的戰爭的物質利益延期起來也許還是易事；」治安推事說，「而目的從來不明的，爲着支持教義所起的戰事，卻必然地難於完結呢。」

「那麼，先生，你不吃魚嗎？」哲各特說，她由尼古爾幫助着，把碟子撤去。

忠於自己的習慣的女廚師，把每一樣菜一盤接着一盤地拿來，這風俗有着強逼貪食的人吃

得很多，而使最好的東西被那些給頭兩樣菜吃飽了的飲食有節的人們拋下的弊害。

『啊！諸位先生，』牧師對治安推事說，『你們怎麼能說宗教戰爭沒有明確的目的呢？以前，宗教在社會上是一種那樣強有力的連繫，以至物質的利益不能和宗教問題分離起來。因此每個兵士都十分明白他們爲甚麼打仗……』

『如果人們爲着宗教打得那樣厲害，』詹勒斯達斯說道，『那麼，必需是上帝把宗教的組織弄得極不完善纔行。一種神聖的制度不當憑着它的真實的性格引起人們的注意嗎？』

所有的會食者都瞧着司祭。

『諸位先生，』詹維耶先生說，『宗教意識它自己而不確定它自己。我們既不是神的方法的裁判者也不是神的目的的裁判者。』

『那麼，照你的話說來，我們得相信你們的一切誇張的敬禮嗎？』詹勒斯達斯帶着一個從來不曾相信過上帝的軍人的純樸的態度說。

『先生，』牧師莊嚴地回答道，『加特力教比旁的一切宗教更能解除人類的憂煩；可是它若

並不這樣，我請問你：相信它的真實，會使你冒着甚麼危險呢？」

「也沒有了不起的甚麼。」詹勒斯達斯說。

「那麼，你毫不相信它時，又有甚麼危險不會冒着呢！可是，先生，讓我們來說和你最有關係的塵世的利益罷。你瞧上帝憑着他的代理者的手和人類的事物接觸時，他的手指在那上面留下了怎樣深刻的痕跡啊。人類因為走出基督教所劃的道路，受了很多損失。教會——很少人想到去看它的歷史，人們僅祇根據一些有計劃地流佈在民間的謬誤的意見去批評它——貢獻了現在人們所企圖建立的政府的完善的模範。選舉的原則曾經多時成爲教會裏的一種偉大的政治權力。以前沒有一種宗教的制度不是奠基於自由和平等上面的。所有的道路同赴事功。住持，院長，司教，會長，教王，那時都是依照教會的需要，忠實地選舉出來的；他們表現着教會的思想：因此他們應當得着絕對的服從。我不用舉出這種思想——這製造了近代國家並使人作出那樣多的詩歌，伽藍，彫像，繪畫和音樂作品的思想——的社會的業蹟，而祇使諸位注意到你們的平民選舉制，陪審制和兩院制，都是生根於大教區議會和公教議會，司教公會和紅衣主教院裏的；除掉這種差別之外，

還有現今關於「文明」的哲學思想，我覺得在加特力教的共通的信仰——一種由集合在教義裏的言語與事實所完成的，包括一切的，社會的共通的信仰的影像——的崇高和神聖的觀念前面，是黯然無光的。人們雖以為新的政治方法頗為完善，但要重新發生教會在支持着人類智慧的悠久的歲月中得來的奇蹟，卻是不容易的事情。」

『爲什麼緣故呢？』詹勒斯達斯說。

『第一，因爲選舉爲着成功一種原則，在選舉人間要求絕對的平等：用一句幾何學的話來說，他們應當是一些「相等的量」(quantités égales)，而這是近代政治決不能得到的。再則偉大的社會事業是祇能靠着唯一能够將人們集合起來的情緒的力量成立的，而近代哲學卻將那些法則建立在企圖將人們隔開的個人利益上面。在各國間，以前比現在有着更多的對於被蔑視的權利，羣衆的痛苦等，慨然被一種母親的精神鼓舞着的人。因此，由中層階級產生的牧師，反抗着物質的力而擁護平民，抵禦平民的敵人，教會有過一些地產，而它那像是應當使它鞏固起來的世俗的利益，終於弄弱了它的行動。不錯，牧師有着一些特有的財產，他像是壓迫者；國家供養着他，

是一個公務員，他得獻出他的時間，心，生命；市民們使得他的德行成爲一種義務，而在專橫意志的原則裏涸竭了的他的慈悲，在他的心上枯燥起來。可是如果牧師變得貧窮，如果他是心甘情願地做着牧師，除掉上帝以外沒有旁的倚靠，除掉信徒的心以外沒有旁的財富時，他便又成了亞美利加的傳教士，他自己做着使徒，他是善行的王子。總之，他祇憑着窮迫得勢，而富裕可以使他死亡。」

詹維耶先生使得大家注意了。陪食的人都一聲不響地在思索着由一個單純的司祭口中說出的那樣嶄新的話語。

『詹維耶先生，在你所說出的一些真理裏面，有着一個重大的錯誤，』倍納西說。『你知道，我並不喜歡爭辯那些被著作家們和近代權力者提出討論的一般利益。據我的意見，一個懷抱着某種政治主張的人，如果覺得自己有力實行時，便當一聲不響，奪取政權而動作起來；可是，假使他幸而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單純的市民，而他憑着個人的爭論來說服羣衆，那豈不是瘋狂嗎？』話雖如此，我卻要駁倒你，親愛的牧師，因爲在這兒我是對着一些慣於提供自己的知識來討究一切事情的真理的好人說話啊。我的思想也許會使你覺得奇特，但這些思想卻是我們過去四十年的災

難使我省察的結果。現今屬於所謂立憲的反對黨的人們所要求的普通選舉，以前在教會裏是一種良好的法則，因為正如你剛纔叫人注意到的一樣，親愛的牧師，教會裏的人都是有知識的，都受着宗教的情緒的薰陶，都浸潤着同一的主義，都澈底明白他們所希望的事情和他們所將達到的境地。可是思想的勝利——近代自由主義得着這種思想的幫助便貿然向布爾明朝的隆盛的政府作戰——將毀滅法蘭西和自由主義者自身。左翼的領袖對於這層知道得很清楚。在他們看來，這番鬪爭祇是一個簡單的權力的問題。假使不幸中產階級在反對黨的旗幟底下把它的虛榮心所不能容的上流社會打倒了，這勝利後面會立刻隨着一個中產階級抵抗民衆的戰爭，民衆稍後會在中產階級身上見到一種貴族，不錯，這種貴族是卑俗的，但它的財產和特權在民衆看來，相隔愈近，便愈覺可憎。在這戰爭裏，社會——我不說國家——會重新毀滅，因為痛苦着的大衆始終祇能暫時有着的勝利，會引來最大的混亂。這戰爭會奮激而無止歇，因為它會根據選舉者的先天或後天的異見；而選舉者中最無知但人數最多的一部分，會在一種祇講多少不講輕重的投票法裏戰勝上層社會。由此，一個政府除非爲着保護一種比較有限制的「特權」而設時，是決不能堅強

地，從而完善地組織起來的。我這時所稱作「特權」的，並非以前胡亂讓與一部分人而害着其他一切人的這種權利之一；不是的；我所說的「特權」是指包含權力的發展的社會圈而言。權力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心。而自然在它的一切創作裏，都緊縮着活力，好使它有着更多的彈力：政治團體也是一樣的。待我採用比喻來解釋我的思想啦。讓我們承認法蘭西有一百個貴族議員罷，他們也祇發生一百個害處。你把貴族院廢掉罷，一切有錢的人都成了特權階級；本來祇有一百現在你卻有一萬了，而你便把社會不平等的傷痕擴大了。不錯，對於平民，單是不勞而食便成爲一種特權。在他們的眼睛裏，消費而不生產的人便是一個掠奪者。他們要求一些可以看得見的工作而絕不注重最使他們富足的智慧的生產。這樣，在繁殖着害處的當兒，你們不把戰爭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卻將它擴展到社會機構的各方面了。當攻擊和抵抗普遍化了時，一個國家的崩潰也就迫在眉睫。富人始終不會有窮人那樣多；所以，當鬪爭成爲物質的鬪爭時，後者便會立刻得着勝利。我的理論是有着歷史支持的。羅馬共和國之能征服世界，得歸功於元老的特權的設立。元老院確保着權力的思想。可是，當武士和新人將貴族社會擴張起來，從而推廣了政府的行動時，國家

便不可救藥了。雖然有着西拉（註五八），而在凱撒之後，狄柏爾（註五九），卻把羅馬共和國造成了羅馬帝國，而這種將權力集中在單獨一個人手裏的制度，使得這偉大的統治延長了幾個世紀。當那不朽的城市陷入野蠻人的手中時，皇帝已不在羅馬了。當我們的土地被征服過來時，分有着這土地的法蘭族便發明了封建特權來保障他們的特殊佔有物。那佔有這地方的百個或千個領袖，都爲着要保護他們由征服得來的權利而設立了他們的制度。因此，特權受着制限一天，封建制度便可以存在一天。可是，當這國家的「人」——這是「貴族」兩字的真的譯義——不復是五百，而成了五萬時，便有了革命過於廣泛的他們的權力的活動，既沒有彈性也沒有力量，並且對於他們不會預料到的金錢的和思想的「奴隸解放」（*manumission*）毫沒防禦。因此便有了從民衆看來以增加特權者的數目爲目標的中產階級對於君主制度的勝利，而民衆對於中產階級的勝利會是這種變革的不可避免的效果。如果這種異變到來，它會有着無限度地普及於大衆的選舉法

（註五八）西拉（*Sylla*）是羅馬獨裁者，生於西曆紀元前一三六年。

（註五九）狄柏爾（*Tiberius*）是羅馬的第二個皇帝，本爲明睿之君，但因生性多疑，遂至極端殘暴。

作爲手段。凡投票的人都能討論政治。而被人討論的權力是不存在的。你們可以假想出一個沒有權力的社會嗎？不能。那麼，權者力也。力是應當安置在認定了的事物上面的。這便是那些使我想到的選舉的原則是對於現代政府存在的最致命的原則之一的理由。當然，我相信我已證明自己對於貧窮和痛苦階級的關切，我是決不致受到非難，說我希望他們不幸的；可是，我儘管讚美他們帶着卓絕的耐心與堅忍在勞苦的路上走着，同時卻要宣布他們並沒能力參與政治。在我看來，貧民階級是一個國家的未成年者，而始終應當受人保護。這樣，據我的意思，諸位先生，「選舉」二字所生的害處，是快要和被人誤解，定義不明，並像是一些反叛的象徵與破壞的命令似的投給羣衆的「意識」與「自由」等字所生的害處相等的。所以我覺得大衆的保護是支持社會的一種正當而且必要的事情。」

「這學說和我們現今的一切思想是這樣毫不相容，因而我們有一點兒權利請你說出你的理由，」詹勒斯達斯打斷醫生的話說。

「十分願意啦，隊長。」

「我們的主人在說什麼呀？」哲各特回到她的廚房時叫說。「這親愛的好人兒不是在勸他們蹂躪民衆嗎！而他們竟聽他說着……」

「我從沒想到倍納西先生會是這樣，」尼古爾回答。

「我雖是要求一些嚴峻的法律來抑制無知的大衆，」醫生稍爲停了一停接着說，「我卻希望社會制度有着一些脆弱而又溫和的組織，好讓羣衆裏面任誰有志並且自覺具有昇到上層階級的能力的人嶄露頭角。一切權力都趨向於保存自己。政府爲着存在起見，現在正和從前一樣，應當到處收攬強有力的人，同化他們，以便造成保衛自己的人，同時也就除去大衆中間那些足以煽動大衆的勇者。一個國家在給予公共野心一些同時困難而又容易——對於薄弱的意志不免困難，對於堅定的抱負則是容易——的道路時，便可預防那些由於真的優越的人難以上進，達到和他們相稱的地位所起的革命。我們四十年的擾攘該已使得一個具有常識的人明白優越的人和社會秩序是極有關係的。優越可分三種，並且都是至當不够的，即是：思想的優越，政治的優越，財產的優越。這豈不就是藝術，權力和金錢，換個說法，這豈不就是原則，方法和結果嗎？然而，我們毫無成

見地假定社會單位完全平等，人口的誕生也有着同樣比率，並給予每一家族一份同樣的土地時，隔不多久你也會再見到現今存在的財產的不均，從這明白的真理便可斷定：財產，思想，權力等的優越是一種必需忍受的事實，這種事實是大眾在最正當地獲得的權利裏瞧出一些特權時始終當做壓迫的事實看待的。從這基礎出發的社會契約因此將是一種永遠介乎有產的人們和無產的人們之間的契約。依照這個原則，法律便當由那些享着法律的好處的人們製造出來；因為那些人必定具有保存他們並預料到他們的危險的本能。他們是比大眾本身更關心於大眾的安寧的。民眾非有一種現成的幸福不可。當你站在這個觀點來考察社會時，如果你把社會全體加以概括的考察，你便立刻會和我一同承認選舉權是祇當由有着財產，權力或智慧的人們行使的，並且你也會承認他們的代理人祇能有着一一些非常限制着的職務。諸位，立法者是應當高出他的時代的。他檢證着一般錯誤的傾向，並確定一個國家的思想所趨之點；因此他爲着將來工作多過爲着現在，爲着成長起來的一代工作多過爲着正在逝去的一代。然而，你們卻叫大眾去造法律，大眾能够高出他們本身嗎？不能。議會愈是忠實地代表着羣衆的意見，它便愈不能和政府一致，它的眼光便

會愈低，愈不正確，它的立法便會愈加搖動，因為羣衆——尤其是在法蘭西——不論現在和將來始終是羣衆那樣的啊。法律含有一種對於規則的服從；而一切規則都是和天賦的品性，個人的利益相反的；大衆會忍受一些對他們自己不利的法律嗎？不會。法律的傾向常常當爲品性的傾向的反比。依照一般品性製造法律，這豈不是在西班牙以獎勵金給予宗教的偏執和懈惰；在英國，給予拜金主義；在意大利，給予對於用來表現社會，但卻不是整個社會的藝術的愛好；在德國，給予貴族的分類；在法國，給予輕佻的精神，給予時行的思想，給予將我們分成亂黨——老是吞噬了我們的亂黨——的便宜嗎？自從選舉會製造法律四十多年以來，得到了什麼呢？我們有着四萬法律！一個民族有着四萬法律即是沒有法律。五百平庸的才智——因爲一個世紀是沒有一百偉大的才智供它使用的——能夠有着昇到這些考察的力量嗎？不能。那些不斷地從五百個不同的地方出來的人是決不能以同一的方式了解法律的精神的，而法律卻當成爲一個。可是我要說得更遠一點。遲或早，一個議會總要落到一個人的權力底下，而本該有着一些國王的朝代的，你們卻有着一些容易變動並且費用很貴的國務總理的朝代。在一切討論的末了有着米拉波（Mirabeau），但東

(Danton) 羅伯斯皮耳 (Robespierre) 或拿破崙：一些獨裁官或是一個皇帝。不錯，要有一定分量的力纔能舉起一定分量的重，這種力可以分散在多少不定的許多槓桿上；可是，結局，力是應該和重相當的：這地方，重是構成一切社會的初基的無知而且痛苦的大眾。本性即是抑壓的權力，需要一種巨大的集中來給民衆運動一種相等的抵抗。這便是我和諸位談着政府特權的制限時發揮過的原則的應用。如果你們容納一些有才能的人，他們便會服從這種自然法則並使全國服從這種法則；如果你們集合一些凡庸的人，他們遲或早便會被優越的天才所征服；有才能的議員感覺到國家的利害，平凡的議員則對武力讓步。總而言之，一個議會屈服於一種思想，像在「恐怖時代」的「國民協會」於一種勢力，像在拿破崙底下的「立法議會」於一種制度或金錢，像現在有些良好的頭腦夢想着的共和議會是不可能的；希求這種議會的人不是一些天生的受欺的人，便是一些未來的暴君。一個評議會應當使一個國家動作的當兒卻在爭議着它的危險，難道你們不覺得可笑嗎？民衆須有一些擔任承認或拒絕租稅的代理人，這纔是合理的事情，並且這事是歷代都有的，在最殘酷的暴主底下正和在最柔弱的國君底下一樣。錢是不易攫取的；而況租稅有

着一些自然的界限，超過了那些界限，一個國家便會叛亂起來加以拒絕，或是屈伏下去趨於滅亡。這選舉的團體——它是像需要一樣，像這團體所代表的意見一樣容易變動的——須不以一切人的服從給予一種壞的法律，這便行了。可是假定五百個從帝國各地跑來的人會造出一種良好的法律，這豈不是民衆遲早會要贖罪的一種惡作劇嗎？那麼他們不過改換一些暴君罷了。權力，法律，因此應當是一個人的事業，而這一個人由於事理的必然，非一直使他的行動得到一種普遍的贊成不可。可是那些加於權力——不論是一個人的，幾個人的，或多數人的權力——的行使上的修改，祇能存在於一個民族的宗教制度裏面。宗教是對於最高勢力的濫用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對重」。如果宗教的情感在一個國家滅亡，那麼這個國家根本成了好亂的國家，而國君爲事勢所逼，變成暴君。人們安置在君主和臣民之間的上下兩院，祇是對於這兩種傾向的一些緩和劑。根據我所說過的話，議會便成了叛亂或是暴虐的從犯。然而，我所嚮往的獨裁政府是不宜具有一種絕對的溫良的；原因是政治的結果永遠和風習與信仰有關。假使一個國家老了，假使詭辯與爭論的精神把它敗壞到了骨髓，那麼雖是有着自由的形態，這國家還是走向專制政治；同樣，聰明的民

衆卻幾乎始終知道在專制政治的形態底下找到自由。從這一切便發生了在選舉權裏大大加以限制的必要，強大的權力的必要，使得富人成爲窮人的朋友而使窮人澈底忍耐的強有力的宗教的必要。總之，祇要上下兩院討論租稅並登記法律而免去它們的直接製造，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好幾個人心裏有着一些別的念頭，這事我明白。現在正和以前一樣，有些熱中尋求「至善」的人，並且他們希望社會比現在安排得更加賢明。可是那些想要澈底施行社會遷移的改革，需要一種普遍的贊助。對於革新的人，耐心是必不可少的。當我計算着基督教的建設——應當純粹是和平的倫理革命——所必需的時間時，我一面想着一種革命在物質利益上的不幸，一面起着顫慄，於是我主張現存制度的維持。基督教說過，每個人應當有他的思想；近代的法律卻說，每個人應當有他的田地。近代的法律是和基督教調和的。每個人應當有他的思想，即是智慧的權利的確認；每個人應當有他的田地，即是由努力工作得來的財產的確認。從這地方便產生了我們的社會。自然將人生奠基在個人保存的情緒上，社會生活卻建立在個人的利益上。對於我，這便是真的政治原則。宗教將這兩種自私的情緒摧毀在未來生活的思想底下時，便改變了社會關係的冷酷。這樣看來，

上帝憑着那造成一種自我忘卻的德行的宗教的感情，緩和了由利益摩擦所生的痛苦，正像他用着一些不認識的法則調節了他的宇宙構造的摩擦一樣。基督教告訴窮人容忍富人，告訴富人減輕窮人的困難；對於我，這寥寥數語便是一切神的和人的法律的精要。」

「我呢，並不是一個政治家，」公證人說道，「我卻在一個君主身上看出了一個應當一直停留在清算狀態裏的社會的清算者；他把一份和他所接受的資產相等的資產傳給他的後繼人。」

「我並不是政治家！」倍納西打斷公證人的話，興奮地回答。「爲着改良一鄉一區一鎮的命運那是祇要有點思慮就够了；對於統治一縣的人便已非有才能不可；但這四個行政範圍雖現着一些普通眼光便已容易包括的有限的視界；它們的利益憑着一些可以看到的關係和國家的大運動連繫着。在最高地方，一切擴大了，政治家的眼光便當制御着他本身所在的觀點。凡是爲着在一縣，一鎮，一區，或是一鄉產生許多利益祇須預料到十年期限的結果時，待到關乎一國，便得預先推想並考慮到它在一個世紀裏的命運。歌爾柏（註六〇）和修利（註六一）輩的天才，如果不是得着那種造成拿破崙和克洛威爾（註六二）輩的意志支持，便會毫無價值。諸位先生，一個偉大的宰相乃

是一種寫在世紀——它的光輝與繁榮都是由他準備下來的——的一切年代上的偉大的思想。恆心是他最需要的德行。可是在一切人事上；恆心不也是力的最高的表現嗎？若干年來，我們看到了太多沒有國家觀念而祇有着宰相觀念的人，因而不免要把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當作示給我們以人類最宏偉的詩篇的人一樣加以欽佩。始終看到當時以外並且走在命運前面，自己不受權力支配，而祇憑着效用的情緒——人家並不濫用它的力量——留在權力上面；剝奪自己的情熱甚至一切庸俗的野心，以便能够制御自己的能力，以便不斷地預測，希望並且行動；使得自己成爲正直而且專斷，普遍地保持着秩序，強制自己的心沈默並祇聽從自己的智慧支配；既不狐疑，也不自信，既不是善猜的人，也不是輕信的人，既不感恩，也不負義，既不落在一種事件後面，也不被一種思想所驚；總之，憑着大衆的情緒生活，並且始終一面統治大衆，一面擴展着自己的精神的翅膀，自己

(註六〇) 歌爾柏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是法國最偉大的宰相之一。

(註六一) 修利 (Sully, 1559—1641) 是法國亨利四世的大臣，頗多美政。

(註六二) 克洛威爾 (Cromwell, 1599—1658) 是一六五三年英吉利共和革命的領袖，英王查理一世死於其手。

的音量，自己的眼光的深到；看到的不是一切事情的委細，而是一切事情的結果；這豈不是稍稍超過一個常人了嗎？因此，這些偉大和尊貴的國父的名字是應當永久被人稱道的。」

這時同席的人大家面面相覷，沈默了一會兒。

「諸位先生，你們一點也沒有提到軍隊啦！」詹勒斯達斯叫道。「在我看來，軍隊的組織是一切良好的市民社會的真的典型，劍是一個民族的保護者。」

「隊長，」治安推事笑着回答道，「一個老律師曾經說過帝國是以劍始而以文具終；我們現在是在文具的時代啊。」

「現在，諸位先生，我們既已算定了世界的命運，我們可談點別的事情啦。喂，隊長，請飲一杯寒舍的清酒罷，」醫生笑着叫說道。

「與其一杯不如兩杯，」詹勒斯達斯伸出他的杯子說，「我願意爲你的健康正像爲一個使得人類增光的人的健康一樣乾這兩杯。」

「並且這人是我們大家都寶愛着的，」牧師以一種非常溫柔的聲音說。

「詹維耶先生，難道你要使我犯下傲慢的罪嗎？」

「牧師先生不過低聲說出了全鄉的人高聲說着的話呢，」剛彭答辯着。

「諸位先生，我向你們提議：我們一面在月下散步，一面陪送詹維耶先生回家。」

「走罷，」同席的人說，他們都要陪送牧師。

「我們到我的倉屋去罷，」醫生同牧師和客人道別後，拿着詹勒斯達斯的手臂說。「在那地方，布律安隊長，你會聽到人家談着拿破崙。我有幾個同謀的人定會使得我們的信差歌格納談到這民衆的上帝。我的廐夫尼古爾已經替我們豎好一個梯子，好從開在乾草上面的一個天窗昇到一個可讓我們看見整個場面的地方。來，請你相信我罷，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消夜呢。我藏在乾草上面去聽一個兵士的故事或是農夫的敘述，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我們得藏得好好的：當這些可憐的人看到一個陌生人時，他們便會拘束起來而失去他們的本來面目。」

「嚇！我的親愛的居停，」詹勒斯達斯說，「在臨時露營的地方，我不是常常假裝睡了，以便聽到我的騎兵談話嗎！你聽我說，對於巴黎的種種景色，我都從來沒有像對於一個老騎兵班長向一

些害怕戰爭的新兵滑稽地述說出來的莫斯科的敗績的故事那樣開心地笑過。他說法蘭西的軍隊是由毛布構成，他說大家喝的一切都是冰凍的，他說死人停止在路上，他說人們見到了白俄羅斯，他說大家用牙齒刷馬，他說歡喜溜冰的人溜了一個足，他說愛吃凍肉的人吃了一個飽，他說女人大都是冷的，並說那唯一的顯然令人不快的事是得不到熱水剃鬚子……總之，他說出一些那樣滑稽的笑話，弄到一個被人叫作「剩下的鼻子」的凍壞了鼻子的老管糧班長也忍不住笑了。」

『嚇！』倍納西說，『我們到了；我先上去，請你跟在我後面。』

兩人一齊爬上梯子，縮在乾草裏面，並沒被那些夜聚的人們聽到。他倆坐在那些人頭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一堆堆團斂在三四枝蠟燭周圍的女人，有些在談話，另外一些在紡績；還有幾個閒着沒有做事，則伸長頸子，把頭和眼睛轉向一個正在述說一個故事的老年農夫。大部分男子都站立着或是臥在一捆捆的乾草上。這些異常靜寂着的人羣是僅僅被一些蠟燭的搖幌不定的反射照亮着的，蠟燭四圍有着一些將亮光集中起來成爲光圈的盛滿了水的玻璃球，而燭光底下便坐着那些做事的女人。上面留在暗黑裏的倉屋的面積，使得這些亮光——將人的頭部不勻地着

上顏色並造出一些濃淡法的婉緻的效果的亮光——更加薄弱起來。這裏閃耀着一個好奇的年青農女的褐色的額兒和明潔的眸子；那裏，一些光帶彫出幾個老人的粗額並奇妙地畫上他們的已經穿舊或褪色了的衣服。這一切留心着的，姿勢各各不同的人，都在他們那靜止着的形相上表現出他們對於故事家的全神貫注。這是一幅顯出詩在一切心靈上所發生的神奇影響的奇妙的圖畫。農夫在對他的講述者要求一種始終質樸的怪異或是一些幾乎使人相信的不可能的，豈不顯出他是最純粹的詩的友人嗎？

「……雖然這房子有着一種兇惡的外觀，」農夫在那兩個新的旁聽人坐下來聽他時說道，「那可憐的駝背女人因為曾把她的苧麻送往市上，弄到那樣疲倦，並且天也黑了，更不得不走了進去。她祇求在那房子裏睡覺；因為，至若食物，她從自己的褡褳裏取出一個肉餅吃下就完事。既是這樣，那原是強盜的妻的女主人，因為毫不知道他們約定晚上要做的事情，便接受了那駝背女人，把她安頓在樓上，沒有給她點燈。駝背女人投在一隻粗惡的床上，念過禱告，一面想着她的苧麻，一面便準備睡了。可是，當她還沒睡着時，她聽到一點聲音並且看見兩個男子拿着二隻提燈進來；他

們每人手裏握着一把刀子；駝背女人害怕起來了，因為，聽我說啦；那時候的貴族們是那樣喜歡人肉做成的肉醬，以至有人竟給他們製造起來。可是，老太婆既有着完全硬了的皮，她心想人家會把她看作一種壞的食物，便放心起來。那兩個漢子從駝背女人前面經過，走到一隻放在這大房間裏的床鋪那兒，床上被人安置着那帶有巨大的手提箱，因而被人看作「魔術師」的先生。較高的那個舉起提燈，同時抓着那位先生的兩腳；那裝作醉人的矮子便抓着他的頭，並乾乾脆脆的一刀斬斷了他的頸頸。隨後他們任令屍身和頭顱留在那裏，塗滿着血液，盜了手提箱下去了。這時，我們的駝背女人真狼狽透了！她起初想要人不知鬼不覺地溜掉，她還不知道神把她引到那裏是爲的使上帝得到讚美而使罪惡受着處罰。她害怕着，而人在害怕時是什麼顧慮也沒有的。可是那向兩個強盜打聽着駝背女人的動靜的女主人，使得強盜驚駭了，於是他們重又輕輕地爬上那小小的木梯，可憐的駝背女人懼怕得縮做一團，並且聽到他們在低聲爭論着。

「我對你說殺掉她。」

「不要殺掉她。」

「殺掉她罷！」

「不！」

「他們進去了。那生得並不愚蠢的駝背女人便閉了眼睛裝作睡着的樣子。她開始像小孩子一樣睡着，把手擱在胸口，並裝出一種天使似的呼吸。那攜着提燈的一個，將燈開了，讓亮光照在那睡着的老女人的眼裏，而那駝背女人因為怕極了她的頸子被人斬斷，卻眉毛都不動一下。

「你看她睡得像死屍一樣，」高個子說。

「老女人們都是那麼狡猾！」矮的一個回答。「我去把她殺了，我們便可以放心一點。並且，我們可以用鹽把她醃起來，拿她去餵我們的豬。」

「聽着這番話時，那老女人還是一動也不動。

「啊不錯，她睡着了！」那矮小厲害的傢伙看到駝背女人沒動便這麼說。

「老女人便是這樣保全了性命。而人們很可以說她是勇敢的了。一定的，我們這裏有許多年青姑娘聽到說要把自己拿去餵豬時，不會有着天使似的呼吸的……兩個強盜動手把那殺掉的

男子搬去，他們把他捲在被單裏並把他拋在小小的院子裏，而老女人聽到一些豬在那院子裏「哄哄！」地叫着，跑來吃他……

「這樣一來，第二天，」說故事的人停了一停接着說，「那女人付了兩個「蘇」的宿費便起身回家。她背上她的褡褳，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的，打聽着當地的新聞，平平安安地走出來並且想跑了。可是一點也跑不來，懼怕使得她兩腿失了力氣，而這在當時對她是很好的。這話的理由如下：她剛剛走了八分之一里路光景，她便看見兩個強盜裏面的一個走來了；這人是不懷好心地跟隨着她，看她是不是真的什麼也沒看到。她猜到了他的來意，便坐在一塊石頭上。

「你怎麼的，我善良的女人？」小個子的強盜問，因為這是那小個子，兩個強盜裏面最狡猾的那個，在窺伺她。

「啊！我善良的漢子，」她回答道，「我的褡褳是那麼沈重而我又那麼疲勞，我很需要一個正直的人幫助一下（你們瞧啦，這狡黠的女人！）以便轉回我那可憐的住家。」

「這樣一來，那強盜便對她提議要送她。她接受了。那漢子拿着她的手臂，看她有沒有害怕。啊

「哈！這女人卻一點也不顫抖，並且安安靜靜地走着。於是兩個人一道談着農藝和種麻的方法，娓娓不倦地一直談到駝背女人所住的城市的近郊，那強盜因為害怕遇到警察之類，便在那兒和女人分別了。女人在正午時候走到了自己家裏，一面等着她的丈夫，一面思索着她旅行和晚上的事變。「種麻佬」到晚邊纔回來。他肚餓了，得弄東西給他吃。於是女人一面把油塗在她那有柄的鐵鍋裏好給他煎點什麼，一面像女人說話那樣嘮叨地告訴他怎樣將麻賣了；可是她對於豬和那位被殺了，盜了，吃了的先生，卻絲毫也不提及。於是她燒着她的鍋子好把它弄乾淨；她把鍋子拉開，想揩拭它，卻發見鍋裏盛滿着血。」

「你把什麼東西擱在裏面了？」她對她的丈夫說。

「什麼也沒有，」他回答道。

「她以為自己有着一種女人的亂想，於是重又把鍋子放在火上……砰！從煙肉裏掉下了一顆腦袋。」

「你看這正是那死人的腦袋，」老女人說。「他是怎樣的看着我啊！他究竟要我怎樣呢？」

「要你替他報仇！」一個聲音對她說。

「你多蠢！」種麻佬說道，「你又有着你那種沒有常識的暈眩了。」

「他拿了那顆咬着他的指頭的腦袋拋在院子裏。」

「給我煎蛋罷，」他說道，「你不要耽心這事。這是一隻貓。」

「一隻貓！」她說道，「它圓得像一隻球。」

「她重又把她的鍋子放在火上……砰！掉下了一條腿子。同樣的故事。看見腳並不比看見腦袋更加驚異的漢子，抓着那條腿子丟在門外。末了，另一條腿子，兩條手臂，身子，整個被殺害的旅人一件一件地掉落下來。絲毫也沒有煎蛋。老麻商餓得要命。」

「憑着我的永遠的幸福發誓，」他說道，「如果我的蛋煎成了，我們便會想法子使這人得到滿足。」

「你現在畢竟承認這是一個人嗎？」駝背女人說。「爲什麼剛纔對我說這不是一顆腦袋呢，頂討厭的人兒？」

「女人把蛋打碎，炒將起來，端給她的丈夫，不再有所埋怨，因為看到這番騷亂，她開始不安起來了。她的丈夫坐下來動手喫着。懼怕着的駝背女人，說她並不饑餓。」

「突突！」一個陌生人在敲着門響。

「誰呀？」

「昨天死了的人。」

「請進來，」種麻佬回答。

「於是，旅客走進來，坐在橈子上說道：

「請你們記起上帝使得那些表白他的名字的人永遠得着平和罷！女人，你看到人家把我弄死，而你一聲不響！我是被豬喫了的！豬不能入天國。那麼，原是基督教徒的我，因為一個女人不肯說話，便要墜入地獄。這事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你應當超脫我啦！」

「還有別的話語。」

「那一直越加懼怕起來的女人，洗淨她的鍋子，穿上她的星期日穿的衣服，跑到法院把強盜

殺人的事講了出來，於是案子破了，兩個強盜在市場的空地上痛快地車裂了。做了這宗好事以後，女人和她的漢子一直有着你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好的苧麻。隨後——這是使得他們更加快活的事——他們有了他們希望已久的東西——一個男孩子。這孩子後來成了王室的男爵。以上便是「勇敢的駝背女人」的真的故事。」

「我一點也不喜歡這類故事，它們使我作夢，」浮塞茲說。「我倒喜歡拿破崙的冒險。」

「這是真的，」地保說，「喂，歌格納先生，給我們談談皇帝罷。」

「我們已經談得很晚了，」郵差說，「而我一點也不喜歡那些勝仗縮短。」

「這是一樣的，還是請你說罷！因為我們已經聽見你說過好幾次，我們已經知道那些勝仗了；可是這是一直使人聽着高興的。」

「給我們談談皇帝呀！」好幾個人一齊叫着。

「你們要聽皇帝嗎？」歌格納回答。「那麼，你們會看出這是沒有一點意思的，如果這事很快地講過去。我寧願給你們講一整個戰事。你們要聽尚·渥柏的戰事嗎？那沒有了子彈而人們還以

刺刀交戰着的尚·渥柏戰事嗎？」

「不要聽皇帝！要聽皇帝！」

步兵從草束上站立起來，把這種老卒特有的，充滿着艱難，事變和痛苦的陰鬱的眼光，向滿屋的人看了一圈。他抓着他那短衣的兩片前襟，把它們舉起來，彷彿又在裝上那以前盛着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所有的財產的袋子一樣；隨後他把身子支在左腿上，把右腿伸出，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全體的希望。他把一邊額上的斑白的頭髮推開，使那額角顯露出來以後，便將頭向天舉着，好讓自己達到那要說出的巨大無比的故事的高度。

「你們聽啦，各位朋友！拿破崙是在歌爾絲（Corse）誕生的。這是一隻被意大利的太陽燃燒着的法蘭西的海島，島上的居民毫沒理由地彼此累世仇殺着；這是他們的一種理想呢。開始叫你們覺得這事奇怪的是：拿破崙的母親——她那時代最美的並且是一個慧黠的女人——想到了把他獻給上帝，好讓他逃掉他兒時以及他全生涯的一切危險；因為她在生下他的那天曾夢見全世界被火燒着。這成了一種預言啦！所以，她求上帝庇佑他，而以拿破崙將來給上帝恢復當時衰落

到了極點的神聖的宗教爲條件……這是彼此同意了，並且實現了的事情。

「現在，請你們注意聽着，並請告訴我你們往下聽到的事情是不是自然的！」

「這事是確實可靠的：僅祇一個有了訂下一種祕密條約的幻想的人，具有穿過別人的陣列，穿過鎗子，穿過霰彈的密射的可能。——這些密射的霰彈像蒼蠅一樣打着我們，但卻尊重着他的腦袋。這事我是有過證據的，我尤其是在愛洛（註六三）。我現在還看得見他，他爬上一個小丘，拿着他的千里鏡，瞧着他的戰事說道：

「行啦！」

「據人家告訴我們：在那些使得拿破崙非常討厭的，並且到處跟隨着他，連他喫飯時都不離開他的戴着羽飾的謀士裏面，有一個想弄一弄狡猾，趁着皇帝跑開的當兒站到他的地位上。啊！再沒有羽飾了。你們要懂得拿破崙是已經約好不把他的祕密洩露給任何人的。因此所有陪侍他的人們，甚至他的親友也像胡桃似的落下：杜洛（Duroc）、柏西耶（Bessières）、朗勒（Lannes）都是

（註六三）愛洛（Eylan）是普魯士的地方，一八〇七年二月，拿破崙在此擊敗俄羅斯人與普魯士人。

他鑄來給自己使用的，和鋼棒一樣堅強的漢子。總之，可以證明他是上帝的孩子，生來是要作軍人之父的：人家從沒有看見他作過尉官和校官啊！不錯，是啦！他立刻便做着領袖。自從攻克了安龍（註六四），——他在那次戰爭裏便開始叫大家看到他們是毫不懂得運用大礮的——他看來不過二十四歲，便已是老將了。這樣一來，他便立刻成了我們意大利軍的瘦瘦的軍長。這意大利軍是一個缺少麵包，軍需，鞋子，衣服，像一條蟲似的赤裸的，可憐的軍隊。

『弟兄們，』他說道，「我們現在在一塊了。可是，你們得記在腦裏：再過十五天，你們便會成爲勝利者，便會穿到新的衣服，你們大家都會有着大衣，上好的護腿，最佳的鞋子；不過，我的孩子們，我們要到有這些東西的米朗（Milan）去取它們。」

『於是大家走了。被壓壞了的，匾得像一隻臭蟲的法蘭西人，重又豎立起來了。那時我們是三萬個乞丐敵對着八萬個虛張聲勢的德國人；這些德國人現刻還像在我的眼前似的，都是壯美的，

（註六四）安龍（Toulon）是法國商港。一七九三年，大革命時代，法國保王黨將此地讓給英人，但同年即被拿破崙奪還。

裝束整齊的漢子。那時，還祇以波拿柏忒知名的拿破崙，不知將什麼吹進了我們的肚子；於是我們夜也走着，晝也走着，人家叫你在蒙忒洛忒打着那些德國人，人家使你跑到利窪里（Rivoli），洛底（Lodi）亞爾哥爾（Arcole），米勒齊姆（Millesimo）痛擊他們，而且人家不讓你放鬆他們。兵士有了成爲戰勝者的嗜好。於是，拿破崙叫你們包圍着這些不知道要竄到什麼地方纔能舒服的德國將軍，巧妙地玩弄着他們，有時他以照着自己的方式繁殖起來的一千五百個法蘭西人包圍着他們，一下偷去他們幾萬人；總之，拿破崙掉他們的大砲，糧食，銀錢，軍需品，和所有可取的東西，把他們投在水裏，在山上打着他們，在空中咬着他們，在地上碎裂他們，到處鞭撻他們。現在我們有了一些恢復元氣的軍隊了；因爲，聽我說啦，原是聰明人的皇上，很會收攬居民，他對他們說他是來拯救他們的。這麼一來，老百姓便供給我們住處並且喜愛我們，女人們也一樣，這是一些非常明敏的女人。最後，在風月（Ventoso）九十六——這在那時等於現在的三月——我們還窮促在齧鼠的國度的一角；可是戰事過後，我們現在正和拿破崙預定了的一樣，成爲意大利的主人了。於是，在下一年的三月，祇一年功夫並打了兩仗，他使我們出現在維也納附近：一切都勝利了。我們接連吞滅了三個軍隊，

並革退了四個奧國將軍，這四個奧國將軍裏面有一個白髮飄蕭的老將，在蒙安，正和一隻老鼠一樣在草薦上悔恨着。國王們跪着求饒，和平已經取得了。一個人能做到這事嗎？不能的。這的確是上帝幫助着他。他把自己像福音書裏的五個麵包一樣細分起來。白天指揮戰事，晚上準備戰事，哨兵老是看見他來回走着，既不睡，也不食。這時，看到了這些奇蹟的兵士，便奉他爲軍人之父，並且向前！

「其餘的人們，在巴黎，看到這事，便想道：

「這是一個好像奉天承運的巡禮者，他是特別有着攫取法蘭西的能力的；我們必得把他縱往亞洲和美洲，他也許會滿足於那些地方！」

「這是早就給他定下了的事情，正像給耶穌基督定下了一樣。事實是人家命令他去打埃及。這正是他和上帝的兒子相似的地方啦。還不止此。他集合了他的最好的兵士，那些特別對他入魔的人們，並對他們這樣說：

「弟兄們，目前人家叫我們去打埃及。可是我們會在一年裏面兩戰吞滅埃及，正像我們吞滅了意大利一樣。每個小兵都會成爲有着自己的土地的王侯。向前罷！」

「向前罷，孩子們！」下級軍官們說。

「於是大家到了安龍，這是通往埃及的道路。這時，英吉利人在海上有着他們所有的軍艦。可是當我們上船時，拿破崙對我們說道：

「他們不會看到我們的，並且現在該讓你們知道，你們的將軍在天上有着一顆星，它會引導我們並且保護我們！」

「他說怎麼便怎麼。在海上渡過時，我們取了瑪爾忒（註六五），這正像一隻給他解一解勝利之渴的橙子一樣，因為這是一個不能一事不作的人呀。於是我們到了埃及。好的，在那邊，另一種哨令聽我說啦，埃及人是一些自有世界以來便有着一些巨人作君主，有着螞蟻一般衆多的軍隊的習慣的凶為。這是一個天才和鱷魚的國度，人們在那裏建築了一些像山一般大的金字塔，他們有着把他們的國王放在那些金字塔下永遠保存的幻想——這是他們人人喜歡的事情。這麼一來，在

（註六五）瑪爾忒（Malta）是地中海裏面的島，介於西西里島和亞非利加之間，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取之；一八〇〇年歸於英國。

上岸時，「小排長」（註六六）對我們說：

「孩子們，我們快要去征服的那些地方信奉着許多我們必須尊重的神祇，因為法蘭西人當成爲一切人的朋友，當打着人們而不使人們痛苦。你們得記住起初什麼也不要碰觸；因為往後我們會有着一切呀！向前罷！」

『這事做得很好。可是這一切拿 Kébir-Bonaberdis 的名字預言過拿破崙要來的人們，有着一種對於魔鬼似的恐懼。 Kébir-Bonaberdis 原是他們的一句方言，意思是「放火的蘇丹。」於是，大土耳其、亞洲、非洲都求救魔術，向我們派來了一個名叫莫敵 (Moldy) 的魔鬼。這莫敵是被他們猜作騎着一匹和主人一樣不怕礮彈的白馬從天上降下的；這人和馬都以空氣生活。有些人曾經看見過他；可是，我，我卻沒有理由給你們證實這事。這是亞拉伯的君主們和埃及騎兵們想要使得他們的兵卒相信莫敵能够防止他們戰死，所以託言他是一個被派下凡來收拾拿破崙並取回沙樂門 (Salomon) 的印的天使。這印是他們的一種用具，而據說被我們的將軍偷了。你們當然

(註六六)「小排長」(Petit caporal) 是拿破崙部下給他的一個親密的渾名。

明白我們畢竟使他們扮了個鬼臉。

「啊這個！告訴我，他們從什麼地方知道了拿破崙的條約？這是自然的事情嗎？」

「他們心裏一定以為他能驅神使鬼，並像一隻鳥一樣，轉瞬間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事實是到處都有他。末了，他奪取了他們的一個異常美麗的皇后，爲了她，他曾願意拿出他所有的寶物和一些像鴿蛋大的鑽石，但這交易被那雖然還有一些旁的女人，可是特別喜歡這個女人的埃及騎兵隊長斷然拒絕了。在這樣的狀態底下，事情是祇能用許多次戰鬪來處理的。而這正是人們不曾缺少過的事情，因爲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戰事。於是我們在亞歷山大（Alexandrie），在吉施（Giseh），在金字塔前面，列起隊來。我們必得在太陽底下，在砂地上前進，而在那些地方，患着暈眩的人，看到了水卻不能喝，看到了樹蔭卻反而出汗。可是我們通常卻吞滅着埃及騎兵，而一切都屈服在拿破崙的聲音底下。他佔領了上下埃及，亞拉伯，末了直佔到那些已經不復存在的王國的京城那些地方有着千千萬萬的雕像和自然界的五百魔鬼；而更奇怪的是有着無數的蜥蜴，並且當地一聞雷聲，便可以人人隨意佔有田地。當拿破崙在埋頭從事他想要有所建樹的內部事務

時，英吉利人卻在亞布基（Aboukir）的戰爭裏燒了他的艦隊，因為英吉利人是千方百計要和我們敵對的。可是得着東方和西方的尊重，被教皇稱作「我的孩子」，被穆罕默德的堂弟稱作「我親愛的父親」的拿破崙，要對英吉利報仇，要奪掉它的印度來抵償自己的艦隊。當他快要領着我們從紅海到亞洲，到一些祇有鑽石，黃金來作軍餉，一些宮殿可作行營的國度時，莫敵和鼠疫說好了，將鼠疫送給我們來打斷我們的勝利。止住！那時，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去無還期的大檢閱裏列隊前進……垂死的兵士不能把聖·哲安·達克爾攻下，這地方大家曾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打進過三次。可是鼠疫比人厲害；這是沒話可說的：「我漂亮的朋友！」所有的人都病得非常厲害。祇有拿破崙一人像一朵薔薇一樣新鮮，而全軍的人看見他喝着鼠疫，但卻沒有一點什麼。

「啊這事！我的朋友們，你們以為這是自然的事嗎？」

「知道我們大家都在野戰病院的埃及騎兵，想要遮斷我們的道路；可是，對於拿破崙這種頑笑是不能開的。因此，他對那些盲從着他的人，對那些有着比旁人更堅的皮的人說道：

「給我去把道路打掃乾淨罷。」

「那時是第一名大刀手，並且是他的摯友的志洛（Junot），祇帶着一千人，竟把一個想要截斷道路的土耳其總督的軍隊擊破了。這時，我們重又回到開羅，我們的大本營……另一個故事。拿破崙不在時，法蘭西任憑那些巴黎人毀壞了它的氣性，他們扣留着軍隊的餉銀，無數的襯衫，衣服，讓他們活活挨餓，而想他們稱雄世界，再沒別的掛慮。這是一些不肯親自動手卻高興饒舌的蠢才。於是，我們的軍隊敗了，法蘭西的邊界毀了：人已經不在那兒啦。你們聽我說，我說「人」是因爲別人這樣稱呼拿破崙的緣故。但這是一宗傻事，既然他有着一顆星和他一切的特性：這是我們其餘的「人」呀！他聽到法蘭西的事情，是在他那著名的亞布基戰爭以後，在那戰役裏，他沒有丟掉三百人以上，僅以一師人，戰勝了有着二萬五千人的土耳其的大軍，並把他們大部分人都推在海裏。這是在埃及的最後的一個雷霆。他看到在那邊的一切都失敗了，他想到：

「我是法蘭西的救世主，這事我知道，我非去那邊不可。」

「可是你們要知道軍隊並不曉得他動身啦；要不然，人們會以武力留住他，使他做着東方的皇帝。因此當我們沒有了他的時候，我們便大家悲戚起來，因爲他是我們的快樂呀。他把指揮權交

給了克萊柏 (Klüber)，這是一個擯去了侍衛，被一個埃及人謀殺了的快樂無憂的人物；那埃及人被人拿一柄刺刀塞在臀部弄死了，這是本地的殺頭方法呢；可是這方法使人那樣痛苦，弄到一個兵士對這罪人發生了惻隱之心，把他的水壺遞給他喝；埃及人喝過水後便立刻帶着無窮的愉快轉動他的眼睛。可是我們對於這種瑣事並不感覺興味。拿破崙把腳踏在一隻胡桃殼上，一隻叫作「幸運」的毫不足道的小船，而一轉瞬間，雖然有着那以一些大大小小的戰艦和各種船舶封鎖着他的英吉利，他卻在法蘭西上岸了，因為他一直有着一步跨過重洋的天才啊。難道這是自然的事嗎？！他一到佛勒執斯 (Fréjus)，這就等於說他的腳已達到巴黎。在那邊，所有的人都熱愛着他；可是他，把政府召集起來。

「你們對於我的孩子們——兵士們幹下了什麼？」他對那些代言人說；「你們是一堆什麼也不顧到的無賴，你們拿法蘭西來飽你們的私囊。這是不公平的，而我是替一切不滿的人說話！」

「這時他們想要嘮叨起來並殺了他；可是且慢！他封住了他們的嘴，使得他們從窗口跳下，隨後再將他們集合起來，那當兒他們便變得像魚一般沈默，像煙荷包一樣柔軟了。因着這次的事情

他便做了總裁；於是，他既不能懷疑神的存在，他便踐了他對上帝的約言；而上帝是對他嚴格守信的。他把教堂還給了上帝，並復興了他的宗教；鐘爲着上帝和他響了起來。於是所有的人都滿足了：第一類是他阻止人們去虐弄的牧師們；第二類是那些從事商業的中產階級，他們可以不再害怕那變得不公平的法律的；攞奪第三類是他禁止人們去殺害的貴族，那時人們不幸染着這種習慣。可是他還有許多敵人非掃除不可，於是他並不貪圖安逸，因爲，你們瞧，他的眼睛是把地球當作一顆單純的人頭一樣看透了的。這時，他出現在意大利，就像他把頭伸出窗外一樣，祇要他看一眼就够。奧大利人在瑪朗哥（Marengo）被吞滅了，正像一些河沙魚被一隻鯨魚吞掉了一樣啊！這當兒法蘭西把它的凱歌唱得很高，使得全世界都聽到了，而這便够了。

「我們不再頑耍這個了，」德意志人說。

「這已經够了！」其餘的人們說。

「全部：歐羅巴逃走了，英吉利讓步了。這是那些國王和人民裝作抱吻的普遍的和平。皇上發明勛章便是這時的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對啦！」

「在法蘭西，」他在波羅業（Boulogne）對所有的軍隊說，「一切人都有勇氣！所以，那些能够做出一些光榮的動作的公民們將是軍人的姊妹，軍人將是他們的兄弟，而他們大家將在榮譽的旗下聯合起來。」

「當時在那邊的我們其餘的人，我們從埃及回來了。一切都改變了！我們和他分開的時候，他還祇是將軍，而在隔不久久的時光裏，我們再見到他時，卻是皇帝了。真的，法蘭西是像一個美麗的女郎委身給一個槍騎兵一樣委身給他了。而當他登極時——我們可以說這是使得大家滿意的事——有過一番天下從來不曾有過的神聖的儀式。教皇和紅衣主教們穿着他們的金色和朱色的衣裳，特意越過亞列甫山，好在鼓掌着的軍民前面來給拿破崙加冕。有一宗事，如果不告訴你，那就未免有失公道，在埃及，在沙漠中，在敘利亞附近，「紅人」在摩西山上對他顯過形，和他說道：

「這樣行啦！」

「隨後，在瑪朗哥，在戰勝的夜晚，「紅人」第二次站在他面前，對他說：

「你會看到全世界跪在你面前，並且你會成爲法蘭西人的皇帝，意大利王，荷蘭的主人，西班牙、葡萄牙、奧大利、匈牙利的君主，德意志的保護者，波蘭的救世主，助級會的第一隻鷲，和一切！」

「這「紅人」聽啦，卽是他特有的思想；據好幾個人說，這是一種給他和他的星傳達消息的信使的辦法。我呢，我從來不曾相信這事；可是「紅人」是一個真的事實，而拿破崙自己也曾談起過這事，並說在他困難的時候，這人便出現在他面前，而且留在杜伊勒里宮，留在屋頂下。所以，在行加冕禮的那天晚上，拿破崙第三次看到他，而他們討論過許多事情。於是，皇上一直跑到米朗，自封爲意大利王。在那裏便真的開始了軍人的勝利。這時，凡是知道寫字的人都昇爲將官。現在有了養老金，像雨一般落下的巨額的歲俸；不要法蘭西化費半文的供給參謀部使用的寶庫；助級會使小兵們得着年金，而我現在還在那上面領取我的養老費。總之，現在有着一一些從來不曾照料得那麼好的軍隊。可是知道自己要君臨一切的皇上，想到了資產階級的人們，於是使他們照着他們的意思在巴掌大的地方都建築一些神妙的紀念物……假定你從西班牙轉來往柏林；那麼，你便見到一些拱形的凱旋門，上面有着一一些小兵雕刻得和將軍們一樣美麗。在兩三年中，拿破崙沒有向你

們課稅，卻使他的庫裏充滿了黃金，製造了一些橋梁，宮殿，道路，學者，節慶，法律，船舶，埠頭；並且支出一千萬兆億，支出那麼多，那麼多，據人家對我說，祇要他有着那樣的想頭，他是可以用價值一百蘇的貨幣將法蘭西鋪滿的。於是，當他舒舒服服的坐在他的寶位上，並且那樣好的君臨一切，以至全歐洲等着他的准許來供給他的需要時，因為他有四兄弟和三姊妹，他便在通令上，以談話的方式對我們說道：

「孩子們，讓你們皇上的家族伸手向人難道是合理的事嗎？不的。我要他們完全像我一樣顯赫！這麼一來，便必需給他們每人佔到一個王國，好使法蘭西人主宰一切；近衛軍當使世界震動，法蘭西當暢所欲言，並當使人家對它說出像在我的貨幣上所說的一樣，『上帝祐爾！』」

「贊成！」軍隊回答，「我們會用刺刀去給你釣到一些王國。」

「啊！這是沒有辦法退避的呀，你們瞧！並且假使他想到要征服月球，我們也得設法去做，也得收拾行囊，並且攀將上去。幸而他不會有過這種志願。在寶位上舒服慣了的國王們，自然不易聽話的；於是，我們向前了。我們走着，走着，而震動便重又挾着一種普遍的強力開始了。那時候，他為這事

真用了不少的人和鞋啊！那時，人家拿我們那樣殘酷的戰鬪着，倘若是法蘭西人以外的別的人，便會疲倦起來。可是你們一定知道法蘭西人是天生的哲學家，並且他們知道不論遲早，都得死亡。因此，我們全都可以什麼也不說的死去，因為大家高興看到皇上在地理上做著這事呀。（這當兒，那步兵用他的脚在倉屋內的打麥場上輕輕地劃了一個圓圈）他說：「這個，這將是一個王國！」而這便成了一個王國。多麼好的時代啊！那看得見校官昇為將軍，將軍昇為元帥，元帥昇為國王的時代。而這些國王裏面，現在還有一個留在世上，向歐羅巴來表明這事，雖然這是一個格斯歌涅（註六七）人，一個背叛法蘭西來保持他的王冠的人；這人並不會羞紅過臉，因為王冠原是金製的呀！總之，連那些識字的工兵也成了貴族。在和你們談着的我，我曾在巴黎看到十一個國王和無數親王像太陽光一樣包圍着拿破崙！你們聽清楚啦，每個兵士祇要他有能力，都有機會弄到一個寶座，人們看到一個近衛軍的伍長經過，都當作一種珍品一樣嘆賞着，因為每個人都在勝利裏面有着他的一份，而這清清楚楚的記在公報上呀。從這些戰爭上得過多少勝利啊！在奧斯忒里茨（Austerlitz），

（註六七）格斯歌涅（Gascogne）法國舊省名。

軍隊會像參加檢閱似的作戰過；在愛洛，人們曾將俄羅斯人淹死在一隻湖裏，彷彿拿破崙在上面吹着一樣；在瓦格朗（Wagram），人們毫無怨色的打了三天……總而言之，有過和曆書上的聖徒一樣多的勝利。因此便證明了拿破崙在他的鞘裏有着真的上帝的劍。那時，兵士受着他的尊重，並且他把兵士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樣，耽心你們有沒有鞋子，襯衫，外套，麵包，彈藥筒。雖然他很注重他的威嚴——因為這是他獨有的統治的技藝呀——但是不相干！一個下級軍官並且甚至一個小兵都可以對他說：「我的皇上，」就像你們有時對我說「我的好朋友」一樣。並且他回答着人家對他說的事情，他像我們一樣睡在雪裏；總之，他差不多有着一個原始人的模樣。在對你們說話的我，就看到他把兩腳站在霰彈裏面，並不比你們站在這地方更侷促，而且他動也不動，用他的千里鏡望着，老是幹着他的事情；而我們便站在那兒，像浸禮派教徒一樣。我不知道他在這事上是怎麼弄的，可是當他和我們說話時，他的話語像火一樣竄到我們的胃裏；爲着使他看到大家是他的孩子，沒有辦法對他生氣，我們便泰然的，什麼也不說的朝着那些吼叫着，吐出無數彈丸的混帳大砲走去。末了，那些快要死的人竟還有力氣站起來對他行禮，並向他叫說：

「皇上萬歲！」

「難道這是自然的事嗎？你們會給一個平常人幹着這樣的事嗎？」

「這時，他的世界已經確定了。皇后約瑟芬還算一個賢德婦人，但她不幸沒有給他生下孩子，他雖很是愛她，卻不能不和她分離。因為政治的關係，他非有一些孩子不可。全歐洲的君主知道了這困難之後，都爭着要給他一個女人。據人家告訴我們，他娶了一個奧大利姑娘，她是凱撒家的女兒。凱撒是一個到處被人說起的古人，不單在我們地方你們聽到說他做了一切，但卻在全歐洲。而這是那樣真確，現在和你們談着的我，曾經去過多瑙河，在那邊見到過一座由這人建下的橋的塊片。這人以前在羅馬似乎是拿破崙的親族，因此拿破崙便取了羅馬遺給他的兒子。且說他的結婚成了全世界的一個慶典，並且他乘這機會免除了民衆十年的賦稅，不過因為稅務員沒有尊重他的命令，這稅款我們仍舊繳納了。結婚後，他的女人給他生了一個小孩，即是羅馬王；而這又是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小孩當他父親活着生下就做國王的。誕生的那天，有一隻氣球從巴黎出發去把這事通知羅馬，而這氣球一天便飛到了。啊！這現在你們裏面還有什麼人

會對我說這一切都是自然的事嗎？不，這是在天上注定了的！並且最會誹謗的人，對誰不說他是被上帝派來使得法蘭西得着勝利的呢！但是本來是他的朋友的俄羅斯皇帝，現在卻因為他沒有娶一個俄國女人而生氣起來，並支持着我們的仇敵英吉利人——拿破崙一直被人阻撓着不會去問罪過的英吉利人。所以現在非和這些混蛋們弄清楚不可。拿破崙發怒起來並對我們說道：

「兵士們！你們曾在歐洲所有的國都做過主人；祇剩下莫斯科，它和英吉利聯合着。可是，爲着能够征服倫敦和英國人所有的印度，我覺得非去莫斯科不可。」

「這時，他把那些曾經足跡遍地球的大軍集合起來，並且那樣奇妙地排列着，他在一天裏檢閱了一百萬人。」

「啊啦！俄羅斯人叫喊着。」

「於是全俄羅斯和哥薩克的畜生們都起來了。這是國與國戰，這是一種必須避免的普遍的騷亂。當「紅人」對拿破崙說：

「這是亞洲與歐洲作戰！」

「够了，」他答道，「我會提防的。」

「於是所有的國王一個也不少地都來討拿破崙的歡喜！奧大利、普魯士、巴維耶、薩克斯、波蘭、意大利全都和我們合在一道，諂諛着我們，這些真壯美！聳立在歐洲一切旗幟上面的鷲旗，從沒有像在這種大檢閱時那樣得意的招展過。波蘭人因為皇上想要使他們復興起來，快活得要命；從這時起波蘭和法蘭西便一直成了兄弟之邦，末了：

「蕩平俄羅斯！」軍隊叫喊着。

「我們充實了軍需；我們走着，走着：看不到一個俄國人。末了我們發見那些畜生紮營在莫斯科瓦。我的十字勳章便是在那兒得到的，而我可以說這是一個神聖的戰爭！皇上憂慮着，他看見了「紅人，」「紅人」對他說：

「我的孩子，你跑得太快了，你會缺少人手，你的友人們會背叛你。」

「這時提出了和平。可是，在簽定和約之前：

「我們去打俄羅斯人罷！」他對我們說。

「贊成！」軍隊呼說。

「向前！」下級軍官們說。

「因為在那些異常難走的路上顛連着的緣故，我的鞋子已經壞了，我的衣服也已經破了！可是不相干！」

「既然這是最後的震動，」我想到，「這回我要拚着性命幹一幹！」

「我們到了那大窪地前面；這是第一道要塞！信號發出了，七百門大礮開始了一種使得你的血從耳裏流出的對話。這當兒，必須替敵人說句公道話，那些俄羅斯人是和法蘭西人一樣拚着性命，沒有退卻，而我們無法前進。」

「向前，」有人對我們說，「皇上來了！」

「這是真的：他騎着馬跑過，對我們做着樣子表示他極想佔領那個方形堡。他鼓勵着我們，我們奔跑着，我先到達了窪地。啊！我的天，那些尉官，校官，和小兵都紛紛倒下了！不相干！這可以使得那些沒有鞋子的人得着鞋子，並使那些識字的謀士得着肩章……勝利這是全線一致的叫聲。真

的，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二萬五千法蘭西人倒在地上。請你們原諒爲數不多罷！這是一片真的割了麥的田地：你們祇須想像那上面不是攔着麥穗，而是攔着一些人就行！我們其餘的人，我們都醉醒了。拿破崙來了，大家圍住了他。這時，他便愛撫着我們——因爲當他願意時，他是很可親的——使我們滿足於那種可怕的境遇。於是，這逗人愛的人兒親自分配那些十字勳章，向死者致敬；隨後對我們說：

「往莫斯科！」

「往莫斯科！」軍隊說。

「我們攻下了莫斯科。可是現在俄羅斯人焚燒着他們的都會！這是一種燒了兩天的兩里路的稻草一樣的大火。建築物都像青石一樣倒下！熔化了的鐵和鉛雨似的落着，這景況自然是可怕的；而人們可以對你們說這成了我們的厄運的閃光。皇上說道：

「這樣儘够了，我所有的兵士都會留在那兒。」

「我們高興着暫時休息一下再去死屍，因爲大家的確非常疲倦了。我們奪到了一隻裝在

克勒姆林(Kremlin)上的金十字架，而每一個兵士都有了一筆小小的財產。可是，在轉來時。冬天早到了一月——這是那些傻瓜學者們不會充分說明的事情——而我們冷得要命。再沒有軍隊了，你們懂得嗎？再沒有將軍了，甚至再沒有排長班長了！這時是災難與饑饉的世界，而我們所有的人在這世界裏的確都是平等的！大家祇想再見到法蘭西，人家既不彎下身子去拾他的鎗，也不彎下身子去拾他的錢；每個人隨便拿着兵器向前走着，並不顧到光榮。末了，天氣壞到那樣地步，皇上不再見到他的星子了。這時有些什麼介在天和地之間。可憐的人，他看到他的鷲旗與勝利背道而行是怎樣難受啊！而這事給了他一個那樣嚴重的打擊，得啦！到了柏烈齊拉河。這兒，朋友們。我們可以憑着最神聖的命運向你們肯定：自有人類以來，絕對不會見到過軍隊，車輛，大礮，在同樣深的雪地，同樣壞的天空底下，遭遇到同樣的損害。天氣冷到使你的手一觸着鎗管便像燒着似的痛楚起來。軍隊便是在這地方被那些忠於職守的造橋兵保全了的。在那些頑固到能夠跳下水去建造橋梁，好讓軍隊在那上面通過並從那些因為戰勝的關係，對於大軍還有相當敬意的俄羅斯人手裏逃脫的人們裏面，現在祇有龔德南一人還活着；他那次的行爲是非常好的。並且，「他指着那以聾

子特有的注意力凝視着他的龔德南說，「龔德南是一個沒用了的兵卒，是一個代表着榮譽的兵卒，他值得你們最大的尊重。」他接着說，「我看見皇上站在橋旁，動也不動，毫不寒冷。難道這又是自然的事嗎？他瞧着他的財寶，他的朋友，他往日征伐埃及的伙伴的損失。啊！一切都在那兒通過，女人，糧食車，大礮，一切都消耗了，吃了，壞了。最勇敢的人還護持着鷺旗，因為，你們聽啦，鷺旗即是法蘭西，即是你們所有的人，即是人民和軍人的榮譽，它是應當不被污辱，並且不因寒冷低頭的。人們祇在皇上身旁纔能稍稍得點溫暖。因為當他有着危難時，凍僵了的我們便會奔走起來，我們不會停下來向朋友們援手的我們。人們還說他在晚上為他的兵士的家族哭泣。祇有他和一些法蘭西人纔能從那兒脫出；而我們卻從那兒脫出了，但卻是帶着一些損失，一些重大的損失脫出的！聯盟軍吃掉了我們的糧食。一切都開始背叛他，正像「紅人」對他說過的一樣。自從創立了近衛軍以來便閉口無言的巴黎的饒舌家們以為他死了，便圖謀不軌，把警察廳長拉在一塊來推翻皇上。他聽到了這些事情，便焦燥起來，於是當他動身時，他吩咐我們：

「別了，我的孩子們，守住你們的崗位，我就要轉來的。」

「喘！他的將軍們發出解散的號音；因為，沒有了他，事情便完全不同了。元帥們懷着一些傻想，做着一些蠢事，而這是當然的；本是一個好人的拿破崙，拿金錢餵着他們，他們肥得要命，竟至不想再走了。而災難便由此發生，因為好幾個元帥都按兵不動，他們原是在敵人後面的，但當敵人把我們追往法國時，他們卻不去擊敵人之背。可是皇上帶着一些新兵跑回我們身邊了，而且是怎樣好的新兵啊，他完全改變了士氣，他把一些作着儀仗兵的有錢人們，一個像牛油溶解在肥肉鐵條上一樣的漂亮的軍隊，造成了一些終於見人就咬的狗。雖然我們的軍容嚴肅，現在一切都對我們不利；可是軍隊還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奇蹟。這時打了好幾個大仗，完全是一些民衆敵對着另一些民衆，在德萊斯德（Dresde），在呂層（Lutzen），在波層（Bautzen）……請你們記起這事罷，你們所有的人，因為法蘭西人在那些地方現得這樣的勇敢，以至在那時期，一個好的近衛兵不會持續到六個月以上。我們一直打着勝仗；可是，在我們後面，英吉利人卻對那些民衆說着許多蠢話，使得他們反叛起來了！末了，我們從這許多國家裏面殺開了一條血路。凡是皇上出現的地方，我們便沖出去，因為，在陸地正像在海上一樣，凡是他說了「我要過去」的地方，我們便過去了。最後，我們到

了法蘭西，雖然天氣很壞，但卻有好些可憐的步兵，因為呼吸到故國的空氣而又振作了精神。我呢，在我個人，我可以說這使我的生命有了活氣……可是這時候，問題是在保護法蘭西，保護祖國，總之保護那美麗的法蘭西，抵抗着全歐羅巴。人家生氣我們不該去討伐那些俄羅斯人，把他們趕回他們自己的範圍以內，免得他們來吞食我們；因為吞食我們原是那些嗜愛南國的北方人的習慣啊，這事我曾聽到好幾個將軍說過。這時，皇上看到他的嫡親的岳父，由他封作國王的他的友人們，和那些由他交還了王位的混蛋們，一齊反叛着他。末了，甚至一些法蘭西人和一些轉變的同盟軍，奉着長官的命令，也在我們的陣列中攻擊着我們，像在來比錫之戰一樣。這豈不是小兵們所難於做到的怕人的事情嗎？這樣使自己在一天內三次失信，而這些人卻自稱王公！這時，敵人已經侵入法蘭西來了。不論什麼地方，祇要我們的皇上顯出他那獅子的形貌，敵人便退讓着；他在這時代，在保護法蘭西的當兒，竟比征服意大利，東方，西班牙，歐羅巴和俄羅斯時，有過更多的奇蹟。這時，他想埋掉所有的外國人，好讓他們知道敬重法蘭西，於是讓他們來到巴黎城下，以便一舉殲滅他們，而一個比其他一切戰爭都偉大的戰爭，總之一個母的戰爭，達到天才的最後階段！可是那些巴黎

人卻耽心着他們的半文不值的生命財產，把城門開了；於是否運開始而幸運告終，皇后被人糾纏着，窗戶上掛出了白旗。末了，皇上所器重的將軍們，都拋棄着他，而投降了那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的布爾朋家。於是，皇上在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和我們告別：

「士兵們……」

「我現在還聽到他說話，那時我們大家都像一些小孩子一樣哭着；那些鶯徽，那些旗幟，都像在送葬似的低垂着，因為我可以對你們這樣說，這是帝國的殯儀啦。而他那些美麗的軍隊，這時都祇成了一些骨骼。且說他立在他的行宮的石階上面，對我們說道：

「我的孩子們，我們被叛逆戰敗了，可是我們會在天上再見的，那是勇士的祖國。請你們保護着我的小孩罷，我把他託給你們：拿破崙二世萬歲！」

「他那時有了死的主意；並且，爲着不讓人家看到戰敗了的拿破崙，他服了可以殺死一個聯隊的毒物，他以爲自己被上帝和他的護符所棄了。可是毒物卻對他毫無影響。這又是一個事情使他知道了自己的不朽！他既確信着自己的事業和要永遠做着皇帝，他便跑往一個島上，暫時去研

究那些一定要做出一些極蠢之事的的人的性格。當他在等待着當兒，那些中國人和亞非利加海岸的畜生們，那些極難對付的野蠻人和別的什麼，都把他看作人類以外的別的什麼，他們尊敬着他的旗幟，說是觸着了它就是開罪上帝。當一些人將他逐出法蘭西以外時，他卻君臨着全世界。於是，他坐上了在埃及坐過的那同一的核桃殼，從英吉利的戰艦面前通過，踏上了法蘭西的土地；法蘭西認識了他，神聖的杜鵑從一個鐘樓飛到另一個鐘樓，整個法蘭西叫喊着：『皇上萬歲！』而一般人對於這亘古的奇蹟有着堅強的情熱。杜芬勒省（Dauphiné）當時的行爲很好；而我尤其高興聽說那邊的人們因爲重見到皇上灰色的禮服而快活得哭泣起來，三月一日，拿破崙帶了兩百個人上岸來征服法蘭西和那瓦王國，而三月二十日這王國重又成了法蘭西帝國。二十日這天，皇上已經掃蕩一切，出現在巴黎，他重又得到了他的親愛的法蘭西，並祇以「我來啦！」一句話收集了他的兵隊。這是上帝所造的最大的奇蹟！在他以前，曾經有誰祇須現出自己的帽子便可取得帝國嗎？人家不是以爲法蘭西一蹶不振了嗎？卻完全不然。一見到鷲徽，一個國民軍便重又編成了，於是我們一齊向滑鐵盧（Waterloo）進發。這時，在那地方，近衛軍一下便被殲滅了。絕望着的拿破崙，

領着剩下的軍隊向敵人的大礮衝鋒了三次，卻沒有死掉！我們曾經看到這事呀，我們於是戰爭失敗了。晚上，皇上召集他的舊部，在一片滿是我們的血的田地上，焚去他的旗幟和鷲徽；這些老是勝利着的，在戰爭時叫着「向前！」並在全歐羅巴飛過的可憐的鷲徽便免了落入敵人手中的污辱。英吉利的財寶連一隻鷲尾都羅致不到。再沒有鷲了！其餘的事已經充分知道了。「紅人」像一個無賴漢似的跑到布爾朋那邊去了。法蘭西被毀滅了，軍人變得半文不值，人們奪去了軍人應得的東西，把軍人遣歸老家，好讓一些貴族代替他們的位置，而這些貴族卻連路都不會走，看着真使人不忍。人們以不義的手腕捕到了拿破崙，英吉利人將他囚在一隻大海裏的孤島上，囚在一隻超出水面一萬尺高的巖石上。最後的最後，他祇得留在那兒，直到「紅人」爲着法蘭西的幸福，把他的權力還給他爲止。有些人說他死了啊，對啦，死我們看得很清楚這些人是不認識他的。他們老是說着這謊話好收攬民衆，並使民衆不去反對他們那卑陋的政府。請你們聽我說啦：實際是拿破崙的友人們把他一人留在荒島上，好滿足一個爲他說下的預言，因爲我忘記告訴你們：他那拿破崙的名字意思卽是「荒野的獅。」而這卻是和福音書一樣真確的。所有你們聽到關於皇上的其餘一

切事情都是一些沒有人的形狀的蠢話。因為，你們聽啦，上帝決不會讓一個婦人的孩子有權寫上他的紅色的名字，正如他在地上寫了他的名字一樣，這名字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人民和軍人之父的拿破崙萬歲！

『愛布烈將軍萬歲！』造橋兵叫道。

『你怎樣使得你自己沒有死在莫斯科瓦的窪地裏面了的？』一個農婦問。

『難道我知道嗎！我們進去了一個聯隊，而我們在那裏祇留下一百個步兵，因為祇有步兵纔能把它奪到啦！步兵，你們聽啦，在一個軍隊裏就是一切……』

『而騎兵呢，嚇？』詹勒斯達斯一面叫說，一面讓自己從乾草上面溜下，並以一種使得最大膽的人都驚叫起來的速率顯露出來。『哈！我的老伴侶，你忘記了波尼亞托烏斯基（註六八）的紅槍騎兵，胸甲騎兵，龍騎兵，和一切震動啦！當拿破崙因為惱怒他的戰爭還沒有勝利的趨勢，對莫拉（Murat）說：「將軍，給我把這一分為兩罷！」我們起初便快跑着，隨後更絕塵飛馳：一二敵人的軍隊便

（註六八）波尼亞托烏斯基（Joseph Poniatowski, 1762—1813）是一個波蘭將官，任法國元帥，以驍勇著稱。

像一隻苹果被一把刀子劈開了。一個馬隊的衝擊，我的老伴侶，但這是一縱列礮彈啦！」

「而那些造橋兵呢？」聾子叫說。

「啊！我的孩子們，」因為發見自己在一個靜默而且駭絕的圓周中央，對於自己的出現感到十分羞愧的詹勒斯達斯接着說：「這兒並沒有煽動者看啦，這是爲「小排長」乾杯用的。」

「皇上萬歲！」在作夜聚的人們一齊叫喊着。

「不要響，孩子們，」軍官努力掩住他的深刻的痛苦說。「不要響！他在說着：「光榮，法蘭西和戰爭！」時死了。我的孩子們，他是不得不死的，他：可是他的名聲……永不會死！」

歌格納做了一個不信任的樣子，隨後他低低地對他鄰近的人們說：

「軍官還在服着軍役，而對民衆說拿破崙死了是他們的哨令。這事不能怪他，因爲無論如何，一個兵士是祇知道他的哨令的。」

當走出倉屋時，詹勒斯達斯聽到浮塞慈說：

「這位軍官，你們聽我說啦，是拿破崙和倍納西先生的一位朋友。」

所有在昨夜聚的人們都搶到門口以便再見到司令；而在月亮底下，他們看到他挽着醫生的手臂。

「我做了一些傻事，」詹勒斯達斯說。「我們快點回去罷！這些驚呀，這些大礮呀，這些戰爭呀！……我剛纔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

「那麼，你對於歌格納的意見怎樣呢？」倍納西問他道。

「先生，憑着這樣的故事，法蘭西的腹中可以一直有着十四支共和軍，並且確實可以用着大礮的轟擊支持對歐羅巴的談判。這便是我的意見。」

不一會功夫，他們便到了倍納西的住所，於是兩人立刻都沈思的分坐在客廳壁爐的兩側，快要熄滅的爐火還射出幾點火花。詹勒斯達斯雖然從醫生那裏得到過信任的表象，卻還躊躇着不敢對他提出一個最後的可以使人覺得輕率的問題；可是，在對他投了幾瞥探索的眼光以後，他被一種十分和悅的微笑——這種激動着真正厲害的人的嘴的，並且由此彷彿已經看到倍納西在善意的回答着的微笑——鼓起了勇氣。於是他向他說道：

「先生，你的生活 and 一般人的生活那樣不同，因此你聽到我叩問你的隱居的原因也許不會感覺驚詫。假使我的好奇使你覺得欠妥，你也得承認它是很自然的。請你聽我說啦：我有過一些伙伴，我從來沒有和他們親熱地談話過，甚至同他們一起打過幾次仗後也都沒有；可是我有過另一些伙伴，當我們一同喝醉了酒的兩三天後，我便對他們說：「到發餉官那邊去拿我們的錢罷！」正如最誠實的人在不能免的戲談中有時也會說出這話一樣。而你便是這類我不用得到對方的許可，甚至連原因也不明白，便自居於友好之列的人物之一。」

「布律妥隊長……」

若干時以來，每逢醫生說出他的客人採用着的這假名時，他的客人便忍不住要做一個輕微的怪臉。倍納西這時對於這厭惡的表情感覺意外，便凝視着軍官想試着發現那厭惡的原因；可是因爲他不能輕易猜到真實的原因，他便把這動作歸之於身體上的某種痛苦，並繼續說道：

「隊長，我要來談談我自己。從昨天以來，當我對你說明我能在這地方得到的改革時，我早已好幾次克制過自己；可是那時的問題是本區和它的居民，我自己的利益是必然要和他們的利益

混在一塊的。現在，對你說着我的故事，這便祇是和你談着我自己，而我的生活是並不十分有趣。」

「縱使你以前的生活比你那浮塞慈的更要簡單，」詹勒斯達斯回答，「我也還是想要知道，爲的好明白那能够把一個像你那樣質地的人投在這小地方的變遷。」

「隊長，十二年來，我都不曾說過。現在當我在我的墓穴邊上等着那將我推擲下去的打擊時，我可以老實告訴你：這種沈默已經開始使我感到重壓。十二年來，我痛苦着，但卻不曾得着友誼慨然施給痛苦的心的安慰。我的可憐的病人們，我的農夫們，給了我一種充分忍耐的榜樣，可是我了解他們，他們也看得出這事；而同時這兒卻沒有一個人能够收集我的祕密的眼淚，也不能給我一個誠實的人的握手——那任何人都不能缺少的，甚至連龔德南都不缺少的最美的酬報。」

由於一個急遽的感動，詹勒斯達斯把手伸給倍納西，而倍納西被這舉動深深激動了。

「浮塞慈也許會天使似的聽懂我。」他以一種變了的聲音接着說；「可是她也許會愛上我，而這會是一宗禍事。聽我說啦，隊長，祇有一個像你那樣的寬容的老兵，或是一個充滿幻想的青年，纔能聽我的告白，因爲這種告白祇有一個澈底認識生活的人或是一個完全不懂生活的孩子纔

能了解。因為沒有牧師，從前在戰場上快要死去的將官，便對着他們劍上的十字架懺悔，他們把那十字架做了一個介在他們和上帝之間的忠實的知己。而你，拿破崙的利刃之一，像鋼一樣堅而且強的你，也許會很了解我罷？爲着對於我的故事感到興趣，必須領會某種纖妙的情緒並分有那些單純的心的自然信仰，可是這類信仰會使許多爲着私人的利益慣於使用一些煌煌格言的哲學家們覺得可笑。我要像一個既不願辯解自己生活的善與惡，但因現在遠離社會，對於人們的批判毫不在意，並且對於上帝充滿着希望，也絕對不會對你隱瞞自己生活的善與惡的人一樣，和你談着。」

倍納西停住了，隨後他邊站立起來邊說：

「在開始我的故事以前，我去吩咐燒茶。十二年來，哲各特沒有一晚不來問我要不要燒茶，她一定會打斷我們的話的。你要喝茶嗎，隊長！」

「不要，謝謝你。」

倍納西很快的轉來了。

第四章 鄉下醫生的自白

『我是在朗格多克一個小城生下的，』醫生接着說，『我的父親先就在那地方住了很久，而我的童年也是在那兒度過的。八歲時，我便被送往梭勒茲公學，直到要往巴黎去完成我的學業時，才從這公學出來。我的父親年輕時非常荒唐，非常揮霍；可是他的蕩散的家財，由一個美滿的婚姻和在外省慢慢儲蓄起來的款子恢復過來了。在那種地方，人們是以財產驕人而不以用費驕人的，並且在那種地方，人的本來的野心消滅了，因為缺乏慷慨的養料，便變而為吝嗇。成了富翁而又祇有一個兒子的我的父親，便想把他那種用着消滅了的幻想換來的冷靜的經驗，傳給他的兒子：老頭子們的最後的高貴的錯誤啊！他們徒勞無益地想把他們的德行和他們的謹慎的算計遺贈給一些熱愛生活而且急於享樂的孩子。這種預見使他對於我的教育有了一種令我受害的計劃。我的父親細心地對我隱瞞着他的財富的範圍，並且爲了我的利益，使我在最美的年齡，受到一個渴

望獲得獨立自主的青年所有的窮困與憂慮；他想賦給我以貧窮的德行；忍耐，知識的慾望，和工作的愛好。他是這樣一面使我認識財富的全部價值，一面便想使我學會保全我的遺產；因此，當我剛剛有着了解他的意見的能力，他便逼我採取並學習一種職業。我的趣味領着我研究醫學。在梭勒茲，我受過十年奧刺托亞教會（註六七）會員的半慣例的教育，並且沉浸在一個外省公學的孤寂裏。這時沒有任何轉變地被由梭勒茲遷來了京城。我的父親陪我晉京，以便把我託付給他的一個朋友。兩個老頭兒瞞着我對於當時非常純朴的我的少年時代的狂熱，採取了種種詳細的戒備。我的膳宿費是按着生活的必需嚴格地計算過的，並且我要憑着醫科大學的報名收條才能領到一部分膳宿費。這種頗為非理的疑慮是隱藏在一些秩序和會計法的理由下面的。此外，我的父親對於我的教育上的和爲着巴黎生活的娛樂所需的費用，卻現得並不吝嗇。他那位因爲有機會在我所

（註六七）奧刺托亞教會（Congrégation de l'Oratoire）是聖斐立普·練·內利（Saint Philippe de Neri）

於一五六四年創立於羅馬，而由柏律爾（Berulle）紅衣主教於一六一一年遷來法蘭西的一個宗教組織，它給法

國培植了許多宜教師、教授，和大學者。

走進的迷宮裏面領導一個青年而高興着的老友，是屬於這種將自己的情緒仔細地分類起來，正如整理紙片一樣的人的性情的。查看他上一年的備忘錄，便一直可以知道他本年內同月同日同時所做的事情。生命在他猶如一種企業，而他便像在做生意似的握着這種企業的帳目。並且，這是一個有才能的人，但卻狡猾，細心，多疑，他從來不缺少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掩飾他對我採取的戒備；他給我購買書籍，支付學費；假使我想學騎馬，那好人兒便親自去打聽最好的練馬場，把我帶了去，並迎合我的意思給我準備一匹在節日去騎的馬匹。雖然有着這類老頭兒的策略——當我有什麼利益要和他鬭爭時，我是知道破除這些策略的——這卓越的人物，卻成了我的第二父親。

『「我的朋友，」當他猜到如果不把牽住我的繩子放長點，我便會將它弄斷的時候，對我說道，「年輕的人們常是幹着一些被青春的狂熱所引起的傻事，而你有時也許會要錢用；那麼你來找我好了。以前，你的父親很大方地幫助過我，無論什麼時候我總有幾塊錢給你用的；可是你千萬不要對我撒謊，不要羞於向我告白你的過錯；我曾年輕過來，我們可以一直像兩個好朋友一樣彼此了解的。」』

「我的父親把我安頓在拉丁區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寓所裏，安頓在一些可敬的人們當中，我在那裏有着一間陳設頗好的房間。這最初的獨立，我父親的慈愛，和他彷彿爲我所作的犧牲，卻並不使我感到多大快樂。也許要曾經享受過自由才能感到自由的全部價值罷。可是，我的自由的兒童時代的回憶，幾乎在當時還盤踞腦中的公學的厭倦的重量底下消滅了；並且，我父親的囑咐又指給我一些新的要作的事情；總之，巴黎在我像一個謎，人們在沒有學習過它的娛樂以前是不會覺得好玩的。因此，除掉我的新的中學比較廣大並且名叫「醫科大學」以外，我的地位沒有任何改變。但雖這樣，我起初卻勇敢地研究着，我勤勉地上着課；首都隨處皆是科學寶庫是那樣激動我的想像，我拚命地從事工作，而不尋求消遣。可是不久，一些不謹的交遊——這類交遊的危險是被那種引誘一切青年的胡亂信任的友誼掩蔽着的——使我不知不覺地墮入巴黎的放蕩中了。我所熱愛的戲劇及其演員，開始了我的敗德的工作。一個都會裏的演劇對於一班青年是非常不好的，他們觀劇出來，始終免不了要有一些幾乎永遠沒法戰勝的強烈的感動；所以我覺得社會，法律，像是那班青年人所作的荒唐之事的從犯。我們的法制對於那使二十和二十五歲之間的青年

苦惱着的情熱，可以說是不聞不問的。在巴黎，一切都攻擊着他，他的慾念在那兒是不斷地被刺激着；宗教勸他行善，法律也命令他行善，而事物與風習卻招他作惡；最誠實的男子與最敬虔的婦人，豈不都在那兒嘲笑着貞操嗎？總之，這大都會像祇努力鼓勵着惡事，因為禁止一個青年接近那種能夠光榮致富的境地的阻礙，比不斷地窺伺着他的情熱，以便奪去他的金錢的陷穽還要多些啊。於是，在長時期內，我每晚要去看戲，並漸漸地染上了懶惰的習慣。我規避自己的義務，我常是把我最急的事情推到明天；不久，我便無心學問，而祇做着考取學位所萬不能少的工作，這些學位是成爲醫師以前必需通過的。在公開講授時，我不再聽教授們的話，據我看來，他們是在胡扯。我已打破了我的偶像，我成爲巴黎人了。乾脆說，我那時過着一個外省青年的易變的生活；這外省青年初來首都時，還保有一些真實的情緒，還相信一部分道德的規律，可是他被壞的榜樣染壞了，雖然他一面還想和它們抵抗。我防禦不周，我本身就有一些從犯。對啦，先生，我的相貌是不騙人的，我有過一切的情熱，而它們的痕跡都留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心底卻保有着一種道德的至善的情緒，在我胡鬧的當兒，這種情緒也還追隨着我，並且有一天，它得憑着疲倦和懊悔，把那少年時代受過宗教的

清水潤澤過的人物領還上帝。那強烈地感到塵世的逸樂的人，豈不是遲早要受着天上的果實的味道誘引嗎？我起初有着那在一切少年時期邂逅着的，相當活躍的種種幸福與絕望；有時，我把我的力的感覺當作一種堅強的意志，而我誤以為自己有着許多能力；有時，一見到自己將要撞着的最不足道的障礙，我便跌入本來不當降到那麼低的境地；我抱着最大的計劃，我夢想着光榮，我準備工作；可是一部分娛樂奪去了這種高貴的意向。我那些曇花一現的偉大抱負的模糊的回憶，不會給我以生產的毅力，卻給我留下了一些使我慣於自信的欺騙的微光。這種充滿自負的慵懶使我僅僅成了一個蠢人。蠢人豈不就是那不證明自己對自己的好評的人嗎？我那時有着一種沒有目的的活動，我想得到生活之花，而不願有使得這些花開發起來的工作。我既不認識那些障礙，我便以為一切都很容易，我把學問的成就和財富的成就都歸之於偶然的幸運。在我看來，天才不過是欺人之談。我夢想成爲學者，因為我能夠成爲學者；而我卻既想不到那產生偉大事業的忍耐，也不想到那顯出偉大事業困難的「行爲」；我預支着自己一切的光榮。我的愉快很快地就消涸了；戲劇沒有好久好玩的；於是對於一個交際範圍祇有一個已經與世相絕的老頭兒和一個

祇能遇到一些可厭之人的家庭的窮學生，巴黎不久便變得空虛而且荒涼了。因此，像一切對於自己所走的道路已經感着厭惡，而又既沒有任何固定的念頭，也沒有任何規定的思考方式的青年人一樣，我整天在街頭，河畔，陳列館和公園裏面遊蕩着。當生活過得閑空時，它在這時代便比在另一時代更要累人，因為這時它是充滿着無用的活氣和沒有結果的動作啊。青年人在知道有所抱負，並且有着一切的生命力——這類生命力由於青年的大膽的信仰更加增大——來實行他的抱負時，一種堅強的意志會給他以權能，而我那時卻蔑視了這種權能。在小孩時代，我們是天真的，我們不知道生活的危險；在青年時代，我們瞧見了生活的困難及其廣袤的範疇；而看到這情形，有時便不免意氣銷沉；對於社會生活的習慣還不熟練的我們，便為一種傻氣，一種茫然的情緒所苦，好像我們沒有援助，處在一個陌生的國度一樣。不論在什麼年齡，陌生的事物總惹起一些不意的恐怖。年青人猶如朝着大砲走去的兵士，卻在幻影前面退卻起來。他在那些浮世的格言裏面猶疑着；他既不知道給予，也不知道接受，既不知道抵抗，也不知道攻擊，他喜歡女人並尊敬她們，好像他害怕着她們一樣；他的長處妨害着他，他非常慷慨，非常自愛，並且絕對沒有貪婪的打算；如果他撒

說，這是爲的消遣，而不是爲的圖利；在一些可疑的道路中間，他還不會規避過的良心指給他以康莊大道，而他卻遲延着沒有循着那條路走。凡是命定要憑着心的啓示生活而不遵從由腦裏發生的計劃生活的人，都長久地留在這種境況裏面。這便是我過去的經歷。我成了兩種相反的動機的工具。我同時被青年人的慾望推動着，而又一直被他的感傷的蠢想牽繫着。巴黎給人的感動對於那些稟有一種強烈的感受性的人們不免殘酷；上流人或富翁在那兒所享的利益刺激着情慾；在這偉大和下劣的世界，嫉妬充作匕首比充作針的時候更多；在野心、慾望和怨恨的永恆的鬭爭中間，要不成爲這種普遍行動的受害者或從犯，是不可能的；幸福的罪惡和被嘲弄的德行的連續的畫圖，不知不覺地使得一個青年人搖動起來；巴黎生活不久便在他身上奪去了良心的纖細的表皮；於是開始並完成了他的險惡的敗德的業蹟。那起初包括其他一切快樂的第一個快樂，周圍有着那樣的危險，竟至不能不考慮到這快樂所引起最小的動作，不能不算計其一切影響。這類算計便導往利己主義。假使某個被自己的猛烈的情慾誘惑着的可憐的學生，想要忘掉他的本分時，他周圍的人便對他顯出並使他感到那麼多的疑慮，弄到他很難不分有着那種疑慮，不對於自己

的寬洪的念頭有所警戒。這種戰鬥使得心胸枯燥並且狹小起來，把人生局限在頭腦裏面，並產生這種巴黎的無感覺，這類在最優雅的輕佻底下，在一些裝作激賞的歎美底下隱藏着政治與金錢的風習。在那兒，幸福的陶醉並不阻止最純樸的女人永遠保持着她的理性。這種雰圍氣當然在我的行爲和我的情緒上發生了影響。那些毒害我的時光的錯誤，在許多人的心上會是一種輕微的重量；可是南國人有着一種使得自己相信加特力教的真理和另一種生活的宗教的信仰。這類信仰使得他們的情熱異常深刻，使得他們的懊悔持續不已。在我研究醫學的時代，軍人到處都是主人；於是爲着得到女人的歡心，至少得成爲上校。在社交界裏，一個可憐的學生算得什麼呢？什麼也不能算。被自己的情慾的力猛烈地鼓動着，而又不能給它們找到出路；每一動作和每一希望，都因缺少金錢，受着阻礙；把學問和光榮看作一條獲得那些誘惑自己的快樂的太慢的道路；逡巡在自我的祕密的羞恥心和壞的榜樣中間；遇着在卑劣地方胡鬧的一切便利，僅祇瞧見達到上流社會的困難的我，爲情慾之浪，難堪的閑散，混和着突如其來的激昂的失望等等所苦，過着一些淒慘的日子。末了，這危機以一種在年青人裏面頗爲平凡的解決完結了。我對於擾亂一對夫婦的幸福一

事始終有着最大的憎惡；而且我的情感的不自覺的坦率使我不能掩飾我的情感；所以叫我在一種顯然的虛偽的狀況裏生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草草得到的快樂毫不能夠引誘我，我歡喜玩味着幸福。既不公然作着惡事，在枉費了那麼多氣力想要插足上流社會以後，我便覺得沒有力量抵抗我的孤獨。——在上流社會裏，我會能夠遇到一個女人，她會甘願給我解釋每一條路的困難，給我一些極好的舉止，對我所規勸而不激怒我的自尊心，並且把我領到隨處可以找着一些對於我的前途有用的交誼。當我絕望的時節，最危險的豔事也許都能引誘我；可是我什麼都沒有，甚至連危險都沒有！因為缺乏經驗，我重又回到我的孤寂的境地，我在那兒和我的受欺的情慾面面相對。末了，先生，我和一個少女發生了一些起始祕密的關係，我勉強向她進攻着，直到她接受了我的命運才止。這屬於一個規矩但卻不很寬裕的人家的少女，不久便爲了我離去她的質樸的生活而泰然把她的將來——德行使她覺得華美的將來——委託給我。我的平庸的景況無疑的在她看來是最好的保證。從這利時起，那擾亂着我的心的暴風雨，我的沒有條理的慾望，我的野心。一切都在幸福裏面平靜下來了。——這是一種既不認識社會的風習，也不認識它的秩序的格言，更不

認識偏見的勢力的青年人的幸福。但是如一個小孩所有的，完滿的幸福。初戀豈不就是橫投在我們的痛苦和辛勞的日子中的第二兒童時代嗎？有些人突然學習人生，如實的判斷人生，瞧出上流社會的錯誤，以便利用它們，瞧出社會的規則，以便操縱它們，使它們對於自己有利，並且他們知道算計一切的影響。這些冷靜的人都是不悖於人類法則的賢者。此外還有一些可憐的詩人，即是那些感覺強烈，神經過敏的人，而他們犯着種種過錯，我便是屬於這後一類人裏面的。我的第一次戀愛起初並不是一種真的熱情，我是服從着我的本能而不是服從着我的心。我爲自己犧牲一個可憐的女兒，而我並不缺少良好的理由，使得自己深信並沒有做一點壞事。至於她，這是忠誠的化身，這是一顆黃金的心，一個正直的頭腦，一個美麗的靈魂。她始終祇給過我一些最好的忠告。起初，她的愛情重又鼓起了我的勇氣；隨後她溫柔地強制我再用功學問，同時信賴着我，對我預言着成功，光榮和幸福。如今，醫學觸着一切科學，而在醫學裏面嶄露頭角是一種不易做到的，但卻報償優厚的光榮。在巴黎，光榮始終即是一種幸福。這善良的少女爲我忘了一切，她和我過着變幻不定的生活，而她的節儉使我們在那些少的收入裏得着一點兒奢侈。我在我們兩人一道過活時有着比我

一人過活時更多的金錢供我浪用。先生這是最美的時代啊。我熱心地工作着，我有了一個目的，我受到了鼓勵；我使自己的思想，行動，都趨向於一個知道叫人疼愛的人兒，並且，不但知道叫人疼愛，她還憑着在一個像是不能容許節操存在的境況裏施展出來的節操，使我發生深深的敬意。可是我的日子每天相似，先生！這種單調的幸福，這種世界上最愉快的，並且要經過一切內心的風暴才能鑑定其價值的境況，這種生活的疲勞不復存在的，最祕密的思想彼此交換的，自己被人了解的甜美的境況：得啦，對於一個熱烈的，渴望着社會的榮譽的人，對於一個因為功名到來太慢而懶得追求功名的人，這種幸福不久便成爲累贅。我以前的夢想重又跑來攻擊着我。我急切想要得到財富的快樂，而我憑着愛情的名義要求這種快樂。當我晚上悄然凝思，沉浸在一種幻想的豪奢的逸樂裏面，而被一種親切的聲音叩問着時，我便質直地述說了我的希望。當時我一定曾使那溫柔的，獻身於我的幸福的人兒發出歎息。她所引爲最大的悲痛是看到我希望着某種她所不能即刻給我的東西。啊！先生，女人的獻身的精神是崇高無比的啊！』

醫生的這聲慨歎表現着一種祕密的苦悶，因爲他說過這話便暫時沉默着。而詹勒斯達斯也

不去驚動他。

『那麼，先去，』倍納西接着說，『一個原該使這婚姻鞏固起來的事變卻開始破壞着它，而成了我的不幸的第一個原因。我的父親留給我一筆很大的財產死掉了；他的繼承的事務使我轉回朗格多克幾月，而我是一個人到那邊去的。因此我重有着我的自由。一切義務，即使是最甜蜜的義務，也使青年感到拘束：必須經驗過人生方能認識羈絆和工作的必要。我以一個朗格多克人的容敏，感到來去不用把我的行動報告——縱使是自願報告——任何人的愉快。我雖沒完全忘掉我所結下的關係，我卻把心思用在一些使我不去想起那些關係的利益上面，而回憶便不知不覺地消滅了。我想到轉去要繼續那些關係便有一種難堪的情緒；隨後我竟自問爲什麼要繼續那些關係。這其間，我收到了一些含着真情的書信；可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是以爲所有的女人都一樣溫柔的；他還不知道區別心與情慾；他把一切都混在那起初好像什麼都包含着的愉快的感覺裏面；直到以後對人與事認得更清楚的時候，我才懂得這些書信有着真正崇高的地方。在這些信裏。從來沒有一點私人的什麼和感情的流露混在一塊；在這些信裏，人家爲了我的財富替我欣喜；

在這些信裏，人家爲自己歎息；在這些信裏，人家並沒猜到我會改變，原因是人家自己覺得沒有能力改變。可是我已從事於一些野心的算計，並想沉入富人的快樂裏面，想成爲一個人物，想攀結一門漂亮親戚。我僅祇用着一個傻子所有的冷淡說道：『她很愛我啊！』我已狼狽着想要知道怎樣脫離這個關係。這種狼狽，這種羞愧，使人變得殘酷；爲着毫不自己的受害者前面臉紅，那起始傷了她的人便將她殺了。我對於這些錯誤的時日所作的省察，使我發現了好幾個內心的地獄。對啦，請你相信我罷，先生，那些曾將人性的惡與善測探得最深的人都是一些老老實實在自己身上研究過人性的人。我們的良心是起點。我們由己及人，決不會由人及己。當我轉回巴黎時，我住了一個租下的鄉宅，並沒有把我的改變和我的歸來預先通知在那邊唯一有關的人兒。我想在一些時髦少年裏面顯身手。待把最初嘗到的富豪的快樂嘗了一些時候，並且已被這種快樂迷得相當厲害，不致軟弱下來的時候，我便去看訪我想拋棄的那可憐的人兒。得着女人所有的自然的敏感的帮助，她猜到了我的祕密的情感，並對我隱藏了她的眼淚。她是應當輕蔑我的；可是始終溫柔而又和善，她絕沒有對我表示過輕蔑。這種寬容使我異常痛苦。客廳或大道的殺人犯的我們，歡喜我們

的被害者抵抗，那麼戰鬥便像是可以證明他們死有應得，我起初重又非常親切地和她來往。我雖不溫柔，但却努力現得和善；隨後我不知不覺地變得客氣；有一天，由於一種默契，她讓我把她當作一個陌生人一樣看待，而我自以為做得非常得當。可是我幾乎狂怒地投身社交界，好讓自己剩下的那點點悔恨在花天酒地中消掉。凡不自重的人是不能一個人生活的，因此我過着一班闊少在巴黎所過的浪費的生活。因為受過教育而且富於記憶力，我便好像有着超乎實際所有的才智，並且自己以為高過其他的人；那些高興向我證明我是一個傑出之士的人發見我完全相信着他們的話。這種優越是那樣容易地被人承認了，以至我簡直不用加以證明。在社交界的一切習慣裏，頌揚是最巧妙地不忠的。尤其是在巴黎，各種各色的策略知道將一個剛剛產生的才人窒死於紛亂地投擲在他的搖籃裏的花冠底下。所以我並不着重我的名聲，並不利用我的聲望給自己開闢一條道路，而且沒有結下絲毫有用的關係。我流入數不清的種種色色的輕浮。我有着這類成爲巴黎沙龍的恥辱的朝生暮死的熱情，當每個人在那些沙龍裏尋覓一種真正的愛情時，他麻木不靈地追求着，陷入一種優雅的放蕩裏，結果竟對於一種真正的熱情感到驚異，恰如社交界對於一個壯

麗的動作感到驚異一樣。我模倣着其餘的人，我常是用着那暗地傷害着我的同樣的打擊傷害一些清新而又高貴的靈魂。雖然有着這類使我受到惡評的虛偽的外表，但我心裏卻有一種自己始終服從着的難以制馭的纖細之處。然在許多倘不受到欺騙便會覺得可羞的場合受到欺騙，而就憑着這種自己暗暗賞讚着的誠實失了人望。實際，上流社會對於不論以什麼形式出現的智巧都充滿着敬意。在它，結果可以判定一切。於是上流社會歸給我一些我所沒有的短處，長處，勝利和失敗；它歸給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艷績；它責難我以一些我所無干的行動。由於驕傲，我不屑否認那些讒言，並且我憑着自尊心接受了那些好意的誹謗。我的生活外表是幸福而實際是悲苦。如果沒有那不久便襲擊着我的災禍，我會漸漸地失去我的良好的品性，而讓壞的品性憑着情熱的不斷的遊戲，憑着那使身體萎靡起來的過度的快樂，憑着那消耗靈魂的彈力的利己心的可憎的習慣，得着勝利。我破產了。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在巴黎，不論一個人的財產有多大，他總遇到更大的財產，而他便拿那更大的財產當作目標並想超過它。像許多淺慮之徒一樣，成了這種鬭爭的犧牲者的我，在第四年尾，便不能不買掉幾項產業，並將其餘的抵押掉。隨後一個可怕的打擊落在我身

上了。我有兩年沒有看到我拋棄了的那個女人；可是，在目前的情況裏，不幸會無疑的把我引回她身邊。一天晚上，當我正在作着一宗愉快的消遣時，我收到了一張由一隻無力的手所寫的條子，這條子大致包含着這幾句話：

「我沒有多少時候好活了；我的朋友，我想看到你，好懂得我的孩子的命運，好知道他會不會成爲你的孩子；並且也好緩和和你有一天對於我的死亡所能有的懊悔。」

「這封信使我如墮冰窖，它洩露着過去的祕密的痛苦，正如它包藏着將來的神祕一樣。我被我的悔恨所逼，被那種一見到我的受害者便立刻變得持久起來的最初的猛烈的情感所苦，沒有等待我的車子，便步行出門，穿過全巴黎。那掩蔽着這女人的貧困的清潔，繪出了她的生活的苦楚；當我莊嚴地應許收養我們的孩子以後，她用着一種高貴的謹慎的態度和我談着她的生活，免得我在上面感到羞慚。先生，雖然有着我給她的照拂，雖然有着一切徒勞無益地援用了的科學的手腕，這女人畢竟死了。這些照拂，這種太晚的熱忱，祇不過用來減輕了她彌留時的酸痛。她會不斷地工作着來養育她的孩子。母親的愛情雖能支持她抵抗不幸，但卻不能抵抗她的最深的悲痛，我

的拋棄。她會累次要到我那邊來想想法子，但累次都被女人的自尊心所阻；她一想到在這被我像水一樣任意潑出的金錢裏，竟沒一滴被一個回憶迂轉過來，落在她那可憐的家裏來幫助一個母親和她的孩子的生活，她也祇以淚洗面而並不咒我。她覺得這種巨大的不幸是她的過錯的自然處罰。得着那寬容的聲音使她回復了寧靜的，聖修爾庇斯教堂的一個善良的神甫的援助，她跑到神壇底下揩去了她的眼淚並在那兒尋覓幾許希望。我多量地傾注在她心裏的痛苦不知不覺地緩和了。有一天，聽見她的孩子說着她不會教過他的話語：「我的父親！」她便饒恕了我的罪過。可是，她的健康被眼淚與痛苦，被每天和夜間的工作損壞了。宗教將它的安慰和支持生之痛苦的勇氣帶給她太遲了。她患了一種心臟病——一種由痛苦，由對於我的歸來的永遠的期待，雖然始終落空但卻始終復活的希望所釀成的心臟病。末了，看到自己病已不起，她便在她那的死床上寫了那並不含有責備的寥寥數語。這寥寥數語是宗教授意她那樣寫的，並也因為牠相信我的善良才那樣寫的。她說她知道我是糊塗超過墮落；她甚至責備自己不該把女人的自尊心發揮得太厲害。

「如果我早點寫了信給你，」她對我說道，「我們也許還有時間舉行婚禮使得我們的孩兒

成爲嫡生子。」

「她祇是爲着她的兒子才希望有這種關係，並且如果她不感到這種關係已被死所拆散，她也不會這樣要求。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了，她當時祇有僅少的辰光可活。先生，我在這學會認識一顆忠誠的心的價值的臥榻近邊，永遠改變了我的情感。我那時是在眼睛裏面還有淚水的年齡。在這高貴的生命最後活着的幾天，我的言語，我的行動和我的哭泣，證明了一個心上受到打擊的男子，的悔恨。上流社會的猥瑣，時髦婦女的輕浮與自私，使我知道希望，知道追求的那卓越的靈魂，我卻認識它太遲。看厭了那麼多的假面具，聽厭了那麼多的謊話，我會要求過不自然的情熱使我夢想着的那種真正的愛情；現在這種真正的愛情卻被我毀了，我在那兒嘆賞着它，當它還是那樣確實爲我所有時，我卻不能把它留在我身邊。四年的經驗給我顯示了我的固有的和真正的性格。我的體質，我的幻想的本性，我的酣眠甚過毀滅的宗教心，我那種才智，我那顆被蔑視的心；我身上的一切，若干時以來，使我憑着心的逸樂解決我的生活，憑着一切愉快裏面最真的愉快，家庭的愉快，解決我的情慾。因爲努力在一種騷亂但卻空虛的生活裏沒有目的地掙扎，因爲努力壓榨一種始終

缺少一些優雅的情緒的愉快，私生活的形象便引起我最激烈的感動。因此我的品行上所起的變革雖然迅速卻是持久的。我那因為住在巴黎而變壞了的南國的氣質，確實會使我對於一個可憐的受騙的女郎的命運毫不發生憐憫，並且如果某個諧謔家把她的痛苦當作笑話說給我聽的話，我還會嘲笑她的痛苦；在法蘭西，對於一種罪惡的憎恨是始終消失在一句俏皮話裏的；可是，對着我毫不能有所責難的這天仙似的人物，一切機智都沉默了：棺材擺在那兒，我的孩子對我微笑着，並不知道我殺了他的母親。這女人死了，她死時是幸福的，因為她覺到我愛她，並且覺到這新的愛情既不是由於憐憫也不是由於強迫結合我們的關係所生。我永遠不會忘記恢復了的愛情和滿足了的母性使得痛苦消失的彌留時候。她當時看到的圍繞着她的富裕，奢侈，穿着小孩的華服顯得愈加漂亮的她的孩子的快樂都是對於這小東西的幸福的前途的保證，而她卻在這小東西身上看到自己重又活着。那親眼瞧到我的悲痛的聖·修爾庇斯教堂的副主教，在不給我以平凡的安慰，卻令我看到自己的義務的嚴重時，便使我的悲痛更加深刻；可是我是用不着激勵的，我的良心已經對我說得夠明白了。一個女人高貴地信託了我，我卻在欺負她的時候，對她撒謊說我愛她；

我釀成了一個在接受一切上流社會的侮辱以後，應當受着我的尊敬的可憐女郎的一切痛苦；她死時原恕了我，並忘去了她所有的痛苦，因為她是信任着一個曾經對她失信過的人的話而永眠着的。在給我以少女的信賴以後，亞加特還能在自己心裏找到母親的信賴來交給我。啊，先生，這孩子！她的孩子！……祇有上帝知道我是怎樣疼愛着他。這親愛的小東西正和他母親一樣，動作，言語，思想，樣樣都動人憐愛；可是，對於我，他豈不是超過了一個兒子！他豈不是我的原恕，我的榮譽！我像父親一樣愛他，如果我能使他相信一直是在母親的懷裏，我還想像他的母親一樣疼他，並使我的悔恨變成幸福；這樣，我憑着一切人的關係和一切宗教的希望疼愛着他。因此我的心裏有着所有上帝賦給母親們的慈愛。這孩子的聲音使我顫慄，我帶着一種永無窮盡的快樂，長久地看他睡着，且常是掉落一顆眼淚在他的額上；我使他養成了醒來便到我的床上來作禱告的習慣。從這小孩的鮮豔而又純潔的嘴裏念出的簡單的「主禱」(Pater noster) 給了我多少溫柔的感動啊！但也給了我多少可怕的感動啊！一天早晨，在念過：「我們的父親，他在天國……」他停住了：

「爲什麼不說我們的母親呢？」他問我道。

「這話把我問呆了。我熱愛着我的孩子，並且我已在他的生命裏種下了幾個不幸的根源：法律雖在不情願地給予私生子一種合法的存在時，承認了青年的錯誤並幾乎保護着那種錯誤，但上流社會卻憑着一些不能克制的偏見加強了法律的憎惡。先生，我對於社會的基礎及其機制，對於人的義務，對於該使公民奮發起來的道德觀念等等所作的嚴肅的思考，便是在這時期開始的。天才最初包容着這些介於人的情緒和社會的命運之間的關係；宗教使得頭腦明白的人感到那些爲幸福所必需的原則；可是祇有懊悔使得激昂的想像接受那些原則；懊悔啓迪了我。我祇是爲着一個小孩生活，而我被這小孩引導着對於重大的社會問題加以省察。我決定預先親自給他武裝着一切成功的方法，好確實準備下他的高貴。這樣，爲着他學習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我便順次使得上述各國的人圍繞着他，他們是受着我的委託使他從小便習得他們的語言的發音的。我愉快的看出他有着優良的根性，而我利用了這種根性在遊戲的時候教育他。我不願讓一個錯誤的念頭侵入他的腦裏，我尤其盡力於使他很早便習慣着智的工作，使他有着這種從事綜合的迅速而又穩當的一瞥，和這種達到專門的最精微處的耐心；末了，我使他學會了忍受和緘

默。我不許有一句猥褻或是僅僅不適當的話語在他面前吐露出來。由於我的注意，所有他周圍的人和物都致力於使他成爲高貴，給他培養靈魂，使他有著對於真實的愛好，對於虛偽的憎惡，並使他在言語、行動和態度上都顯得質樸而又自然。他的強烈的想像使他迅捷地抓住了外面的教訓，正如他的智力使他對於旁的研究毫不費力一樣。怎樣值得栽培的美麗的植物！母親們有著多少快樂啊！我這才懂得他的母親以前能夠生活並且支持她的不幸的原因。先生，這便是我的生涯裏的最大的事變，而現在我達到那使我跑到這地方來的災難了。現在，那麼我要把世界上最平凡最簡單，但對於我卻最可怕的故事講給你聽了。我在好幾年內把我所有的心力用在我想要造成一個人來的小孩身上以後，我的孤寂使我恐慌了：我的兒子大了起來，他快要拋掉我了。在我心裏，愛是一個生存的原則。我感到自己需要一種情愛，這種需要一直失望着，但它更厲害的復活起來並且跟着年紀增大了。那時我身上有著發生一種真的戀愛所需的一切條件。我有過經驗，被愛的女人我的行動和我的思想裏當始終是第一個。我懂得堅貞的福樂和將一種犧牲變成愉快的幸福。我高興憑着想像來感着一種達到這樣確實的程度的愛情。在這種愛情裏，情緒是那樣厲害

地浸入兩個人中，以至幸福傳到了生命裏面，眼光裏面，言語裏面，而再不惹起任何衝突。於是這愛情在生活裏面正和宗教的感情在靈魂裏面一樣，它鼓舞生活，支持生活並指導生活。我對於夫婦之愛的理解和大部分人的截然不同，而我覺得它的美，它的莊嚴，恰恰棲留在這些使得它在許多夫婦間消滅掉的事物裏面。我強烈地感到一種夫婦生活的精神上的偉大。這種生活十分親蜜地分配着，以至最凡俗的動作在那上面也不再是永續的情感的一種障礙。可是什麼地方可以遇到一些相當完全地「同時間的」(isochronous)——請讓我使用這科學的用語罷——跳動的心，以便達到這種至高的結合呢？假使有着這樣的心，而自然或偶然將它們投在相距那樣遙遠的地方，以至它們不能合在一塊，它們相識太遲或是被死分散得太早。這種宿命該有一種意義，但我從沒有追求過這種意義。我太為我的創傷所苦，無暇研究這種意義。完滿的幸福也許是一種不會在塵世持久的怪物。我對於一種這樣的婚姻的熱望是被旁的原因引起的。我毫沒有朋友。在我，世界是荒涼的。我身上有着某種反對靈魂結合的溫和現象的東西。有幾個女人曾追求過我，可是沒有一點什麼將她們帶到我的身邊，雖然我曾盡力和她們接近。在許多人看來，我抑制了上流社會的

所謂「優越」我以他們的步調行走，我採用他們的思想，我笑着他們之所笑，我原恕他們的性格的缺點；如果我得到了光榮，我會爲了一點點情誼把那光榮賣給他們。這些人毫無遺憾地離開了我。在巴黎，對於想在那邊尋求真的情感的人們，一切都是陷穽和痛苦。在上流社會，我的兩腳所置之處，地面便在我周圍燃燒起來。對於一部分人，我的親切卽是懦弱；如果我把自己覺得有一天能夠操縱政權的人的殘暴指給他們，我便是兇惡……對於其餘的人，這在二十歲停止了，而以後我們幾乎羞於再發的愉快的笑，成了一種嘲笑的對象，我使得他們開心了。現在，上流社會感着厭倦，但它卻在最無聊的談話裏面要求嚴肅。可怕的時代啊，人們在這時代裏，對於一個文雅，平凡而又冷靜的人折腰，這人原是人們所憎惡的，但人們卻服從他！稍後，我發現了這些顯然矛盾的理由。先生，「平凡」使人一生受用不盡；它是社會的日常衣着；凡逸出於平凡人們所投的溫和的暗影的東西，便過於燦爛；天才，獨創力，都是人們緊握着並且保有着以便某些時候用以裝飾自己的首飾。總之，先生，孤零零在巴黎中心，既不能在上流社會——我交給它一切而它卻什麼也不給我的上流社會——找到一點什麼；又因爲我是男子，我的小孩給我的慰藉不夠滿足我的心的要求：一

天，當然覺得我的生命重又冷卻，當我忍受不了自己的祕密的苦楚，我便遇着了那該使我認識最猛烈的愛情，認識對於一種獻身的愛的尊敬，認識愛情伴着它的豐富的幸福的希望，總而言之，那該使我認識愛情的女人……我和以前照顧過我的，我父親的那位老友恢復了交遊，我便是在他家裏看到了那使我發生一種除死方休的愛的少女。先生，人是越老越認識思想對於事變的非凡影響的。一些由高貴的宗教思想產生的十分可敬的偏見，成了我的不幸的根源。這少女屬於一個異常敬虔的家庭，而這家庭的天主教的見解是由一個被人不適當地叫作詹塞尼斯教派的精神所賜。這詹塞尼斯教派以前在法國釀過一些亂子，你知道是什麼緣故嗎？」

「不知道……」詹勒斯達斯說。

「詹塞尼斯 (Jansenius) 是伊泊爾 (註六八) 的主教，他著過一本書，人們相信那書裏有着一些和教皇的學說齟齬的言論。稍後，那些根據原文的言論却像不再現出異端，有幾個著作家甚至否認曾經實際有過那些箴言。這些無聊的爭論在法蘭西教會裏面產生了兩派，即是詹塞尼斯派

(註六八) 伊泊爾 (Ypres) 是比利時的名城，歐戰時被德軍攻擊最烈。

和耶穌派。兩方面都有一些偉大人物。這成了一種介乎兩個強壯的團體間的爭鬪。詹塞尼斯派責難耶穌派傳佈一種過於放縱的道德，而矯裝出一種極端純潔的風習和宗教心；因而詹塞尼斯派在法蘭西成了一種「天主教的清教徒」(puritains catholiques)，如果這兩個單字可以聯用的話。在法蘭西大革命期中，由於 concordat (教皇與一國元首所訂之條約) 在法蘭西所引起的不很重要的宗教分裂，成立了一個純天主教徒的協會，他們不承認由革命政權和教皇的和解所創設的主教。這羣教徒組成了所謂「小教會」，而「小教會」的信者像詹塞尼斯派一樣，傳佈着這好像成了一切被禁止和被迫害的流派生存所需的一種法則似的模範的規律的生活。好幾個詹塞尼斯派的家庭屬於「小教會」。這少女的兩親容納了這兩個同樣嚴厲的，給予性格和像貌以某種凜然之風的清教主義；因為專制教義的特性是擴大最簡單的動作，同時將這類動作連結在來世上面；從這地方便有了這種心的宏大和優雅的純良，這種對於別人和自己的尊敬；從這地方便有了我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敏銳的正和不正的情緒；此外，一種偉大的慈悲，可是也有那種嚴厲的，並且，一言以蔽之，固執不通的公正；末了，還有一種對於惡習，尤其是對於包括一切惡習的

誑語的深深的憎惡。我想不起曾經有過比在我的老友家中第一次欣賞那真率，靦靦，習慣於一切服從，發揮着這教派的一切特有的德行，卻又並不在那上面顯出一點驕傲的少女時更加愉快的時候。她的輕盈而又消瘦的身材使得她的動作具有一種不爲她的嚴肅主義所掩的風韻；她的臉孔的斷面顯得高貴不凡，而其輪廓具有一個大家閨秀所有的婉緻；她的眼光溫和而又驕傲，她的額兒平靜，而在她的頭上，聳起着簡單地編結起來的，不知不覺給她作了裝飾的豐滿的頭髮。總之，隊長，她示給我以我們一直在自己熱愛着的女人身上找到的那種完美的典型；爲了愛她，不是應當在她身上邂逅着這種和我們獨有的念頭相合的渴慕着的美的特徵嗎？當我向她說話時，她簡單地，從容不迫地，大大方方地回答我，卻不知道她的聲音和她的儀態的諧和所引起的愉快。所有這班可愛的人兒都有着那些同樣的，使人心領神會的徵候：同樣的溫柔的聲調，同樣的多情的眼光，同樣的白的臉色，和舉動的某種漂亮之處。這些特點調和起來，混合起來，一致起來，以便媚惑人家，而使人家不能把握其媚惑的所在。一個神聖的靈魂由所有的動作發散出來。我狂熱地愛了。這愛情喚起了，滿足了那些擾亂着我的情緒：野心，幸運，總而言之我所有的夢想！這美麗，高貴，闊綽而

有教養的少女，有着上流社會對於一個位置在我所想要達到的崇高地位的女人專橫地要求着的長處。具有學識的她，用着這在法蘭西同時稀少而又普通的辯才談話；在許多法蘭西女人，最漂亮的字眼都是空的，而她的才智卻極有意義。末了，她尤其有着一種使人發生敬意的對於她的尊嚴的深刻的自覺；對於一個妻子，我不知道有什麼更美的了。我不說下去了，隊長！人是永遠祇能將一個心愛的女人描繪得極不完全的；在那女人和我們之間，先就有着一一些無從分析的神祕。不久便向我的老友告白了我的祕密，他把我介紹給那人家，並以他的可敬的權力在那兒支持着我。雖然起初被人用着這為那些一旦和人訂交便再不會將人拋棄的偏狹的人們所特有的冷淡的禮貌招待，稍後我卻受到了親密的款接。這種敬重的表象無疑的是由我在這場合的操作得來。雖然懷着熱情，我卻沒有做過一點能在自己眼裏失掉體面的事情，我沒有任何卑下的慙懣，我絕不阿諛那些掌握我的命運的人們，我行我素，而最要緊的是現出自己是個男子。當我的性格已經被人充分認識時，那和我一樣亟欲看到我的悽戚的獨身生活告終的老友，便談起了我的希望，人家雖然用着上流社會的人們很少免掉的那種狡黠態度聽着這希望，但卻露出贊許之意。並且，那老

頭兒因爲想要給我謀得一個「良好的結婚」——這是那將兩個配偶中的一個企圖欺騙另一個的一種商務弄成那樣莊嚴行爲的言詞——便對於他稱作我的少年時期的一個錯誤這事保持了沉默。據他說來，我有小孩一層會引起一些比財產問題重要萬倍的，使得事情決裂起來的道德上的嫌忌。他沒有猜錯。

「這會是你和你的女人間解決得很好的事情，」他對我說。「你會毫不費力地從她那裏取得一個美而善的饒恕。」

「總之，爲着消除我的不安，他沒有忘掉上流社會慣有的明智使他想到的任何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雖然有着我的約束，先生，我告訴他，我的最初的心情卻叫我老實向她的家長告白一切；可是那家長的嚴正使我躊躇，而這告白的結果使我駭怕了；我卑怯地違背着我的良心，我決定等待着，並決定從我的愛人那兒取得足夠的情誼的保證，免得我的幸福受到這番可怕的祕密告白的牽累。我那想在一個適當時候告白一切的決定，無異承認了上流社會和那位謹慎老人的詭辯的正當。於是，我在她家的友人們還不知道的當兒，便被她的兩親當作未來的女婿看待了。這類敬

度的家庭的特性是一種無限的謹慎，而人們在那類家庭裏對於一切事情都守沉默。甚至對於毫不相干的事情也是這樣。先生，你真不能想到這種散佈在最少動作裏的溫和的莊重給人多少深刻的情感。在那地方，一切工作都是有用的；婦人們用着她們的閒暇給窮人們縫製襯衣；談話從不涉於輕佻，但笑卻並沒受到追放，雖然那兒的笑話是質樸而不辛辣。這類正教徒的言論起初像是古怪，缺少誹謗和醜聞給予社交界的談話的興趣；因為祇有那少女的父親和叔父瀏覽報紙，而我的愛人卻從沒有瞧過這類印刷物——其中最純潔的也還談着罪惡或公衆的惡習；可是稍遲，靈魂卻在這種純淨的霧圍裏感到我們的眼睛從綠色得到的印象，感到一種溫和的休息，一種愉快的安寧。這種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種可怕的單調。這人家的內部狀況有着某種冰冷的所在；我每天在那裏看到所有的傢具——甚至最常用的傢具——恰恰用着同樣的方式陳列着，而最小的物件也始終同樣的清潔。可是，這種生活的方法執着得非常厲害。把一個習慣於變化，奢華，和巴黎的熱鬧等的愉快的人最初所有的嫌惡制服以後，我便承認了這種生活的長處：它儘量地發展着思想，並且不知不覺地引起沉思；心在這種生活裏面君臨一切，什麼都不能紛擾它，結果它竟在那

上面瞧到我不知叫做什麼的和海一樣浩瀚的東西。在那兒，正和在修道院裏一樣，當思想不斷地遇着同樣的事物時，它便不可避免地的事物分離，而全部歸於無限的感覺。對於一個像我那樣誠實地戀愛着的男子，靜寂，生活的質樸，在同樣時間完成的同樣動作的幾乎在僧院裏面似的復習，這一切使得愛情更加有力了。極小的動作，一句話，一個手勢，都憑着這種深沉的寧靜得到非凡的興味。並不在表情上有些微勉強，而一個微笑，一個眼波，卻給那些意氣相投的心以無窮的形像來描繪它們的快樂和它們的悲苦。因此我才知道華華其詞的言語，絕沒有交遞的眼波與諧和的微笑那樣多變和動人。因為那少女的兩親想要讓她在她一生最重要的行爲裏有着她的自由意志，我在她家裏來往的原因還不會讓她知道；當我不能不向這在我身邊始終現得安詳的少女，同時抑制而又傾吐我的猛烈的愛情時，多少次我不會企圖將我的靈魂傳到我的眼裏或是我的嘴上！啊！可是，當我們感着一種真正的熱情時，愛人的出現不已能滿足我們最強的慾望嗎？當我們被許和她相會時不就是基督教徒會着上帝的幸福嗎？看見豈不就是崇拜嗎？縱使沒有權利表現我的情熱是一種對於我比對於任何人更有厲害的刑罰；縱使我不能不把這些說來便會洩露最熱烈

的情緒的熱烈的言詞埋在心裏；但這種拘束在禁錮我的熱情的當兒，卻使我的熱情在那些小事上噴吐得更加猛烈，於是極小的事情也有了一種極大的價值。在好幾個鐘頭裏面欣賞着她，等待着，一個回答和久久地玩味着她的聲音的抑揚，以便在那上面探索她的最祕密的思想；當我把她在尋覓的某件東西遞給她時，窺伺着她的手指的顫慄，想像一些口實以便掠着她的衣裳或是她的頭髮，以便握着她的手兒，以便使她說出多過她所想說的話語；所有這些毫不足道的事情都成了重大的事變。在這類出神入化的時候，眼睛，手勢，聲音等等帶給靈魂以不相識的愛情的保證。這便是我的言語，這少女的現得冷淡的處女的拘謹許我使用的唯一的言語；因為她的態度並不改變，她始終待我很好，正像一個妹妹待她的哥哥一樣；不過，我的情態愈高，我的言語和她的言語間，我的眼色和她的眼色間的對照也跟著愈加觸目，而我終於猜到這靦覷的沉默即是這少女可以用來表現她的情感的唯一方法。當我來到她家的客廳時，她不是一直坐在那兒嗎？在我那期待着並也許豫感着的造訪沒有告終時，她不是始終留在那兒嗎？這種沉默的忠誠不是告白着她的無邪的靈魂的祕密嗎？末了，她不是帶着一種她不知道掩藏的愉快聽着我的話語嗎？我們的舉止的

淳朴和我們的愛情的憂鬱性，無疑的終於使得她的兩親焦躁起來了，他們看見我幾乎和他們的女兒一樣羞怯，對於我的意見很好，並且把我看作一個值得他們尊重的男子。父親和母親信任着我的老友，他們在他面前說了一些對我非常奉承的話兒：我成了他們的養子，他們尤其歎賞着我的情緒的道德性。不錯，那時我覺得自己年輕了。在這些純潔而又謹直的人們裏面，三十二歲的漢子重又成了充滿信仰的青年。夏天完畢了，這人家破例被一些事情牽留在巴黎；可是，到九月間，它便可以自由的動身到一片位置在沃維涅（註六九）的土地上去了，於是她的父親請我到一個僻處在剛達爾（Cantal）山中的古堡裏去住兩月。當我受到這親切的邀請時，我沒有立刻回答。我的猶疑使我得到了那最甜蜜的，最愉快的無心的表現——一個淑雅的少女可以因而流露她的心祕密的無心的表現。愛維麗娜……天呀！倍納西叫說，暫時悄然沉思着。

『請你原諒我，希律安隊長，』他停了好一會兒接着說。『十二年來，我這是第一次說出一個始終在我的心裏飛翔着，並且一個聲音時常在我的夢中對我叫喊着的名字。愛維麗娜——既然

（註六九）沃維涅（Auvergne）是法國的一個舊行省名，首府Clermont-Ferrand。高山層疊，風景甚佳。

我已說出她的名字——於是有一種和她的舉止的天生的優婉顯得相反的急遽的動作抬起了頭；她沒有驕傲，但卻帶着一種痛苦的不安凝視着我；她紅了臉並垂下了眼睛。她那種緩緩展開她的眼瞼的情形，使我感到從來不曾有過的愉快。我祇能用着一種間斷的聲音吃吃地回答着。我的心的騷擾向她的心激烈地傾訴着，於是她以一個溫柔的，幾乎是濕潤的眼光向我表示了謝意。我們什麼都說了……我隨着她的家庭到了鄉下。自從我們兩心相通的那天起，我們周圍的東西顯出了一種新的狀況；什麼都使我們感到興味。真正的愛情雖然始終如一，但它當從我們的思想借取一些形式，並且當一直這樣在每一個人——熱情成了一種表現他的同情的唯一事業的人——身上現得與他本身相似。因此祇有哲學家，詩人，懂得這成了通俗的戀愛的定義：一種屬於兩個人的利己主義。我們互相在「別個」身上愛着我們自己。可是，愛的表現雖是那樣歧異。洵至每一對愛人在各個時期沒有其相同的表現，但當他們真情流露時卻服從着同一的形態。因此即使是超乎一切的最誠敬，最純潔的少女，也用着同樣的表現工具，而祇憑着思想的優雅顯得不同而已。不過，對於另一個女人，純潔的私情的洩露會是自然的地方，愛維麗娜卻在那上面看到一種對

於一些騷亂的情緒的讓步，而那些情緒將她的誠敬的少女時期所慣有的寧靜打敗了；連最飄遊的眼波也像被愛情從她身上兇猛地奪下來的一樣。這種介乎她的心和她的宗教信仰間的永恆的鬭爭，使得她那表面如此平靜而又如此深深地被擾亂着的生活裏的最小的事件，也有一種比舉止很快地被流行風習所毀的少女的誇張厲害多了的力的性格。在旅行中，愛維麗娜發見一些自然界的美麗而對它們讚歎不已。當我們覺得沒有權利表現和愛人相見的幸福時，我們便把洋溢在我們心中的感覺，傾吐在被我們隱藏的情緒美化着的外界的事物上。那在我們眼底經過的詩的風景，於是在我們兩人成了一種十分明瞭的通譯，而我們給予它們的讚美，對於我們的靈魂包含着我們愛情的祕密。愛維麗娜的母親幾次喜歡憑着一些女人的狡智使得她的女兒窘迫起來：

『你曾在這谷中走過許多次數，我親愛的孩子，都沒現出欣賞它的樣子呢！』當愛維麗娜說出一句稍稍過於熱烈的話語時，她的母親對她說道。

『我的母親，無疑的我那時還沒有達到知道看重這類風景的年齡呀。』

「請你原諒我這番對於你沒有趣味的詳細敘述罷，隊長；可是這如此質樸的回答卻使我在投向我的眼光裏面汲取出一些匪言可喻的快樂。這樣，我們一同眺望過的某個被朝日照亮的村落，某個蓋滿常春藤的頽垣，都可以藉着一件實物的追想，在我們心裏更強地留下一些讓我們看到整個將來的甜蜜的感覺。我們到了她家祖傳的邸宅，我在那兒住了四十天光景。這時期，先生，是上天賜給我的唯一的一份完滿的幸福。我領略了一些住在都市的人所不會領略過的愉快。這是兩個戀人生活在同一個屋頂底下，預先成爲配偶，一同在田野間走過，有時可以僅僅兩人相對，坐在一個小而美的谷中的一株樹下，由那谷中瞧着一個古老的磨坊的構造，從這些使得彼此每天在對方心中更進一點的甜蜜的低語裏聽到若干祕密告白等等所有的幸福。啊！先生，在露天底下的生活，兩間之美和靈魂的完滿與喜悅是那樣調和！浮着微笑眺望天空，將一些淳樸的言語和潮濕的葉蔭下的鳥唱混在一道，聽着那將你們召喚得太早的鐘聲慢慢地走回住所，一同留連欣賞着一角風景，注視着一隻昆蟲的任情的動作，觀察着一隻金頭蒼蠅，一隻被純潔多情的少女所執着的脆弱的創造物，豈不是每天在天上被拉得更高一點嗎？在這四十天幸福的日子裏，我有了裝

飾着整整一生的回憶，而這些回憶，我以後越是永遠不當被包括在裏面，便越是美麗和廣大。現在，一些表面單純，但卻對於一顆碎了的心兒充滿着悲苦的意義的形像，使我記起一些消失了的，但並不是忘掉了的愛情。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在那小哲克的茅屋上的落日的印像。有一刻功夫，太陽的光彩會使得自然界輝煌奪目，隨後，突然間，景色變得暗而且黑了。這兩種那樣不同的形狀，在我眼裏顯出這時期的我的經歷的一幅忠實的圖畫。先生，我從她身上得到了一個純潔的少女所能給我的那最初的，唯一而且崇高的表證，而這表證越是祕密便越是無法解脫：甜蜜的愛情的允諾，在一個較好的世界所說的言語的回憶喲！那時我既確實知道自己爲她所愛，我便發誓要說出一切，發誓不對她有一個祕密，我並因爲那樣遲延着沒有向她說出自己造下的悲哀而感到羞慚。不幸的是這良好日子的第二天，我的孩子的教師的一封信，使我爲着一條在我是那樣寶貴的生命顫慄起來。我不曾把我的祕密告訴愛維麗娜，並且除掉說有緊要事情以外沒有對她家裏說出旁的動機，便動身走了。當我不在的時候，她的兩親恐慌起來。因爲害怕我別有所戀，他們便寫信到巴黎託人調查我的行爲和自己的宗教心矛盾着的他們，懷疑了我，卻不讓我自己來消除他

們的疑惑；他們的一個朋友，在我毫不知情的當兒，把我年青時的事情報告了他們，他誇張着我的過程再三致意於我有着孩子一點，據他說來，這事我是有意瞞着人家的。等到我寫信給我未來的岳父母時，我沒有收到回信；他們轉回巴黎了，我跑去他們家裏，他們不讓我進去。驚駭之餘，我便託我的老友去探問這種使我完全莫名其妙的舉動的來由。當他懂得了原因時，那善良的老人便高貴地犧牲着自己；他引受着我沉默的過錯，想要替我辯解，但沒有能夠得到絲毫結果。利害關係和道德的理由對於這家人家都太嚴重了，它的偏見太牢固了，沒有辦法改變它的決定。我的悲哀是沒有界限的。起初我想被除風暴，可是我的信沒有經過拆看便退回給我了。當一切人類的方法都用盡了的時候；當她的父親和母親對那位引起我的不幸的老頭兒說過，即使愛維麗娜跪着要求他們，他們也會永遠不讓他們的女兒和一個不當害死一個女人並生下一個私生兒的男子結合時，先生，那麼我祇剩着一個最後的希望了，這希望正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不幸者所攀住的柳條一樣脆弱。我敢相信愛維麗娜的愛情會比她的父親的決定更強，並且她會知道克服她的兩親的頑固；她的父親也許對她瞞了那消滅我們愛情的拒絕的理由，我想她明白了原因再決定我的命運。

我寫了信給她。咳！先生，在淚和痛苦中，我挾着可怕的躊躇寫下了我平生唯一的情書。我現在已祇模糊地知道絕望叫我寫了一些什麼；無疑的，我對我的愛維麗娜說，假使她過去是誠摯而且真實的話，她便永遠祇能而且祇當愛我；她不是要虛度一生嗎？她不是被判定要向她的未來的夫婦或我撒謊嗎？當她不肯給她未知的愛人以曾經給我的那種忠誠時，她不是有虧婦道嗎？——如果她和他舉行了在我倆心中成立的婚姻，她便會爲他發揮着同樣的忠誠。並且那個女人不高興自己被心的允諾所繫更甚於被法律的練子所繫呢：我引證着沒有犯罪的人的種種純潔來辯明我的過錯，同時毫沒忘掉能使一個高貴而又慷慨的靈魂感動起來的一切……可是，我既已對你告白了所有的事，我去給你把她的回答和我的最後的一封信找來罷。」倍納西說着便跑出門上樓去了。

不久他手裏拿着一隻用舊了的書夾轉來了。他帶着深深的感動從那書夾裏抽出一些零亂的，並在他手裏微顫着的紙片。

『這便是那封致命的信，』他說道。『那寫下這些字的孩子並不知道包含着她的思想的紙

頭在我會是怎樣重要……」他拿着另一封信繼續說，「這是我的痛苦從我身上拔下的最後的叫喊，而你等一會便可從那上面判斷出來。我的老友帶去了我的懇求，偷偷地轉交着，委屈着自己的白髮請求愛維麗娜看它，回答它。這便是她寫給我的信：

「先生……」

「我，前不久還是她的「愛人」——她所發明的用來表現一種純潔的愛的純潔的名稱——她叫我「先生」……這兩個字便說了一切。可是請你聽信罷：

「一個少女在自己當以生命相託的男子身上發現一些欺詐，這在她是非常殘酷的事；然而，我當原諒你，我們是那樣懦弱！你的信感動了我，可是請不要再寫信給我，你的書法使我發生一些不能支持的惶惑。我們是永遠分散了。你給我的那些理由誘惑了我，它們消滅了我心裏對你所抱的反感，我是那樣高興知道你是純潔的啊！可是，你和我，我倆在我的父親面前太不中用了！對啦，先生，我曾敢於替你說話。爲着懇求我的雙親，我不得不克服那些擾亂着我的最大的恐怖，並且幾乎不得不欺騙我的生活的習慣。現在，我還對你的懇求讓步，並瞞着

我的父親給你回信使我自己成爲罪人；可是我的母親知道這事：當她讓我一個人和你自由相敘片刻時，她的寬容對我證明了她是怎樣愛我，並且堅定了我對於家庭意志——快要被我蔑視的家庭意志——的尊重。所以，先生，我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寫信給你。我坦白地原恕着你在我的生涯裏所播下的不幸。對啦，你說的不錯，初戀是不能消滅的。我不再是一個純潔的少女了，我不能成爲一個貞節的妻子了。因此我不知道我以後的命運如何。你懂得這事啦，先生，你所充實了的那個年頭，以後會有悠遠的反響；可是我毫不責難你……我會永遠被愛着！爲什麼對我說出這話呢？這些話語會使一個可憐的孤寂少女的惶擾的靈魂寧靜下來嗎？當你給我一些時時浮上心頭的回憶時，你已經使我永淪苦海嗎？如果我現在祇能爲耶穌所有時，他會接受一顆碎裂的心嗎？可是他並沒有徒然地派給我這些苦難，他有他的計劃，並且無疑地想把我召往他的身邊，他，我今天唯一的避難處。先生，我在這世界上是什麼也沒有。有了你，爲着忘掉你的悲痛，你有着男子所有的一切自然的野心。這並不是一個責備，這是一種宗教的安慰。我心想，如果這時我倆負着一種傷人的負擔時，我卻有着這負擔的最重的一

份。我寄託了我所有的希望的那人，而你對他也不能有所嫉妬的那人，曾經連結我倆的生活；他會懂得隨着他的意思拆散我倆的生活。我已看到你的宗教信仰不是安頓在這幫助你在塵世忍受我們的苦楚的這種熱烈而又純潔的信仰上面。先生，如果上帝垂納一種恆久而又熱誠的禱告的願望時，他會賜給你以他的光明。永別了，你本當成爲我的嚮導，我能毫不犯罪地稱作「我的愛人」，並且現在我還能毫不害羞地爲你禱告。上帝能夠隨意處分我們的壽命，在我們兩人裏面他也許會先將你召往他的身邊；可是，假若我一個人留在世上，那麼先生，請把這孩子交託給我罷。」

『這封充滿着寬容的情緒的信，使我失望了，』倍納西接着說，『因此起初我祇依從着我的痛苦；稍後我卻呼吸到這少女忘了自己而想投在我的靈魂的傷口上的香料；可是，在絕望中，我給她寫了一封稍稍厲害了的信：』

『小姐，單是這兩個字便告訴你：我放棄你，並且服從你！一個男子是甚至當他的愛人命令他離開她時，也還有着那種我不知道怎樣可怕的溫柔來服從她的。你說的全對，而我自

己也認爲有罪。我以前曾蔑視一個少女的忠誠，我的熱戀現在也就應當被人蔑視。可是我沒有想到我奉獻了自己的靈魂的唯一的女人會擔任執行這種報復。我從來沒有料到在一顆使我覺得那樣溫柔，那樣親切的心裏，會有那樣的冷酷——也許可以說是那樣的貞潔罷。我這才認識了我的愛情的程度，它曾忍受過一切痛苦裏面最厲害的痛苦，它曾忍受過當你慨然斷絕那將我倆結合一場的關係時對我所表示的輕蔑。永別了。我保有着追悔的卑微的自尊心，而去尋覓一種可以贖取我的過錯的地位。——對於那些過錯，你在天國裏的我的通譯，是不會有過憐憫的。上帝也許都不會和你一樣殘忍。我的痛苦，——充滿着你的痛苦，會處罰一顆始終在孤寂中流血着的受傷的心。因爲，對於受傷的心，祇有陰闇和靜寂。任何旁的愛情的形像不會再印入我的心中。雖然我不是女人，但當我說着『我愛你！』時，我和你一樣懂得我是終身相許。對啦，這在「我的愛人」耳畔說出的「我愛你」三個字，並不是一句謊話；如果我改變，她的輕蔑便有理由；所以你會永遠是我孤寂中的偶像。追悔和愛情是兩種應當鼓起一切旁的德行的德行；這樣，雖然有着那將分隔我倆的深淵，你卻會永遠是我的行動的原

則。儘管你在我心上注滿了痛苦，但我心上卻不會對你有一點怨恨，倘不淨化我靈魂裏的一切壞的酵母，那不會使我的新的事業開始得不好嗎？因此，永別了，你，我在這世界上所喜歡的，而我卻從那上面被驅逐了的唯一的心啊！再沒有旁的訣別包含比這更多的情感，更多的愛憐；這訣別不是帶走了一個靈魂和一個任何人都沒能力使它復蘇的生命嗎？……永別了！願你有着平和，願我有着一切的不幸！」

這兩封信念完之後，詹勒斯達斯和倍納西互相注視了一會，被一些彼此毫不說出的悲戚的念頭佔據着。

『這封最後的信是留了底稿的，而且正如你所看見的一樣，在我，它現在代表着我一切的快樂，但卻是凋殘了的快樂。我把這信寄出之後，便陷入一種不能言喻的頹唐了。』倍納西繼續說，『那些能夠在塵世間把一個人維繫在生活上的關係，當時都集合在這純潔的，而以後沒有了的希望裏面。我必須和被許可的愛情的歡樂告別，並讓那些在我心底開發着的寬大的念頭死去。一個渴慕着美，善，道義等等的懺悔者的願望，竟被一些有着真的宗教信心的人們所排斥。先生，在最

初的時候，我的頭腦被極狂亂的決定所擾，但幸而我的孩子在我的眼前和這類決定戰鬥着。於是我感到從一切不幸裏面生長起來的我對他的愛着，他雖不知不覺成了那些不幸的原因，但我卻應當獨自對那些不幸引咎。因此，他成了我所有的安慰。在三十四歲的年齡，我還能希望對於我的國家有着高貴的貢獻，我決定成爲一個著名的人物，以便憑着許多光榮或是在赫赫的權勢底下，消去那玷污我孩子的身世的過錯。他給了我多少絢爛的情感，並且當我籌劃着他的將來時，他是怎樣地使我生氣勃勃啊！——我透不過氣來了！倍納西叫說：『經過了十一年，我還不能想起這可悲的年頭……這孩子，先生，他死了！』

醫生沉默了，並把臉孔藏在兩手裏，待到稍稍回復寧靜時，才把兩手放下。於是詹勒斯達斯感動的瞧見浴着他的居停的兩眼的淚水。

『先生，這雷似的打擊起初把我完全摧毀了，』倍納西繼續說。『直到移植在交際世界以外的土地上，我才獲得一種健全道德的光明。稍後我才認識上帝在我的災難裏面的權力，並且稍後我才知道聽從他的話忍耐着。我的忍耐是不能立刻發生的，我的激昂的性格不免覺醒了；我在一

個最後的風暴裏消耗了我的最後的熱情。我在選定那爲一個天主教徒所當採取的唯一的辦法以前，有過多時的躊躇。起初我想自殺。這一切事變使我有着過分憂鬱的情感，我決定從事這絕無的動作。我心想當生活離開我們時，我們是可以離開生活的。我覺得自殺是自然的事情。悲傷當在人的靈魂上產生極端的痛苦在他的肉體上所引起的同樣的損害。然則這被一種精神的疾苦折磨着的人類，是和被迴旋病（*touris*）所驅，將頭撞破在一株樹上的牝羊一樣有權自殺的了。難道靈魂的痛楚比肉體的痛楚容易痊愈嗎？這事我現在還懷疑着。在始終希望的人和不再希望的人裏面，我不知道那一種是比較卑怯的。那時我覺得自殺是一種精神的疾病的最後變化，正如自然的死是一種肉體的疾病的最後變化一樣，可是精神生活既然服從着人類意志的特殊法律，它的停止豈不應當和理智的表現相合嗎？因此，殺人的是一種思想，而不是手鎗。並且，那在生活十分幸福的時候轟擊着我們的命運，它就不能饒恕那拒絕拖延一種不幸生活的人嗎？可是，先生，我在這些悲哀日子所作的冥想使我達到了最高的觀察。在若干時內，我成了古代異教徒的重要情緒的從犯；但在那上面給人類尋覓一些新的權利時，我想信憑着現代的智力可以把以前拘限在主

義上的問題比古人發掘得更深。伊壁鳩（註七〇）許人自殺。這不是他的倫理學的補充嗎？他無論如何非有官能的享受不可；缺少這條條件時，生物便覺得返於無生命的自然界的休息是愉快而且可行的；事人的唯一目的既是幸福或幸福的希望，對於痛苦着並且沒有希望地痛苦着的人，死便成了一種幸福；心甘情願地自殺是一種明識的最後的動作。伊壁鳩對這動作既不加以誇讚，也不加以非難；他祇在向酒神舉行奠酒禮時說道：「死，既沒什麼可笑的，也沒什麼可哭的。」比伊壁鳩派較有道德且非沾染着義務之說的則龍（註七一）和整個波爾狄格（註七二）也在某些場合命令堅忍主義者自殺。他的推論是這樣的：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是他能夠絕對自由地處置他自己；剝去他這種對於自己的生死之權，你便使得他成了人和事的奴隸。這種被人公認的生死之權構成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惡事的有效「對重」；這同樣的權利如果讓人施之於他的同類時，便會產生

（註七〇）伊壁鳩（Epicure）是古希臘的大哲學家，享樂主義的倡導者。

（註七一）則龍（Zénon）也是古希臘哲學家，爲堅忍主義的創立者。

（註七二）波爾狄格（Portique）是則龍門徒聚會講學之所。

一切暴虐。因此，人如沒有一種在動作上的無限的自由，人的權勢是什麼地方也不存在的。當要避免一種無可救藥的過錯的可羞的結果時，凡人飲辱苟生，賢人則服毒死去；當要和那種使得骨頭粉碎的神經痛，那種使得臉孔毀壞的癌腫爭取餘生時，聰明的人便在適宜的時刻，遣走那些遊方郎中，而和他的親友們——見到他便覺淒慘的親友們——道着最後的珍重，落在自己曾經揮戈相關的暴君的權力底下時，怎麼辦呢？降表已經作好了，現在祇有在那上面簽字或是引頸就戮；愚人引頸就戮，卑怯的人在那上面簽字，賢人則以一種最後的自由的动作了之，他拔劍自刎。「自由的人們喲」於是堅忍主義者叫說道，「你們要知道始終做着自由的人啦，將你們的情慾犧牲在義務上面時，你們便對情慾是自由的；讓你們的同類看到那可使他們免除他們的打擊的鐵和毒藥時，你們便對你們的同類是自由的；決定超過某一點你們便絕不會讓自己爲命運所劫時，你們便對命運是自由的；當你們不將偏見和義務混淆起來時，你們便對偏見是自由的；當你們知道克制那將許多不幸的人鎖在生活上面的粗鄙的本能時，你們便對一切動物的憂懼是自由的。」把這種論證從古哲學的垃圾堆裏解放出來以後，我以爲憑着上帝給予我們的那些自由意思的法則

加強這種論證時，便在那上面印了一個基督教的形式；上帝爲了有一天能夠在他的法庭審判我們，所以給了我們那些法則，而我想道：『我會在那裏辯護的！』可是，先生，這類推論強逼我想到死的翌日，而我便和已經搖動了的從前的信仰衝突着。當永恆使得我們最輕微的決定感到壓迫時，人生的一切便都變得嚴重了。當這種念頭以它所有的勢力影響着人的靈魂，並使人感到他身上有着一種不知什麼的使他和無窮接觸的廣大的東西時，事物便奇特地變化着。從這點看來，生命是至偉大的，並是至渺小的。祇要我對塵世還有一些希望，祇要我在若干社會事業裏還給我的痛苦找到一些慰藉，我的過錯的感覺便絕不會使我想及天國。愛，獻身於一個婦人的幸福，成爲一家之長，這不是將一些高貴的糧食給予這種使我痛楚着的贖取我的罪過的需要嗎？這種企圖失敗了，那麼盡力照顧一個孩子不也是一種贖罪之道嗎？可是，當輕蔑和死把我的靈魂的這兩種努力都永遠殲滅之後，當我所有的情感都同時受傷了而我在塵世什麼也不看見了的時候，我便舉目向天，而我在那兒遇見了上帝。這其間，我想使得宗教成爲我的死的從犯。我再念着福音書，卻沒有看到任何禁止自殺的明文；可是這種閱讀使我深入到人類救主的神聖思想裏面了。當然，那

上面並沒說過一點「靈魂不滅」的話，但他和我們談着他「父親」的美麗的王國；同樣，他並沒有在任何地方禁止我們弑親，可是他判定一切壞事有罪。他那些布教者的光榮和他們的傳道的證據，不在於造了一些法則，而在於在世間傳佈了新的法律的新的精神。於是一個人，在自殺時所施展的勇氣，使我覺得是他自己的處罰；當他自覺有死的勇氣時，他當有鬪爭的勇氣；不肯忍受痛苦不是勇，而是弱；並且，由於失望而離開生命，這不是拋棄耶穌，曾以「願痛苦的人們有福」這崇高的話語作為基礎的基督教的信仰嗎！所以由我看來，自殺在任何危急場合都不再是可恕的了，甚至在被劊子手用斧頭砍殺之前一刻，由於誤解了靈魂的尊嚴而處置了自己的人的身上亦然。當耶穌基督讓自己受着磔刑時，不已經教訓我們服從一切不正地施用着的人類法律嗎？於是那刻在十字架上的，對於認識聖字的人們是那樣明晰的「忍耐」二字，在我眼裏有着聖潔的光輝。我還有八萬佛郎，我起初想遠離人們，在某個家鄉僻壤從事種植消磨我的生命；可是那像隱藏在一種刺蝟皮下的虛榮心似的厭世，並不是一種加特力教的德行。一個厭世者的心是不流血的，它拘攣着，而我的心卻由它所有的脈管留着血。當我想着教會的法則，想着教會獻給不幸者們的救濟，

我終於理解了在孤寂中祈禱之美，而我有着依照我們的神甫們的漂亮言詞說來「成爲修道者」那樣固定的念頭。雖然我有了堅確的決心，我卻仍舊有着檢查我當用來達到我的目標的財產的能力。在把我剩下的財產變成現金以後，我安然動身了。「從天父身上得到安樂」是一種斷然不會使我失望的希望。起初受着聖布律洛規則的誘惑，我爲一些嚴格的思想所苦，步行到了大夏忒萊茲。這天在我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每一步都現出某種超人權力的道路所呈獻的壯麗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這些懸崖，這些絕壁，這些在靜默中發出一種聲音的急湍，這被一些高山制限着但又並沒有界限的寂寥，這祇有人類的無益的好奇心可以達到的避難所，這被自然界的最美麗的創造物調節着的可怖的野蠻，這些千年的松柏和這些朝生暮死的植物，這一切都顯得嚴肅。當穿過聖布律洛的荒原時，是不容易發笑的，因爲在那地方是憂鬱的情緒得着勝利啦。我看到了大夏忒萊茲修道院，我在這些古老而又靜寂的穹窿形的建築下徘徊，我在拱廊下聽到泉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我走進了一間禪房以便在那兒測量我的虛無我呼吸了我的先輩在那兒嘗到過的深沉的平和，而我感動地念了他依照修道院的習慣寫在他門上的銘言；我所想要過的生活的一

切訓則都由三個拉丁字摘要在那上面了：「隱遁，超解，沉默」……」

詹勒斯達斯俯了頭，好像也懂得一樣。

『我已經決定了，』倍納西繼續說。『這裝着樅樹板壁的僧房，這堅硬的床鋪，這隱遁所，一切都適合我心。那時修道士們在禮拜堂裏，我跑去和他們一同祈禱。在那兒，我的決心便消失了。先生，我不願批判加特力教會，我是十分崇拜正教的，我相信加特力教會的功業和它的規則。可是，當我聽到這些不爲人世所知並且在人世已經死了似的老頭兒唱着他們的禱告時，我在修道院內部看出了一種最高的利己主義。這隱遁祇對於個人有利，並且祇是一種悠久的自殺；我並不非難這種隱遁，先生。教會既然設了這些墳墓，無疑的它們對於若干在世上完全無用的基督教徒是必需的。我以為使得我的悔恨對於人類社會有利便做得更好。在轉來時，我潛心思索要處在怎樣的環境裏才能完成我的「忍耐」的思想。我已在幻像中過着一個單純的水手的生活，我判定自己要處在最低下的地位，並拋棄一切智能的表現，去給祖國盡力；可是，這雖是一種工作和犧牲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在我看來還不十分有用。這豈不是使得上帝失察嗎？上帝既然賦給我以若干才力，我

的義務豈不在乎運用這種才力爲人類造福嗎？並且，如果讓我坦白地說時，我覺得自己身上有着爲純粹機械的任務所損的一種不知所云的發洩的需要。我在水手的生活裏看不到任何養育這種溫情的地方，而這種溫情正像從每個花朵發散出一種特有的香氣一樣，是由我的體質發生的。我已告訴過你，那次我不能不投宿這兒，晚上我彷彿從這可憐地方的景況使我感得的悲憫的情誼裏聽到了上帝的一個命令。我已嘗試過母性的慘酷的喜悅，我決定完全委身在那上面，我決定成爲一整個地方的看護婦，在那地方不斷地包紮着窮人的創傷，因而在一種比母親的範圍更廣的範圍裏滿足這種母性的情感。當然想到年青時第一個嚴肅的念頭會使我傾向於醫生的職業時，我便覺得上帝的手指已經有力地劃定了我的命運，而我便決定在這地方行醫。並且，我曾在我信裏說過，在受傷的心上，祇有陰闇的靜寂；我對自己許諾過要做的事情，我想完成它。我走上了一條靜寐和忍耐的道路。修道士的「隱遁，超解，沉默」現在便成了我的格言，我的工作是一種活動的祈禱，我的精神的自殺是這地方的生命，我高興伸手在這地方播下幸福和快樂，給予人家以我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和農民過活的習慣，和上流社會的際隔，使我真的改變了。我的臉孔換了表

情，它已習慣於那將它曬得曬硬的太陽。我有了一個鄉巴佬的態度，言語，服裝，對於一切矯飾的疏忽和怠慢。我在巴黎的友人們或我所追逐過的妖女，決不會再在我身上認出那曾出過一時風頭的人來；認出那習慣於沒意味的東西，奢侈，巴黎的雅緻的逸樂者來。現在，關於外表的一切在我全沒關係，正如在一切受着單獨一個思想的領導而走着的人們一樣。除掉離開生命以外我再沒旁的目的，我毫不願有所作為去預防或是催促生命完結；可是等到病來了的一天，我會沒有一點悲痛的睡下死去。先生，這便是一絲不假的，我來到這裏以前所過的生活裏的事變。我沒有對你掩飾我的任何過錯，那些過錯都是重大的，並且和若干人的過錯相同。我會非常痛苦過，我每天都痛苦着；可是我在我的痛苦裏看到了一個幸福的將來的光景。然而，雖有我的忍耐，對於某些痛苦我還是無力抵抗的。今天，我差點兒在你面前，在你不知不覺中，被一些祕密的痛苦壓倒了……」

詹勒斯達斯從椅上跳起來。

『對啦，布律安隊長，你是在場的。當我們把哲克睡下的時候，你不是曾經把哥拉斯嬾嬾的床鋪指示給我嗎？我既不能看見一個孩子而不想到我所失掉的天使，那麼，請你想想我把一個判定

要死的孩子睡下時的痛苦罷！我不能冷靜地看着一個孩子……」

詹勒斯達斯臉色變白了。

「對啦，那些長着金髮的美麗的頭，我所遇見的一些小孩子的天真的頭，一直和我談着我的不幸，並喚起我的痛苦。總之，我一想到那麼多的人稱謝着我在這兒所作的僅少的善舉，而這種善舉卻是我的悔恨之果時，我便感覺十分難堪。祇有你一個人，隊長，知道我的生活的祕密。假使我是從一種較之我的過錯的情感更爲純潔的情感裏得到了我的勇氣時，我便非常幸福了！可是因此我卻不會有一點關於我的事情說給你聽了。」

第五章 輓歌

倍納西的敘述完結了，他看見軍人的臉上有着一種使他吃驚的異常不安的表情。因爲自己得到那樣深澈的了解而感動着的他，幾乎懊悔不該使得他的客人悲傷，他對他的客人說道：

『可是，布律安隊長，我的不幸……』

『請不要叫我布律安隊長罷！』詹勒斯達斯打斷醫生的話叫說，並且以一種像是由於內心的不滿所起的急劇的動作，他突然站立起來。『並沒什麼布律安隊長……我是一個無賴漢！』

倍納西十分驚訝地瞧着那像一隻在疏忽中飛進了房間的土蜂正在找尋出路似的在客廳內來回走着的詹勒斯達斯。

『可是，先生，你究竟是誰呢？』倍納西問道。

『啊得啦！』軍人走回來立在他所不敢仰視的醫生面前回答道。『我欺騙了你！』他以一

種變了的聲音繼續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撒了一個謊，而我卻因此受夠了處罰，因為我再不能把我的訪問和我的可憎的偵探行爲告訴你了。我可以說自從窺見了你的靈魂以後，我寧願換一記耳光也不願聽到你叫我布律安隊長！你會原諒我這種詐騙的，你；可是，我自己卻永遠不會原諒它，我，筆爾·酌仄夫·詹勒斯達斯，我爲着救全自己的性命也不會在一個軍事法庭前面撒謊的！』

『你是詹勒斯達斯司令官嗎？』倍納西立起身來叫說道。

他抓着軍官的手，非常親切地握着它並且說道：

『先生，正和你剛才所說的一樣，我們還是沒認識就已成了朋友的。當我聽見格納維耶先生談着你時，我便極想會見你；格納維耶對我說你是「一個普盧塔克（註七三）的人物！』

『我絕不是普盧塔克的人物，』詹勒斯達斯回答道，『我是不配和你做朋友的，並且我會打

（註七三）普盧塔克（Plutarch）是古希臘的歷史家和倫理學者，曾旅行亞洲和埃及等地，其名著爲希臘羅馬著名

我自己。我本當十分坦率地向你告白我的祕密。可是！不！我戴了一個假面並且親自到這兒來打聽你的行止，這事做得很好。現在我知道我應當緘默了。假使我老老實實地做了的話，我會使你痛苦。上帝叫我不要給你絲毫的悲哀！

『可是我不懂你的意思，司令。』

『話說到這兒爲止。我並沒病，我過了一個愉快的日子，而我明天便會回去。當你來到格勒諾布爾時，你會在那邊多得到一個朋友，並且這不是一個開玩笑的朋友呢。筆爾·酌仄夫·詹勒斯的錢包，寶劍和血，全是你的。總而言之，你把你的言語播種在一片良好的土地上了。當我退職時，我會跑到一個偏僻地方，我會做着那地方的區長，並努力模倣你。我雖然沒有你的學問，我會研究起來。』

『你說的不錯，先生；那用自己的時間在一個區裏改正一種簡單的耕作缺陷的地主，可以和最高明的醫生一樣造福於他的邦國；如果後者緩和若干人的痛苦，前者便包紮着祖國的創傷。可是你特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難道我能在什麼事上對你有用嗎？』

『有用？』司令官用着一種感動的聲音說。『我的天！親愛的倍納西先生，我到這裏來求你給我盡的義務幾乎是不可能的。聽我說啦，我生平殺了不少的基督教徒，可是人是可以殺人而有一顆好心的；因此，我雖現得粗野，我卻還能理解某些事情。』

『可是請說呀！』

『不，我不願意隨便使你痛苦。』

『啊！司令官，我能忍受很多痛苦呢。』

『先生，』軍人顫慄着說，『這事關乎一個小孩的生命。』

倍納西的額部突然皺了，可是他做了一個手勢叫詹勒斯達斯繼續說下去。

『一個小孩，』司令官接着說，『一個還能被細心和有恆的看顧救全的小孩。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能夠委身於單獨一個病人的醫生呢？當然，這樣的醫生是不住在城內的。我聽到人家恭維過你，可是我恐怕受着某種不當的名聲的騙。於是在把我的小孩託給人家對我說得天花亂墜的這位倍納西先生以前，我想把他考察一下。現在……』

「夠了，」醫生說道：『那麼這小孩是你的嗎？』

「不是的，親愛的倍納西先生，不是的。爲着給你說明這個祕密，我不得不告訴你一個故事，而我在這故事裏卻扮着一個不很光采的角色；可是你既把你的祕密告訴我了，我也很可以把我的祕密說給你聽。」

「等一等，司令官，」醫生說，同時便叫哲各特，她立刻來了，醫生吩咐她把他的茶拿來。『你瞧，司令官，晚上，當一切都睡了的時候，我卻不睡，我……我的悲哀壓迫着我，於是我喝着茶，設法忘掉我的悲哀。這種飲料使人得到一種神經質的陶醉，一種缺了它我便不能生活的睡眠。你始終不肯喝一點兒嗎？』

「我，」詹勒斯達斯說道：『我寧肯喝你的「茅舍酒。」』

「好的，——哲各特，」倍納西對他的女僕說：『拿點葡萄酒和餅干來。——我們來醉它一晚罷，』醫生接着對他的客人說道。

「這茶定使你得着很多痛楚啊！」詹勒斯達斯說。

『它使我發生可怕的神經痛，但我不能打破這種習慣，這太甜美了，它使我每晚有片刻工夫不再感到生活的苦悶……好啦，我聽你說；你的敘述也許會消去我剛才喚起的回憶的太強的印象呢。』

『親愛的倍納西先生，』詹勒斯達斯把他的空杯放在壁爐上說道，『從莫斯科退卻以後，我們的聯隊在波蘭的一個小城恢復起來了。我們在那兒用着最高的價值補購馬匹，而我們屯駐在那兒直到皇上將來。這一切都很順利。我得告訴你當時我有一個朋友。在退卻時，我不止一次的由一個名叫賴納的騎兵班長的看顧救全了性命，他爲我做過這些除掉紀律的要求以外，尙使兩個男子成爲兄弟的事情。我們住在同一個屋子裏，這是那類住着全個家庭的，而你不曾相信那裏面能夠擺一匹馬的木造鼠穴之一。這簡陋的房子是一些猶太人所有的，他們在那兒經營着他們的三十六種商業，而那爲着摩挲黃金指頭從來沒有凍過的猶太老爹，在我們敗退時，生意做得非常得法。這些人，他們是生活在大糞裏而死在黃金裏的。他們的房子建立在一些地窖上，這些地窖不用說也是木造的，他們把他們的孩子塞在地窖下面，而其中有着一個正像收拾乾淨而又不是生着

金髮的猶太女人一樣美麗的少女。她年齡十七，像雪一般白，有着兩顆天鵝絨似的眼睛，一些像鼠尾一樣黑的睫毛，一頭閃光，濃密，使人想要撫弄的頭髮；一個確乎完美的人兒！總之，先生，有一個晚上，當人家以爲我睡了，而我卻在街上抽着煙散步時，我最先看到了這些奇特的貯藏。這些小孩全都亂七八糟地蠢動着，像一窩狗一樣。那情形看來真是古怪。父親和母親同他們一道晚餐。因爲努力瞧看的結果，我從父親一口一口吐出的煙氣造成的霧裏發現了那猶太少女，她在那兒正如一枚嶄新的「拿破侖」（註七四）放在一堆銅板裏面一樣。我親愛的倍納西，我從來不會有功夫想到戀愛；然而，當我看到這少女時，我懂得直到當時爲止，我僅祇做過對自然讓步的事；但這次一切都是戀愛了，頭心和其餘。因此我從頭到腳成了愛人，啊！但是猛烈地戀愛着呢。我站在那兒，一面抽着煙，一面瞧着那猶太女郎，直到她熄了燭並且睡了才走。沒有辦法閉上眼睛！我整晚都裝着煙斗，吸着，在街上躡來躡去。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情形。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到要結婚。等到天亮了，我跑去把我的馬裝上鞍子，而我在鄉下足足跑了兩點鐘，好使自己清醒起來；並且，不知不覺地，

（註七四）拿破侖是法國貨幣，每枚值二十佛郎，上面刻着拿破侖的肖像。

我幾乎把我的牲口跑傷了……」

詹勒斯達斯停住了，以一種不安的神情瞧着他的新交的朋友，對他說道：

「請你原諒我，倍納西，我不是雄辯家，我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假使我是在一個「沙龍」裏，我會感到拘束，可是和你，並且在鄉下……」

「繼續說罷，」醫生說。

「當我回到我的房間時，我看見賴納正在那裏忙碌着。他以為我決鬪死了，在揩擦他的手鎗，並想去和那把我弄死了的人爭鬧……啊！但這是巡禮者的性格啦。我把我的戀情講給賴納聽了，同時把賴納們的窩指示給他。因為賴納懂得這班怪物的土話，我便請他幫助我去向那女孩子的父母提議，並設法和朱狄絲通達消息。她名叫朱狄絲。總之，先生在十五天裏，我成了最快活的人，因為每天晚上那猶太人和他的妻使得我們和朱狄絲一道晚餐。你是懂得這類事情的，我絕不拿這些事情來使你煩躁；然而，如果你不懂得煙草的妙味，你便不知道那一面和他的朋友賴納並那女孩子的父親安然在吸着煙，一面瞧着那位女王的老實漢子的愉快。這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應當

告訴你賴納是一個巴黎人，是一個世家子弟。做着大規模雜貨生意的他的父親，會使他學作公證人，而他頗有點學識；但徵兵徵到了他身上，他祇好和文具告別。此外身材最合於穿着制服的他，卻有着一張少女的臉孔，並且精於騙人的本領。朱狄絲愛的是他，她愛不上我正像一匹馬看不上燻雞一樣。當我在出神入化，一面瞧着朱狄絲一面在月中旅行時，我的賴納——他沒有辜負他的名字，（註七五）你懂得啦！——便在地底進行着；那負義的東西和那女孩子恁地相投，因為結婚許可要等許多時候才能得到，他們竟照着本地的習慣成了夫婦。但是萬一那婚姻受到攻擊時，他允許依照法國法律娶她。事實是賴納夫人在法國重又成了朱狄絲小姐。如果我知道這事時，我會殺掉賴納，並且乾乾脆脆地，連喘氣的功夫都不會留給他；可是父親，母親，那女孩子和我的班長，他們打夥兒設計害人。當我在抽着煙時，當我把朱狄絲當作聖體一樣敬愛着時，我的賴納便訂下他的約會，並非常順利地進行着他的事情……

「你是唯一的聽到我談起這種醜事的人；我老是在心裏推究什麼一個假若取了一枚金幣

（註七五）賴納的原文（Renard）譯意是「狐」。

便會羞死的人，卻能毫不躊躇地偷他朋友的女人，幸福和生命。總而言之，我那兩個快活人兒成了夫婦並且幸福着，而我卻每天在那兒晚餐，像一個傻瓜似的嘆賞着朱狄絲，並且像一個唱高調的歌人一樣回答着她用來使我閉上眼睛的媚態。你很可能想到他們的欺騙是出了極高的代價的。一點不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時俄羅斯人將我們包圍了。一八一三年之役開始了。我們被人侵略了。一天早上，我們奉到了在某個一定時間開到呂層戰場上的命令。皇上在指揮我們迅速開拔時，是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俄羅斯人包抄了我們。我們的上校忘其所以地在和一個住在離城八分之一里路遠的波蘭女人告別，而哥薩克的前鋒把他捉個正着，他和他的衛兵。我們僅僅來得及跨上馬，並在城外集合起來，舉行一個騎兵的小戰，將俄羅斯人擊退，以便能夠在晚上跑掉。我們整整的襲擊了三個鐘頭並且的確賣了一些力氣。當我們戰鬥着時，我們的輜重和用具便搶在我們前面開走了。我們有着皇上所萬分需要的彈藥隊和巨量的火藥，這無論如何非帶給他不可。我們的抵抗使得俄羅斯人恐慌起來，他們以為我們是由一個軍團支持着。然而，不久由間諜口裏懂得了自己的錯誤的他們，知道他們前面祇有一個騎兵聯隊和我們的步兵留守部隊。於是，先生，晚邊時

候，我們便舉行了一個毀滅一切的，那樣猛烈的攻擊，以致我們僅祇幾個人從那兒留下。我們被圍住了。我和賴納在最前線，而我看到他像一個惡魔一樣戰鬪着，襲擊着，因為他想着他的女人啊。虧了他，我們才能退回那由我們的病兵防禦着的城裏；可是那情形真使人傷心！他和我，我們最後回到城裏；我們發現我們的路被許多哥薩克兵攔住了，而我們便向他們衝去。這些野蠻人中的一個正要用他的長鎗把我貫穿時，賴納看見了，便躍馬跑到我們兩人當中，以便撥開那一鎗；他那可憐的牲口——真是一匹漂亮的馬啊！——受了那一鎗，在倒落地面時，把賴納和那哥薩克人一同拖倒了。我殺了那哥薩克人，我抓着賴納的手臂，把他橫載在我的馬上，放在我的前面，像一袋麥子一樣。

「別了，隊長，一切都完了……」賴納對我說。

「沒有，」我回答他：「得看啦。」

「那時我已跑進城內，我跳下馬，把他抱到一個屋角上，拿了一點草鋪在地上，讓他坐着。他的頭已打開了，腦漿流在髮內，而他還說着話……啊！這是一個猛士呢。」

「我們的債務兩訖了，」他說道。「我奪了你的朱狄絲，而我把我的命給你了。請你照顧她和她的孩子罷，假使她有一個孩子的話。並且請你娶了她罷。」

「先生，在最初，我把他像一隻狗一樣丟在那兒；可是當我的怒氣平了，我再回轉去……他已經死了。」哥薩克人在城內放了火，那時我記起了朱狄絲：於是我去找了她，她騎在馬臀上，虧着我的馬的速率，我趕上了那已在退走的聯隊。至若那猶太人和他的家族，一個也不見了！他們一齊像老鼠一樣消失了。朱狄絲一個人等着賴納；起初，你懂得啦，我什麼都沒有和她說。先生，在一八一三年之役的一切災難當中，我卻不能不記掛着這女人，替她找住處，使她生活安易，總而言之照顧着她，而我相信她毫沒有看出我們所處的地位。在向法蘭西走去的途中，我一直留心着讓她住在我們前面十里路的地方；當我們在哈瑙（註七六）戰鬪着時，她養了一個孩子。那次我受傷了，我在斯塔斯堡會着朱狄絲，隨後我回了巴黎，因為在法蘭西戰爭時代，我不幸臥在床上。如果沒有這可悲的意外時，我便調到了近衛軍的選拔隊裏，皇上已在那裏昇了我的官位。總而言之，先生，我那時不能不

（註七六）哈瑙（Hannau）是德國城市，一八一三年，拿破侖在此獲勝。

維持並非我有的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而我少了三根肋骨！你懂得我的軍餉可並不是法蘭西。賴納的父親，那沒有牙齒的老鯊魚，不願接受他的媳婦。而那老猶太人又已經破產了。朱狄絲傷心得要命。一天早晨，她給我包完傷口時，哭了起來。

「朱狄絲，」我對她說道，「你的孩子完了……」

「而我也一樣！」她說道。

「嘖！」我回答道，「我們要把一切必需的文件弄來，我會娶你並把賴納的孩子認作我的……」

「我沒有能夠說完……啊！親愛的倍納西，爲着受到朱狄絲用來感謝我的那死人的眼光，人們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我當時看出我始終愛她，而從這天起，她的小孩便竄進我的心裏了。當那些文件和老猶太人夫婦倆在路上時，那可憐的女人便死了。在她死的前個晚上，她還有力氣穿着，裝飾，舉行一切慣有的儀式，簽名於那些儀式所需的許多文件上面；隨後，當她的孩子有了一個姓和一個父親的，她便重又睡在床上，我吻着她的兩手和額，隨後她便死了。這就是我的婚姻啦！第三天，

我在購了那可憐的女孩安眠着的幾尺土地後，便成了一個孤兒的父親了。在一八一五年的戰役裏，我把這孤兒託給乳娘哺養着。自從這時起，雖沒任何人知道我這說來並不光彩的故事，我卻把這小怪物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照看着。他的外祖父離得很遠，他成了窮光蛋，和他的家族在波斯與俄羅斯間奔走着。他會有過一些發財的機會，因為他似乎對於珠寶生意很在行。我把這孩子放在公學裏；可是，最近，我因為想要他考入理工科大學並看到他挾着一種良好的身分從那學校出生，是那樣的使得他拼命學習數學，以致那可憐的小人兒竟生起病來了。他有着肺弱的毛病。據巴黎的醫生們說，假使他能山中奔跑，假使他能隨時得着一個有心人的適當照顧，是還可以得救的。因此我便想到了你，而我跑來打聽你的意志和你的生活狀態。聽了你告訴我的話後，雖然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但我是決不能再給你這憂苦了。」

『司令官，』經過一會兒沉默，倍納西說道，『把朱狄絲的孩子帶給我罷。無疑的，上帝要我經歷這最後的折磨，而我會受這折磨的。我會把這番痛苦獻給那位兒子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並且當你敘述這事時，我有着溫和的感動，這豈不是一種有利的預兆嗎？』

詹勒斯達斯把倍納西的兩手熱烈地握在他自己的兩手裏，他抑制不住那滋潤着他的兩眼，並在他那茶褐色的頰上流着的淚水。

『我們對這一切事都守祕密罷。』他說。

『對啦，司令官……你沒有喝過嗎？』

『我不口渴，』詹勒斯達斯回答，『我簡直是個傻子。』

『那麼，你什麼時候把他帶給我呢？』

『但就在明天，如果你願意的話。他來到格勒諾布爾已經兩天了。』

『好！請你明天早上動身並在上午轉來；我在浮塞茲家等你，我們四個人一同在那兒午餐。』

『贊成，』詹勒斯達斯說。

兩個朋友互相道着晚安，起身睡覺去了。當走到那分開他們的房間的樓梯口上時，詹勒斯達斯把亮放在窗戶框上，走近倍納西。

『我的天！』他帶着一種天真的熱忱對他說道，『我今晚和你分手以前，必得告訴你：你，基督』

教徒中的第三個，使我懂得那上面有着某種東西！

而他用手指了指天。

醫生以一種充滿憂鬱的微笑回答着，並非常親切地握着詹勒斯達斯伸給他的手。

第二天，天還沒亮，司令官詹勒斯達斯便動身進城了，到將近正午時，他出現在由格勒諾布爾到市鎮的大道附近，出現在通往浮塞茲家的小徑高處。他坐在一部這類單單由一匹馬拖着的四輪敞車裏，這種輕便車子是山國裏面所有的路上都可遇到的。詹勒斯達斯有着一個消瘦而又在弱的青年作伴，這青年雖然已經有了十六歲，但看來還祇十二歲的樣子。在下車之前，軍官向四周探望着，想在鄉下找到一個農夫把車子帶到倍納西家去。因為小徑太仄，車子是不能直駛到浮塞茲家門口的。這時田園巡警偶然跑上大道，解除了詹勒斯達斯的困難。他可以和他的養子穿過山上的小徑，步行達到約會的地方。

「亞德里安，你能丟開那些使你面孔蒼白起來的書本，在這美麗的地方奔跑一年，學習獵狩，學習騎馬，你不會覺得快活嗎？喂，你瞧啦！」

亞德里安向谷中投了一瞥生病的孩子的萎靡的眼光；可是，像所有年青的人對於自然界的
美麗漠不關心一樣，他邊走邊說道：

『你真好，我的父親。』

詹勒斯達斯被這種病的冷淡掃了興，便沒再和他的兒子說話，走到了浮寒茲家裏。

『司令官，你真守約，』倍納西一面從他坐着的白木椅上立起來，一面叫說着。

可是他立刻又坐在原位上，看着亞德里安沉思不語；他慢慢地研究着他的黃而疲倦的臉孔，
同時不免嘆賞着在這高貴的像貌上佔着優勢的那些美麗的橢圓的線條。那原是自己的母親的
活的肖像的孩子，從她身上得到一種橄欖青的顏色，和一雙黑而美的，顯得又聰明又含憂鬱的眼
睛。波蘭猶太的美的一切特徵都出現在這披着長髮的頭上，而這頭對於領有着它的那脆弱的身
子是顯得太強了。

『你睡得好嗎，我的小人兒？』倍納西問他道。

『好的，先生。』

「把你的兩膝給我看看，把你的褲子捲將起來。」

亞德里安紅着臉把他的吊襪帶解了，並把他的膝頭顯露出來，醫生用手仔細地按診着那膝頭。

「行啦。你說話，你叫喊，用力叫喊！」

亞德里安叫喊了。

「夠了！把你的兩手給我……！」

那青年伸出一雙白而柔軟的手，像女人的手一樣顯出青的紋路。

「你在巴黎那一個中學？」

「在聖路易中學。」

「你的校長晚上不念他的祈禱書嗎？」

「念的，先生。」

「那麼你沒有立刻睡着嗎？」

亞德里安沒有回答，詹勒斯達斯對醫生說道：

『這校長是一個正直的神甫，爲着健康的緣故，他勸我把這小子領了出來。』

『得啦，』倍納西一面把一警奕奕有神的眼光投在亞德里安那雙顫慄的眼睛裏，一面回答道，『還有法子可想。是的，我們要把這孩子造成一個大人。——我們會像兩個伙伴似的一同生活，我的孩子！我們會早眠早起。——我會使得你的兒子學會騎馬，司令官憑着乳類的攝養，化一兩個月功夫改造過他的胃口以後，我會給他弄到一張武器證，幾枚獵狩執照，我會把他交託給布狄飛，而他們會兩人一道去獵羚羊。讓你的兒子過四五個月粗野的生活，而你便再也不會認識他了，司令官。布狄飛會快活得要命！我認識這巡禮者的，他會帶着你穿過亞爾甫山，一直到瑞士，我的小朋友，他會使你登上山尖，並使你在六個月裏長高六寸；他會使你的雙頰變紅，使得你的神經強固，並使你忘掉你在中學校裏的惡習。那時你便可以再去求學，而你會成爲一個漢子。布狄飛是一個誠實的少年，我們可以把供給你們旅行和獵狩之用的必需的款子交託給他；他的責任會使他在半年之內給我安分守己，而對於他，這也就一樣有利了。』

詹勒斯達斯的臉孔像是隨着醫生的每一句話逐漸明朗起來了。

「我們去用午餐罷。浮塞茲急着要瞧你呢，」倍納西在亞德里安的頰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說。

「難道他並沒肺病嗎？」詹勒斯達斯拿着醫生的手臂，把他拖到一邊問道。

「他並不和你或我有什麼兩樣。」

「但他有着什麼毛病呢？」

「嘖！倍納西回答道，「不過暫時有點不舒服罷了。」

浮塞茲出現在她的門口，詹勒斯達斯看到她那同時大方而又嫵媚的裝束，不免吃了一驚。這已不再是昨天晚上的農家女郎了，而是一個對他顧盼自若，使他無力仰視的高雅而又婉緻的巴黎婦人。軍人把眼睛移在一隻沒有桌布，但上蠟上得那樣好，竟像漆過一樣的胡桃樹製的桌上，那上面放着一些雞蛋，牛油，一份肉醬，一些芳香撲鼻的山楊梅。那可憐的女孩子到處擱了一些花，使人看出這天在她是一個節慶。瞧到這情形，司令官忍不住羨慕着這簡單的房子和這片草地了；他以一種同時表現出希望和懷疑的容顏瞧着那農家女郎；隨後，他把眼睛移在亞德里安身上，而浮

塞茲正把雞蛋拿給亞德里安，態度端莊地照拂着他。

「司令官，」倍納西說道，「你知道你以什麼代價才能受到這兒的款待嗎？你得給我的浮塞，茲講點軍界的事情。」

「起初應當讓他先生安安靜靜地用餐啦；但是，等到他喝過咖啡以後……」

「一定的，我很願意說，」司令官回答；「不過，我的故事有一個交換條件：你肯把你過去生活裏的某件意外事情講給我們聽聽嗎？」

「但是，先生，」她紅着臉回答，「我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值得一說的事情啦。——你還要一點兒這種米粉肉醬嗎，我的小朋友？」她看見亞德里安的碟子空了，說道。

「要的小姐。」

「這肉醬味道好極了，」詹勒斯達斯說道。

「那麼你對於她的牛奶咖啡會要怎樣說呢？」倍納西叫道。

「我更高興聽我們美麗的女主人說話。」

「你可做得笨啦，詹勒斯達斯，」倍納西說道。「——聽我說，我的孩子，」醫生接着對浮塞茲說，一面握着她的手，「目前坐在你身邊的這位軍官，是在嚴肅的外表底下藏着一顆極好的心的，你在這裏可以隨便談話。說，或是不說，我們不願使你討厭。可憐的孩子，假使有人肯聽你的話並且能夠理解你的話時，那就是現在和你坐在一塊的那三個人。把你過去的愛情說給我們聽聽罷，這便絕不會觸到你現在心裏所有的祕密。」

「這是瑪麗耶特帶給我們的咖啡，」她回答道。「等你們大家都喝了以後，我很願意把我的戀愛講給你們聽。——可是司令官不會忘記他許我的話罷？」她對詹勒斯達斯投着怕羞而又挑釁的一瞥，補說道。

「那樣的事情我是做不來的，小姐。」詹勒斯達斯恭敬地回答。

「在十六歲的時候，」浮塞茲說道，「我雖是虛弱，卻不能不在沙瓦的路上行乞。我宿在愛攝爾，睡在一隻鋪滿了稻草的大馬槽裏。許我寄宿的那客店老板是一個好人，可是他的女人不能容我，老是罵我。這使我非常難過，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壞女丐啊；我早晚禱告着上帝，我絕不行竊，我遵

守上天的意旨，討點東西生活，因為我什麼事也不知道做並且我是真的病着，連舉一柄鋤或是紡棉花都不能夠。結果，我卻爲着一匹狗的緣故，從客店老板家裏被逐出來了。既沒親族，又沒朋友，我出世以來，從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使我舒服的眼光。那把我養大了的善良的女人莫蘭嬖嬖已經死了，她在生對我是非常好的；可是我絲毫也想不起她給我的愛撫；並且，那可憐的老女人是和一個男子一樣種着地的；她雖然對我慈愛，但當我在她的盆子裏喝湯喝得太快時，她也用調羹敲我的手指。可憐的老女人，我沒有一天不在我的禱告裏提到她！但求上帝使她在那上面過着比在塵世幸福的生活，最要緊的是給她一張較好的眠床；她老是歎恨着我們兩人一同睡的那張粗榻。親愛的先生們，你們真想像不到僅祇受到罵詈，嚴厲的拒絕，和像刀子一樣貫穿着你的心的眼光等等，是怎樣傷害着你的靈魂啊。我會和一些老乞丐來往，對於我們，這一切都已毫不在乎；可是我絕不是生就要幹這種職業的。一聲「沒有」老是使我哭泣起來。每天晚上，我比前更加悲戚的轉來，而祇在做過我的禱告以後才得到寬解。總而言之，在上帝的一切創造物裏，我找不到一顆可以安放我的心的心！我祇有蒼天做我的朋友。看着一碧如洗的天空，我老是覺得幸福。當風把雲

掃去了的時候，我便睡在一個岩石的角落裏，而我瞧着天空。於是我夢想我自己是一個貴婦人。因為拼命瞧着的緣故，我便以為自己浴在那片蔚藍裏；我憑着思想生活在那上面，我再不感到一點什麼壓迫，我昇上去，昇上去，而我變得非常快樂。爲着把話說回到我的戀愛上面，我得告訴你那客店老板家裏的母狗生了一隻白色的，脚上有着黑點的，像人一樣可愛的小狗；我一直見到牠，這可愛的寶寶！這可憐的小東西，是那時代唯一給我以友誼的眼光的小伙伴；我把最好的麪包片留給牠吃，牠認識我，晚上跑來迎接我，對於我的貧窮毫不感到恥辱，跳在我身上，舐着我的脚；總之，牠的眼睛裏有着某種那樣和善，那樣感恩的東西，以致我常是看着牠哭泣起來。

「這卻是唯一疼愛我的東西啊！」我說道。

「冬天，牠睡在我的腳下。我看到牠挨打時是那樣難受，我竟至使牠習慣着不再到人家去偷骨頭，而牠有了我的麪包便夠了。假使我不快活的話，牠便立在我面前，緊瞧着我的眼睛，並像是對我說道：

「你不快活嗎，我可憐的浮塞茲？」

「假使旅客扔給我一些銅板，牠便把它們從灰塵裏面拾起，拿來給我，這善良的鬚毛狗。當我有了這朋友時，我便不像以前那樣不幸了。我每天留下幾個小錢，想積成五十個佛郎，好從莽梭爹手裏把牠買來。有一天，他的女人看見那狗愛我，便想拼命疼牠。請你們注意那狗是不能容忍她的。這類畜生，牠們可以嗅出靈魂來呢！當人家喜歡牠們時，牠們可以立刻看得出來。我那時有一枚二十佛郎的金幣縫在我的裙子上面；於是，我對莽梭爹說：

「親愛的先生，我本想積滿一年的錢來換你的狗；可是在你的女人把牠要去給她自己以前，——雖然她毫不把牠放在心上——請你以二十佛郎賣給我罷；你瞧，錢在這裏。」

「不要，可愛的姑娘，」他對我說，「收好你的二十佛郎罷。天不許我拿窮人的錢呢！你把狗帶在身邊好了。如果我的女人吵得太厲害，你走開就行。」

「他的女人爲着狗和他鬧了一場……啊！我的天，人家聽到會說他家裏起了火呢！並且你們會猜不到她所想出的主意罷？看見那狗和我要好，看見她自己永遠得牠不到，她便把牠毒死了。我那可憐的鬚毛狗是在我的懷裏死去的……我像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樣哭着牠，我把牠埋在一株

柏樹底下。你們不知道我放在這墓穴裏的一切啊！我坐在那兒，心想那麼我要一直孤零零活在上，我什麼也不會成功，我會重又變得和從前一樣，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親人，並且我不會在任何眼光裏看到對我的友情。總之我在那兒坐了一整晚，在露天下面，禱求上帝哀憐我。當我轉回路上時，我看見一個十歲的，沒有手的小乞丐。

「仁慈的上帝接受了我的禱告，」我心想。——我從來沒有像那晚一樣禱告過。——「我要照顧這可憐的孩子，我們可以一道乞食，而我會做他的母親；兩人一道，一定更易得到施捨；爲了他，我也許會有比爲了自己的較多的勇氣！」

「起初，那小孩像是滿意似的，他要不滿意也很困難呀，我做着他所希望的一切，我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給他，總之，我是他的奴隸，他對我暴虐無道；可是在我看來這總比孤零零一個人好。嘖！這小酒鬼一知道我的裙子上面藏有二十佛郎時，他便拆了那裙子，偷去了我的金幣，我那可憐的鬚毛狗的代價！我想用這錢去做彌撒……一個沒有手的孩子！這事使人顫慄。這次偷竊使我對於生活失了勇氣。然則我毫不愛到不將我弄死在手裏的人啦！有一天，我看見跑來了一部法蘭西的

漂亮的四輪敞馬車，它馳上了愛攝爾的斜坡。車裏有一個像聖處女瑪麗一樣漂亮的小姐和一個同她相像的青年。

「你瞧那漂亮的女孩子！」這青年對她說，同時投給我一枚銀幣。

「祇有你一個人，倍納西先生，可以懂得這稱讚使我感到的幸福，這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唯一的稱讚；可是那位先生實在不應該把錢投給我啊。受着無數不知所云的使我頭腦煩亂的念頭所逼，我立刻由一些最捷的小徑跑去；於是我在那慢慢爬上去的馬車還沒到來之前，早已跑到愛攝爾的岩上了。我居然再看到了那青年；他重遇着我，顯得非常驚異，而我呢，我卻那麼高興，我的心幾乎跳到喉嚨裏來了；一種本能使我傾向着他。當他認出了我以後，我重又跑將起來，我心裏料定那位小姐和他會在哥茲瀑布前面停下來欣賞那瀑布；當他們下車後，他們又看見我在路旁的胡桃樹下；於是他們像對我感着興趣似的，問詢着我。我有生以來從沒有聽到過比這漂亮的青年和他的姐姐——因為這一定是他的姐姐——的聲音還要溫和的聲音；我把這聲音想了一年，我老是希望他們再來。單是爲着再見到這位顯得那樣溫柔的旅客，我願意減去兩年陽壽！這便是在

認識倍納西先生以前，我的生活裏的最大的事件；因為當我的女主人爲着我穿了她那可惡的跳舞衣而趕走我時，我對她感着憐憫，我原恕了她；並且，真的，如果你們許我對你們坦白地說時，我覺得自己比她好多了，雖然她是伯爵夫人。」

「那麼，詹勒斯達斯靜默了一回說道，『你瞧上帝對你有着好意啦；在這裏，你是如魚得水了。』聽着這幾句話，浮塞茲用着一雙充滿謝意的眼睛瞧着倍納西。

『我真想成爲富翁啊！』軍官說。

隨着這感歎而來的是一種深沉的靜默。

『你會許了我一個故事呀，』浮塞茲終於以一種撒嬌的聲調說。

『我現在來講給你聽罷，』詹勒斯達斯回答。『——在孚利德蘭（註七七）之戰的前一天，』他停了一停接着說，『我會被派到達武將軍（註七八）的司令部去，當我轉回我的露營處時，在一條路

（註七七）孚利德蘭（Friedland）是東普魯士一城市。一八〇七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侖在此戰勝俄羅斯人。

（註七八）達武（Louis Nicolas Davout，1770-1823）拿破侖部下名將之一。

的轉角，和皇上劈面相遇，拿破侖瞧着我：

「你是詹勒斯達斯上尉嗎？」他對我說道。

「是啦，陛下。」

「你會到過埃及嗎？」

「是啦，陛下。」

「不要再往這條路走罷，」他對我說，「打左邊的路走，你便會早一點達到你的師團。」

「你決想不到皇上是用着怎樣和藹的聲調對我說了這番話的，他有着許多旁的事情要做的，因為他當時是在巡行那帶地方以便偵察他的戰場啊。我把這事講給你聽，好讓你知道我是他認識臉孔的那些人中的一個。在一八一五年，我宣過誓。如果沒有這過錯時，我現在也許是上校呢；可是我從來不曾有過背叛布爾朋王朝的意思；在那時代，我祇知道要保護法蘭西。那時我做着近衛軍選拔隊裏的騎兵隊長，並且雖然我還從我的創傷感到痛楚，我卻在滑鐵盧之役要過我

的寶劍。當一切都完了的時候，我陪拿破侖到了巴黎；隨後，當他到達洛施浮（註七九）時，我仍舊不顧他的命令跟隨着他，我熱心的看顧他，使他不在路上遭到災難。因此，當他到海邊散步時，他發見我在距他十步遠的地方守衛着。

「那麼，詹勒斯達斯，」他走近我對我說道，「我們竟沒有死嗎？」

「這話真使我心痛。假使你聽到這話時，你會像我一樣，從頭到腳顫慄起來。他把那封鎖着港口的可惡的英國兵船指給我看，對我說道：

「當看到這東西時，我抱憾自己沒有淹死在我的近衛軍的血裏！」

「是的，」詹勒斯達斯瞧着醫生和浮塞茲說，「這是他親口所說的話啊。」

「那些不讓你自殺，並把你送進你的馬車裏的元帥們不是你的朋友。」

「和我一道去罷！」他熱切地叫說，「事情還有可爲呢。」

「陛下，我以後會自己跑來和你相聚的；可是，至若現在，我懷裏有着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註七九）洛施浮（Rochefort）是法國海軍根據地，一八一五年，拿破侖由此被放。

我不能抽身。」

「所以就是你現在看見坐在這兒的亞德里安使得我沒有跑往聖海命。」

「嚇，」他對我說道，「我從沒有給過什麼東西給你，你並不是那些老是一隻手拿得滿滿的而另一隻手張着的人們裏面的人；這是我在最近這個戰爭期間使用過的鼻煙壺。留在法蘭西罷，無論如何，法蘭西也需要一些勇士！不要離去軍職，不要忘記了我。你是我看見留在法蘭西的最後剩下的一個從征過埃及的部將。」

「於於他給了我一隻小小的鼻煙壺。」

「叫人在那上面刻上『榮譽和祖國』罷，」他對我說，「這是我最近兩個戰爭的歷史啊。」

「隨後那些陪伴他的人們和他會合了，我整個上午和他們聚在一塊。皇上在海岸上來回走着，他始終鎮靜，但有時縐着眉毛。到正午時，他上船一事認爲完全不可能了。英國人知道他在洛施浮，他祇有兩條路可走：或是讓自己落在他們手中，或是再通過法蘭西。我們大家都感着不安！一分鐘就像一點鐘一樣。拿破命處在要將他鎗斃的布爾朋黨和絕不是體面人物的英國人之間——

因為英國人是永遠也洗不掉把一個向他們請求收容的敵人拋在岩石上面的羞辱的。在這種不安狀況裏，我不知道是他身邊的什麼人引着多勒中尉見他。這是一個跑來向他提出渡往亞美利加的方法的海員。實際，港口裏有着一隻公家的雙桅帆船和一隻商船。

「船長，」皇上對他說道，「那麼你想怎樣實現你的計劃呢？」

「陛下，」那人回答道，「你坐在商船上面，我和一些忠義的人坐上雙桅帆船，我們掛着白旗向英國兵船駛去，我們向它開火，我們把船爆破，而你便可以越過英國兵船的封鎖。」

「我們和你一道去！」我對船長叫說。

「拿破侖把我們大家看了一看說道：

「多勒船長，留在法蘭西罷。」

「僅祇這次我看到拿破侖感動。隨後他對我們做了一個手勢便進去了。當我看到他駛近英國兵船時，我便動身走了。他沒有辦法了，這事他知道。港裏有一個奸細用暗號把皇上到來一事通知了敵人。因此拿破侖用了一個最後的辦法，他做了在戰場上所做的事情，他不讓他們跑來捉他，

而自己送去就擒。你說悲哀，再沒有什麼話能夠對你描出愛他的人們的絕望了。」

「他的鼻煙壺在那裏？」浮塞茲問道。

「在格勒諾布爾，收在一個匣子裏。」司令官回答。

「如果你許可我，我會去瞧那鼻煙壺的。料不到你竟有一個經他摩挲過的東西……他的手漂亮嗎？」

「非常漂亮。」

「他真死了嗎？這事請你不要騙我呀。」

「一點不假，他已經死了，我可憐的孩子。」

「在一八一五年，我是那樣小，我僅祇能夠看着他的帽子，並且我還差點兒在格勒諾布爾被人擠死了。」

「這牛奶咖啡真好極了，」詹勒斯達斯說道。——「那麼，亞德里安，這地方使你高興嗎？你會來看望這位小姐嗎？」

孩子沒有回答，他彷彿怕看浮塞茲。倍納西不斷地觀察着這青年，他像是從他的靈魂裏面領會到什麼。

「當然，他會來看她的，」倍納西說。「但我們回家去罷，我要騎一匹馬去趕一段很長的路呢。當我不在家時，你們可和哲各特談談。」

「那麼你和我們一道去罷。」詹勒斯達斯對浮塞茲說。

「很願意的，」她回答道，「我有好幾件東西要交給哲各特奶奶。」

他們動身回到醫生家去了，那因為有這些人同道而高興着的浮塞茲，領着他們從一些穿過山上最荒僻地方的小徑走去。

「軍官先生，」她沉默了一會說道，「你並不會告訴過我一點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啦，而我卻很想聽到你敘述一點戰爭的冒險，我很愛聽你所說的拿破侖的事，但這使我難過……假使你真是親切的話……」

「她說得不錯，」倍納西和氣的叫說，「你應當在我們走着的當兒，告訴我們一件幸運的冒

險。講罷，一件有趣的事情，像你在柏勒齊拉的大梁一樣的事情好嗎？」

『我很少記憶力，』詹勒斯達斯說道。『有些人什麼事都能遇着，而我呢，我從來沒有能夠成爲任何故事的主人公得啦，這是我所發生的唯一的怪事。在一八〇五年，我還祇是少尉，我參加大軍，我到了奧斯特里齊。在取得烏爾穆之前，我們打了幾仗，而在那些戰事裏，騎兵會特別賣力過。那時我受着繆拉的節制，他是絲毫不肯放棄流血的。在那次戰役裏，最初有一回交鋒過後，我們佔據了一個有着幾份漂亮領地的地方。晚上，我的聯隊駐紮在一所堂皇的爵邸的花園裏面；而這爵邸住着一個年輕貌美的婦人，一個伯爵夫人；我自然投宿在她家裏，而我便向她那兒跑去以便阻止一切搶掠。當我跑到她的客廳時，我的班長正用短鎗描準着伯爵夫人，向她粗暴地要求着這女人斷然不能給他的東西，他生得太醜了！我用指揮刀把他的鎗向上一挑，子彈便打在一塊鏡子上面；隨後我一巴掌把我的部下打倒在地上。伯爵夫人的家人聽到她的叫聲和鎗響便一齊跑來威脅着我。

『「不要動，」她用德國話對那些想要把我刺穿的人們說，「這軍官救了我的性命！」』

「他們退去了。這貴婦人把她的手帕贈了我——我至今還留着的繡花手帕——並對我說我始終可以在她的領地上得到一個藏身的地方，並且不論我感到什麼悲哀時，我可以和她身上找到一個姊妹和一個忠誠的朋友；總之，她在那上面說出了一切可能的照顧。這女人是像一個新娘娘一樣漂亮，像一匹小貓一樣可愛。我們一同用了晚餐。第二天，我瘋了似的戀愛着她；可是第二天，我得置身在干茨堡的戰線上，我想，於是我帶着那條手帕離了那兒。

「戰爭開始了；我心想：

「但望子彈打在我的身上啊！我的天，在我身邊經過的一切子彈裏，難道就沒一顆給我的嗎？」

「可是不希望子彈打在我的腿上，那樣我便會不能回轉爵邸。我並不煩難，我祇願手臂上有一個傷口可以受到那位女王的包紮，愛憐。我像一個瘋子一樣向敵人衝去。我的運氣不佳，戰爭的結果我卻安然無恙。再沒有伯爵夫人了，我非前進不可。這就是我的故事……」

他們走到了倍納西家裏，倍納西急忙騎着馬消失不見了。詹勒斯達斯把他的兒子託給了哲

各特，當醫生轉來時，他的女廚子已在忙着亞德里安的事情，他把他安頓在格納維耶先生住過的那個好房間裏。待到倍納西吩咐她在他自己的臥房裏給那青年擺上一張簡單的帆布床時，她不免感到十二分驚詫，而倍納西用着一種那樣強制的口氣吩咐，使得她不能有一毫異議。用過晚餐以後，司令官重又走上了往格勒諾布爾的路，他因為倍納西再三對他保證亞德里安不久就可痊愈，心裏很高興。

在十二月初間，在他把孩子託給醫生有了八個月的時候，詹勒斯達斯被委任為駐防波亞狄耶的一個聯隊裏的中校。他正想把他的出發通知倍納西時，恰好接到了倍納西的來信，在那封信裏，他的朋友告訴他亞德里安已經完全痊愈。

「孩子變得高大而又強壯了，」倍納西在信上說，「他一點病痛都沒有。自從你看到過他以後，他是那樣得力於布狄飛的指導，他現在成了和我們的走私犯本人一樣高明的射擊者了；並且他輕捷而又活潑，既會走路，又善騎馬。他身上一切都改變了。不多時以前看來祇有十二歲的那個十六歲的孩子，現在像有二十歲了。他的目光果敢而又驕傲。這是一個男兒，一個你現在便當替他

計劃計劃的前途有爲的男兒。」

「我明天一定去看倍納西，並徵求他對於亞德里安所當採取的職業的意見。」詹勒斯達斯一面想，一面去赴他的寮屬給他餞行的宴會，因爲他祇有幾天功夫可以留在格勒諾布爾了。

當中校轉來時，他的僕人交給他一封信，這信是由一個專差送來並且等了很久的回音。雖然因爲和軍官們乾了許多杯酒，頭腦非常昏亂，但詹勒斯達斯卻還認得出他兒子的筆蹟，他以為他是寫信來要求他滿足青年的某種嗜好的，便把那信擱在桌上，直到第二天，香檳酒的酒氣已經散去時，他才再拿起那封信。

「我親愛的父親……」

「啊！小怪物，」他想到，「當你想要什麼東西時，你從來不曾缺少對我的阿諛！」隨後他再看信並念着這幾個字：

「善良的倍納西先生死了……」

信從詹勒斯達斯手裏落下，他停了很久才再念那封信。

「這不幸使得這帶地方的人狼狽失措了，而我們也一樣出乎意外，原因是倍納西先生先天還非常健康，沒有任何病色。前天，他像知道他的末日到了一樣，跑去診視了他所有的病人，連最遠的地方都去看過；他和所有遇着他的人談話過，他對他們說：

「別了，我的朋友們。」

「他照着他的習慣，在五點鐘左右，轉來和我用了晚餐。哲各特覺得他的臉孔稍許有點紅紫；因為天冷，她沒有要他洗腳；平常她看見他頭上充血時，她必定要他洗腳的。因此，兩天來，這可憐的女人一直哭叫着：

「假使我要他洗了腳的話，他還會活着的！」

「倍納西先生餓了，他吃了許多東西，並比平常顯得快活。我們曾一道笑了許多次，而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那樣笑容可掬過。晚餐後，到七點鐘左右，聖·洛朗·杜·彭的一個漢子跑來找他去醫治一個非常危急的病證。他對我說道：

「我非去不可；可是，我吃的東西還沒消化，而我不愛在這樣的情形底下騎馬，尤其是在

一個寒冷的時候；這是可以把一個人弄死的！」

「然而他動身去了。歌格納，那鄉下的郵差，在將近九點鐘的時候，送來了一封給倍納西先生的信。因為洗東西疲倦了的哲各特，在去睡的時候，把信交給我，並請我在倍納西先生的房間裏，替他把茶預備，因為我還睡在他身邊那小小的帆布床上呢。我把客廳的火熄了，上樓去等待倍納西先生。在把那封信放在壁爐上面以前，由於一種好奇的衝動，我看了看郵票和章蹟。這封信是從巴黎寄來，而住址像是一個女人所寫。我告訴你這事，是因為這封信對於倍納西先生的死有着影響的緣故。到將近十點鐘時，我聽到馬蹄聲並聽到倍納西先生對尼古拉說道：

「天氣冷得要命，我身體不大舒服。」

「我去把哲各特喊起來好嗎？」尼古拉問他。

「不要，不要！」

「於是他上樓了。」

「我給你把茶預備好了，」我對他說。

「謝謝你，亞德里安。」他回答我，同時對我露出你所熟悉的笑容。

「這是他最後的微笑。接着他像透不過氣似的把領帶解掉。

「這兒真暖！」他說道。

隨後他倒在一把沙發上。

「你有封信，倍納西先生，哪，在這兒，」我對他說。

「他拿了信，瞧着筆蹟叫說道：

「啊！我的天，她也許自由了！」

「隨後他把身子斜着，腦袋向後，兩手索索發抖；末了，他把亮移在桌上，拆開那信。他的感歎的聲調是那樣怕人，因而當他念信的時候，我便凝視着他，我看到他臉孔發紅，並且哭泣起來。隨後他突然腦袋朝前地跌在地上，我把他抱起，我看到他的臉孔完全變成了紫色。

「我死了，」他吃吃的說，同時拚命掙扎着，想要立起身來。「放血，給我放血！」他抓着我的手叫喊……「亞德里安，把這信燒掉！」

「他把信遞給我，我將它投在火裏。我喊着哲各特和尼古拉；但祇有尼古拉一個人聽到；他跑上樓來，幫助我把倍納西先生放在我那張小小的帆布床上。他不再聽到什麼了，我們善良的友人！從這時起，他雖是睜着眼睛，但他什麼也看不到了。尼古拉騎了馬去找外科醫生波爾的葉先生時，把警報傳到了鎮上。於是，在一剎時間，全鎮的人都起來了。詹維耶先生，杜孚先生，所有你認識的人都最先到來了。倍納西先生已經差不多死了，再沒有辦法可救了。波爾的葉先生炙着他的腳底，也沒有能夠得到活的徵候。這是一種神經痛和腦充血的同時發作。我知道你是怎樣的喜歡倍納西先生，親愛的父親，所以我把這一切細情忠實地述給你聽。至於我，我是非常悲感，非常哀痛。我可以對你說除你以外，我再沒有愛過誰人比愛倍納西先生還要厲害。我晚上和這位善良的倍納西先生談天時所得的益處，比在公學裏學習一切功課所得的益處還要多些。當第二天早上，他的噩耗傳到鎮上時，那光景真沒人相信。院子和花園裏面都擠滿了人。這是一片哭聲，一片叫喊！總之沒有一個人做工，每個人都報告着倍納西先生最後一次和他所說的話；有的在講着他所做的一切好事；最少感動的人也爲了其餘的人說話；羣衆不斷地增加起來，而每個人都要看他。那悲慘的消息

流佈得極快，本區或甚至附近的人們都有着同一的觀念：周圍十里路內的男子，婦人，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跑來鎮上。當葬列排好以後，棺材便由本地四個最老的居民抬往教堂，而這事真費了無窮的氣力，原因是在倍納西先生的房子和教堂之間有着將近五千人，並且大部分都像參與宗教行列似的下跪着。教堂容納不了所有的人。當祈禱式開始了後，雖然有着哭聲，但卻現出那樣深刻的肅靜，以至人們可以在大路盡端聽到鈴聲和聖歌。可是，當要將遺骸抬往倍納西先生爲本鎮新建的公墓時——那可憐的人並沒料到自己會要最先埋在那裏面——便起了一片巨大的叫喊。詹維耶先生一面哭泣一面念着禱告，而所有在場的人眼裏都含着淚水。末了，他被埋葬了。晚上，羣衆散了，而每個人在轉回自己家裏時，都把悲哀和哭泣撒布在那帶地方。第二天早上，龔德南，歌格勒，布狄飛，田園巡警和另外幾個人便動手在倍納西先生長眠的地方堆起一座兩丈高的金字塔似的土堆，而由大家在那土堆上面鋪上青草。親愛的父親，這便是這兒三天以來所發生的事情。倍納西先生的遺囑已經由杜孚先生發現展開在他的桌子裏。我們的善良的朋友把他的財產所作的用途，更加增高了——如果還能增高的話——人們對他的愛戴和由他的死所引起的哀悼。現在，

我親愛的父親，我等着把這封信送給你的布狄飛帶回一封由你決定我的行止的覆信。你來接我呢，或是我當到格勒諾布爾來會你呢？請你把你希望我做的告訴我，並且你可確信我會完全服從你的。你的愛兒亞德里安·詹勒斯達斯謹上。」

『得啦，我非到那邊去一踰不可！』軍人叫說。

他叫人把他的馬裝上鞍子，而他在一個天空蒙着灰色帳幔，風還沒有強烈到能夠把霧逐走的十二月的清晨上路了。消瘦的樹木和濕潤的房屋隔着霧氣看來已經不再具有它們平常的形狀。「靜寂」失了光彩，因為這是那類燦然的「靜寂」啊。在一個晴美的天氣，最小的聲音也含着快樂；可是在一個陰暗的天氣，自然界便不是「靜寂」而是「緘默」。霧氣附着樹上時，便在那上面凝為水滴，像眼淚一樣，慢慢地落在葉上。一切聲音都消滅在大氣裏面。心裏被死的念頭和深刻的惋惜之情壓迫着的詹勒斯達斯中校，對於這種悲戚的自然界感到同情。他不知不覺地把春天美麗的天空以及他初次經過時看到過的那樣愉快的豁壑，和一個鉛灰色天空的憂鬱的光景相比，和這些剝奪了綠的裝飾而又還不會穿上那一定別有風韻的雪的衣裳的山嶺相比。一片赤裸

的土地對於一個朝着墳墓走去的人是一種痛苦的景色；對於他，這墳墓好像隨處都是一樣。這裏那裏裝飾着山頂的那些黑色的松樹，把一些悲哀的形像和一切緊抓着軍官的靈魂的形像混在一塊；因此，他每次極目眺望着豁壑，他便忍不住要想到壓在這帶地方的不幸和一個人的死亡在這帶地方所造成的空虛。詹勒斯達斯不久便走到了他第一次來時曾經喝過一杯牛奶的地方。當他看見有煙從那收養着一些小孩子的茅屋升起時，他尤其想到了倍納西的慈善的心腸，而他想要走進那茅屋裏面以倍納西的名義給那可憐的女人一個布施。把馬繫在樹上以後，他便悄悄地推開了那房子的門。

「你好啦，老人家，」他對那老女人說，他發現她坐在火爐旁邊，周圍蹲着她的孩子們；「你認識我嗎？」

「啊！自然認識啦，親愛的先生。你曾在一個晴暖的春天到我們家裏來過，並且你給了我兩個「愛舉。」」

「哪，老人家，這是給你和孩子們的。」

「我的好先生，我謝謝你。但願上天降福給你！」

「請你不要謝我，這錢是那可憐的倍納西老爹給你們的啊。」

老女人抬起頭來凝視着詹勒斯達斯。

「啊！先生，雖然他把他的財產給了我們這可憐的地方，雖然我們大家都成了他的遺產繼承人，但我們卻失掉了我們最大的財富，因為他使得這兒一切都好起來啊。」

「再會罷，老人家；替他禱告禱告呀！」詹勒斯達斯用馬鞭把孩子們輕輕地敲了幾下說。

隨後，由那整個小小的家庭和老女人陪送出來，他跨上馬動身走了。當沿着谷中的道路走去時，他見到了那條通到浮塞茲家去的小徑。他走上斜坡，從那地方他可以瞧見浮塞茲的房子，可是他看到那房子的門和窗板都關着，不免感着異常的忐忑。於是他重又跑回那白楊樹已經沒有葉子的大路。當他走上大路時，他瞧見老農夫莫洛幾乎打扮得像星期日一樣，沒有攜帶工具，獨自一個人慢慢地走着。

「你好啊，莫洛爹。」

『啊！你好，先生……我認識你啦！』那老實人沉默了一下補說道。『你是我們亡故的區長先生的一位朋友啦！啊！先生，如果仁慈的上帝讓我這樣一個可憐的坐骨神經痛的患者替代他死去不是好多了嗎？我在這裏毫無用處，而他卻是一切人的快樂。』

『你知道浮塞茲家爲什麼沒有一個人嗎？』

那好人兒凝視着天空。

『現在是什麼時候，先生？我們看不到一點太陽啦！』他說道。

『十點鐘。』

『啊！對啦，她不是在禮拜堂作彌撒就是到墳上去了。她每天都到墳上去；雖然她從倍納西先生的遺產裏每年得着五百佛郎的養老金，並且終身有着她的房子；可是她卻幾乎因爲他的死變成了瘋子……』

『你究竟到那裏去呢，我的好人兒？』

『去參加這可憐的小哲克的葬儀，他是我的姪兒。這孱弱的小東西是昨天早上死了的。現在

看來他以前真像是由這位親愛的倍納西先生支持着呢。所有這些年青人，他們都會死去的！莫洛以一種一半歎怨，一半嘲弄的神情說。

走進鎮上時，詹勒斯達斯看到龔德南和歌格納便把馬帶住了，他們兩人都揩着鏟和鋤。

「喂，我的老弟兄們，」他對他們叫道，「我們畢竟不幸失掉他了啦……」

「夠啦，夠啦，我的官長！」歌格納以一種生氣的聲調回答，「我們很明白這事啦，我們剛才在他墳上鋪了些草皮。」

「這豈不是一個值得談講的美麗的生涯嗎？」詹勒斯達斯說道。

「是啦，」歌格納接着說：「除掉戰爭以外，這是我們這帶地方的拿破侖。」

當走到牧師住宅時，詹勒斯達斯瞧見布狄飛同亞德里安在門口和那定是做過彌撒轉來的詹維耶先生在說話。布狄飛看見軍官準備下來，便立刻跑去握着轡頭替他把馬帶住，而亞德里安便跳去抱着他父親的頸頸，軍人完全被這種真情的流露感動了，可是他對兒子藏住了他的情感，向他說道：

「你現在完全恢復了啦，亞德里安！真的！虧着我們可憐的朋友，你幾乎已經變成一個大人了！我不會忘掉布狄飛司務，你的教員……」

「啊！上校，」布狄飛說，「請把我帶到你的聯隊裏去罷！自從區長先生死了，我便害怕着我自己。他不是要我當兵嗎？那麼，我要照着他的意思做去。他曾對你說過我是怎樣的人，你會能夠寬容我的……」

「同意，我的勇士，」詹勒斯達斯一面說一面和他擊掌爲誓。「你放心好了，我會替你找到一個好差使。——那麼，司祭先生……？」

「上校先生，我是和本區所有的人一樣哀痛的，可是我比他們更加強烈地感到我們的損失是怎樣難以補救啊。這人是一位天使！幸而他死時沒受痛苦。上帝用了一隻慈悲的手解開了那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恩澤的生命的束縛。」

「我可以不客氣地請你陪我到墓場上去走走嗎？我想去和他道別一下。」

於是布狄飛和亞德里安跟着詹勒斯達斯和司祭，而他們兩人則在前面幾步邊走邊談。當中

校越過市鎮向那小湖走去時，他瞧見山背面有一大片被圍牆圍着的多石的土地。

『那便是墓場啦，』司祭對他說。『在葬到那地方之前三月，他第一個注意到禮拜堂四周的墓地與人家鄰近所生的不便；並且，爲着執行那將公墓遷往與住宅保持相當距離之處的法令，他便自己把這塊土地捐給了本區。我們今天在那兒埋了一個可憐的小孩；我們是這樣的開始把天真和德行安頓在那兒。難道死是一種報償嗎？上帝把兩個完人召去時是給我們一種教訓嗎？當我們在年青時飽經了肉體的痛苦，而在年長時飽經了精神的痛苦時，我們便會歸依上帝嗎？哪，這便是我們給他造的那質樸的紀念物。』

詹勒斯達斯瞧見一座土造的金字塔，有二丈左右高，還赤裸着，可是邊沿已在幾個居民的靈敏的手下開始萌着青草了。浮塞茲坐在插着一隻大十字架的那些石塊上面，把頭埋在手裏，涕淚滂沱的哭着。這十字架是用沒有去皮的松樹做的，軍官念着刻在那上面的幾個大字：

『我們衆人的父親，善良的倍納西先生之墓。』

『先生，』詹勒斯達斯說，『這是你……？』

『不是』司祭回答：『我們不過把從這些山上直到格勒諾布爾大家所說的話寫上罷了。』
詹勒斯達斯靜立了一會，然後走到那沒有聽到他的聲響的浮塞茲的身邊，對司祭說道：
『等我退伍了時，我便立刻到你們這裏來完畢我的餘年。』

一八三二年十月——一八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譯畢於上海）